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忠义上

夏侯端 刘感 常达 罗士信 吕子臧 张道源
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张善相 李玄通 敬君弘 冯立
谢叔方 王义 方成三郎 尹元贞 高睿 子仲舒 崔琳附
王同皎
周憬附
苏安恆 俞文俊 王求礼 燕钦融 郎岌附
安金藏

《语》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轲曰：“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舍生而取义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动必由礼，守之以仁，造次颠沛，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结纆，鉏麈之触树，纪信之蹈火，豫让之斩衣，此所谓杀身成仁，临难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顾瞻七族。不犯难者，有终身之利；随市道者，获当世之荣。苟非气义不群，贞刚绝俗，安能碎所重之支体，徇他人之义哉！则由、麈、信、让之徒，君人者常宜血祀，况自有其臣乎！即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实挺笏而击元凶，张巡、姚掞之守城，杲卿、真卿之骂贼，又愈于金藏。秀实等各见本传。今采夏侯端、李卜妻已下，附于此篇。

夏侯端，寿州寿春人，梁尚书左仆射详之孙也。仕隋为大

理司直，高祖龙潜时，与其结交。大业中，高祖帅师于河东讨捕，乃请端为副。时炀帝幸江都，盗贼日滋。端颇知玄象，善相人，说高祖曰：“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实沉之次。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全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高祖深然其言。及义师起，端在河东，为吏所捕，送于长安，囚之。高祖入京城，释之。引入卧内，与语极欢，授秘书监。

属李密为王世充所破，以众来降，关东之地，未有所属。端固请往招谕之，乃加大将军，持节为河南道招慰使。至黎阳，李勣发兵送之，自澶水济河，传檄郡县，东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余州，并遣使送款。行次谯州，会亳州刺史丁叔则及汴州刺史王要汉并以所部降于世充，路遂隔绝。

端素得众心，所从二千人，虽粮尽，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济，乃坐泽中，尽杀私马，以会军士。因歔歔曰：“今王师已败，诸处并没，卿等土壤，悉皆从伪，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见委。然我奉王命，不可从。卿有妻子，无宜效我。可斩吾首，持归于贼，必获富贵。”众皆流涕。端又曰：“卿不忍见杀，吾当自刎。”众士抱持之，皆曰：“公于唐家，非有亲属，但以忠义之故，不辞于死。诸人与公共事，经涉艰危，岂有害公而取富贵！”复与同进。潜行五日，饿死者十三四；又为贼所击，奔溃相失者大半。端唯与三十余人东走，采生荳蔻而食之。犹持节与之俱卧起，谓众人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国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贼，犹全性命。吾当抱此一节，与之俱殒。”众又不去。

属李公逸为唐守杞州，闻而勒兵迎馆之。于时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义，独坚守不下。世充遣使召端，解

衣遗之。礼甚厚，仍送除书，以端为淮南郡公、吏部尚书。端对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岂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斩我头将往见汝，何容身苟活而屈于贼乎！”遂焚其书，拔刀斩其所遗衣服。因发路西归，解节旄怀之，取竿加刃，从间道得至宜阳。

初，山中险峻，先无蹊径，但冒履榛梗，昼夜兼行，从者三十二人，或坠崖溺水、遇猛兽而死又半，其余至者，皆鬓发秃落，形貌枯瘠。端驰驿奉见，但谢无功，殊不自言艰苦。高祖悯之，复以为秘书监。俄出为梓州刺史。所得料钱，皆散施孤寡。贞观元年病卒。

刘感，岐州凤泉人，后魏司徒高昌王丰生之孙也。武德初，以骠骑将军镇泾州。薛仁杲率众围之。感婴城拒守，城中粮尽，遂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长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围而去。感与叔良出战，为贼所擒。仁杲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许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亡在朝夕！秦王率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各宜自勉，以全忠节！”仁杲大怒，执感于城边，埋脚至膝，驰骑射杀之，至死声色逾厉。

贼平，高祖购得其尸，祭以少牢，赠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谥曰忠壮。令其子袭官爵，并赐田宅。

常达，陕人也。初仕隋为鹰扬郎将，数从高祖征伐，甚蒙亲待。及义兵起，达在霍邑，从宋老生来拒战。老生败，达惧，自匿不出。高祖谓达已死，令人阅尸求之。及达奉见，高祖大悦，以为统军。武德初，拜陇州刺史。时薛举屡攻之，不能克，乃遣其将件士政以数百人伪降达。达不之测，厚加抚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而叛，牵达以见于举。达词色

抗厉，不为之屈。举指其妻谓达曰：“识皇后否？”达曰：“正是瘦老嫗，何足可识！”竟释之。有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否？”答曰：“汝逃死奴。”真目视之，贵怒，拔刀将斫达。人救之，获免。

及仁泉平，高祖见达，谓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执忤士政，扑杀之。赐达布帛三百段，复拜陇州刺史，卒。

罗士信，齐州历城人也。大业中，长白山贼王簿、左才相、孟让来寇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兵讨击。士信年始十四，固请自效。须陀谓曰：“汝形容未胜衣甲，何可入阵！”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双鞬而上马，须陀壮而从之。击贼潍水之上。阵才列，士信驰至贼所，刺倒数人，斩一人首，掷于空中，用枪承之，戴以略阵。贼众愕然，无敢逼者；须陀因而奋击，贼众大溃。士信逐北，每杀一人，辄劓其鼻而怀之；及还，则验鼻以表杀贼之多少也。须陀甚加叹赏，以所乘马遗之，引置左右。每战，须陀先登，士信为副。炀帝遣使慰喻之，又令画工写须陀、士信战阵之图，上于内史。

及须陀为李密所杀，士信随裴仁基率众归于密，署为总管。使统所部，随密击王世充。败，士信跃马突进，身中数矢，乃陷于世充军。世充知其骁勇，厚礼之，与同寝食。后世充破李密，得密将邴元真等，尽拜为将军，不复专重之。士信耻与为伍，率所部千余人奔于谷州。高祖以为陕州道行军总管，使图世充。及大军至洛阳，士信以兵围世充千金堡。中有大骂之者，士信怒，夜遣百余人将婴儿数十至于堡下，诈言“从东都来投罗总管”。因令婴儿啼噪，既而佯惊曰：“此千金堡，吾辈错矣！”忽然而去。堡中谓是东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路，俟其开门，奋击大破之，杀无遗类。世充平，擢授绛州

总管，封剡国公。

寻从太宗击刘黑闥于河北，有洺水人以城来降，遣士信入城据守。贼悉众攻之甚急，遇雨雪，大军不得救，经数日，城陷，为贼所擒。黑闥闻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词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闻而伤惜，购得其尸，葬之，谥曰勇。士信初为裴仁基所礼，尝感其知己之恩，及东都平，遂以家财收敛，葬于北邙。又云：“我死后，当葬此墓侧。”及卒，果就仁基左而托葬焉。

吕子臧，蒲州河东人也。大业末，为南阳郡丞。高祖克京师，遣马元规抚慰山南，子臧坚守不下，元规遣使讽谕之，前后数辈，皆为子臧所杀。及炀帝被杀，高祖又遣其婿薛君倩赍手诏谕旨，子臧乃为炀帝发丧成礼。而后归国，拜邓州刺史，封南阳郡公。

时硃粲新败，子臧率所部数千人，与元规并力将击之。谓元规曰：“硃粲新破之后，上下危惧，一战可擒。若更迁延，部众稍集，力强食尽，必死战于我，为患不细也。”元规不纳，子臧请以本兵独战，又不许。俄而粲众大至，元规惧，退保南阳。子臧谓元规曰：“言不见纳，以至于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围之，遇霖雨，城壁皆坏，所亲者知城必陷，固劝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贼者乎！”于是率其麾下，赴敌而死。俄而城陷，元规亦遇害。

张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丧以孝行称，县令郭湛改其所居为复礼乡至孝里。道源尝与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惊扰主人，遂共尸卧，达曙方哭，亲步营送，至其本乡里。高祖举义，召授大将军府户曹参军。及平京城，遣道源抚慰山东，燕、赵之地争来款附。高祖下书褒美，累封范阳郡公，后拜大理卿。时何稠、士澄有罪，家口籍没，仍以

赐之。道源叹曰：“人有否泰，盖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为仆妾，岂近仁者之心乎？”皆舍之，一无所取。寻转太仆卿，后历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赠工部尚书，谥曰节。道源虽历职九卿，身死日，唯有粟石两，高祖深异之，赐其家帛三百段。

族子楚金。

楚金，少有志行，事亲以孝闻。初，与兄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荐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时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居也。”乃俱荐擢第。楚金，高宗时累迁刑部侍郎。仪凤年，有妖星见，楚金上疏，极言得失。高宗优纳，赐帛二百段。则天临朝，历位吏部侍郎、秋官尚书，赐爵南阳侯。为酷吏周兴所陷，配流岭表，竟卒于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绅诫》三卷，并传于时。

李公逸，汴梁雍丘人也。隋末，与族弟善行以义勇为人所附。初归王世充，知其必败，遣间使请降。高祖因以雍丘置杞州，拜为总管，封阳夏郡公。又以善行为杞州刺史。世充遣其从弟辨率众攻之，公逸遣使请援。高祖以其悬隔贼境，未即出兵。公逸乃留善行居守，自入朝请援，行至襄城，为世充伊州刺史张殷所获，送于洛阳。世充谓曰：“卿越郑臣唐，其说安在？”公逸答曰：“我于天下，唯闻有唐。”世充怒，斩之。善行竟没于贼。高祖闻而悼惜，封其子为襄邑县公。

张善相，许州襄城人也。大业末，为里长，每督县兵，逐小盗，为众所附，遂据本郡，归于李密。密败，以城归国，高祖授伊州总管。王世充数攻之，善相频遣使请救。兵既不赴，城中粮尽，自知必败，谓僚属曰：“死当斩吾头以归世充。”众皆泣曰：“宁与公同死，终不独生！”后城陷被擒，送于世

充，辞色不挠，骂世充极口，寻被害。高祖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封其子为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蓝田人。仕隋鹰扬郎将。义兵入关，率所部归国，累除定州总管。刘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闥重其才，欲以为大将，玄通叹息曰：“吾荷朝恩，作藩东夏，孤城无援，遂陷虏庭。当守臣节，以忠报国，岂能降志，辄受贼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馈之者，玄通曰：“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来相宽慰，吾当为诸君一醉。”遂与乐饮。谓守者曰：“吾能舞剑，可借吾刀。”守者与之。及曲终，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因溃腹而死。高祖闻而为之流涕，拜其子伏护为大将。

敬君弘，绛州太平人，齐右仆射显隼曾孙也。武德中，为骠骑将军，封黔昌县侯，掌屯营兵于玄武门，加授云麾将军。隐太子建成之诛也，其余党冯立、谢叔方率兵犯玄武门，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乃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并遇害。太宗甚嗟赏之，赠君弘左屯卫大将军，世衡右骁卫将军。

冯立，同州冯翊人也。有武艺，略涉书记，隐太子建成引为翊卫车骑将军，托以心膂。建成被诛，其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久之，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在东宫，潜为间构，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复出兵来战，杀伤我将士，汝罪二也。何以逃死！”对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职之日，无所顾惮。”因伏地歔歔，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立归，

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未几，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太宗闻而嘉叹，拜广州都督。前后作牧者，多以黠货为蛮夷所患，由是数怨叛。立到，不营产业，衣食取给而已。尝至贪泉，叹曰：“此吴隐之所酌泉也。饮一杯水，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岂止一杯耶，安能易吾性乎！”遂毕饮而去。在职数年，甚有惠政，卒于官。

谢叔方，雍州万年人也。初从巢刺王元吉征讨，数有战功，元吉奏授屈咥直府左军骑。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叔方率府兵与冯立合军，拒战于北阙下，杀敬君弘、吕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护军尉迟敬德传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历迁西、伊二州刺史，善绥边镇，胡戎爱而敬之，如事严父。贞观末，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洪、广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王义方，泗州涟水人也。少孤贫，事母甚谨，博通《五经》，而謇傲独行。初举明经，因诣京师，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为颍上令，闻病笃，倍道将往焉，徒步不前，计无所出。义方解所乘马与之，不告姓名而去。俄授晋王府参军，直弘文馆。特进魏征甚礼之，将以侄女妻之。义方竟娶征之侄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势，今感知己之言故也。”转太子校书。

无何，坐与刑部尚书张亮交通，贬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将以酒脯致祭。义方曰：“黍稷非馨，义在明德。”乃酌水而祭，为文曰：“思帝乡而北顾，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诸己，义负前修。长鲸击水，天吴覆舟。因忠获戾，以孝见尤。四维雾廓，千里安流。灵应如响，无作神羞。”时当盛夏，风涛蒸毒，既而开霁，南渡吉安。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箫，登降有序，

蛮酋大喜。

贞观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时张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来依义方而卒。临终托以妻子及致尸还乡。义方与皎妻自誓于海神，使奴负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义方之马，身独步从而还。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张亮，送皎妻子归其家而往洹水。转云阳丞，擢为著作佐郎。

显庆元年，迁侍御史。时中书侍郎李义府执权用事，妇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系大理，义府悦之，托大理丞毕正义枉法出之。高宗又敕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重按其事。正义自缢。高宗特原义府之罪。义方以义府奸蠹害政，将加弹奏，以问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剑成子之义，汝能尽忠立名，吾之愿也，虽死不恨！”义方乃先奏曰：

臣闻春莺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人有贱而言忠。臣去岁冬初，云阳下县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极文学之清选。未几，又拜臣侍御史，滥朝廷之雄职。顾视生涯，陨首非报，唯欲有犯无隐，以广天听。

伏以李义府枉杀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应更有鞫问。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亦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昔唐尧失之于四凶，汉祖失之于陈豨，光武失之于逢萌，魏武失之于张邈。此四帝者，英杰之主，然失之于前，得之于后。今陛下继圣，抚育万邦，蛮陬夷落，犹惧疏网。况辇毂咫尺，奸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纵令正义自缢，弥不可容，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此则生杀之威，上非王出；赏罚之柄，下移佞宠。臣恐履霜坚冰，积小成大，请重鞫正义死由，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

及廷劾义府，曰：

臣闻附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是以隐贼掩义，不容唐帝之朝；窃幸乘权，终齿汉皇之剑。中书侍郎李义府，因缘际会，遂阶通显。不能尽忠竭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駑，祇奉皇眷，而反凭附城社，蔽亏日月，请托公行，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风届节，玉露启涂，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

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言词不逊，左迁莱州司户参军。秩满，家于昌乐，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年五十五。撰《笔海》十卷、文集十卷。门人何彦光、员半千为义方制师服，三年丧毕而去。

半千者，齐州全节人也。事义方经十余年，博涉经史，知名河朔。则天时官至天官侍郎。撰《三国春秋》二十卷，行于代。自有传。

成三郎，幽州渔阳人也。光宅年，为左豹韬卫长上果毅。李孝逸之讨徐敬业，以为前锋，与贼战于高邮。军国败绩，被擒，送于江都。贼党唐之奇给其众曰：“此李孝逸也！”将斩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将军李孝逸。官军已围尔数重，破尔在于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家口配没，终不及我！”之奇怒，斩之。敬业平，赠左监门将军，谥曰勇。时曲阿令尹元贞，亦死敬业之难。

尹元贞者，瀛州河间人也。在曲阿，闻敬业攻陷润州，率兵赴援。及战败，被擒。敬业临以白刃，胁令附己，将加任用。元贞词色慷慨，竟不之屈，寻遇害。敬业平，赠润州刺史，谥曰壮。

高睿，雍州万年人，隋尚书左仆射崑孙也。父表仁，谷州刺史。睿少以明经累除桂州都督，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转赵州刺史，封平昌县子。圣历初，突厥默啜来寇，睿又婴城固守。长史唐波若见城围甚急，遂潜谋应贼。睿觉之，将自杀，不死，俄而城陷被擒，更令招喻诸县未降者。睿竟不从，遂为所杀。

初，贼将至州境。或谓睿曰：“突厥所向无前，百姓丧胆；明公力不能御，不若降之。”睿曰：“吾为天子刺史，不战而降，其罪大矣。”则天闻而深叹息之，赠冬官尚书，谥曰节。及贼退，唐波若伏诛，家口籍没。因下制曰：“故赵州刺史高睿，狂贼既至，死节不降；长史唐波若，不能固城，相率归贼。高睿已加褒柱，波若等身死破家。赏罚既行，须敦惩劝，宜颁示天下，咸使知闻。”

子仲舒，博通经史，尤明《三礼》及诂训之书。神龙中，为相王府文学，王甚敬重之。开元中，累授中书舍人，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每询访故事焉。

时又有中书舍人崔琳，深达政理，璟等亦礼焉。尝谓人曰：“古事问高仲舒，今事问崔琳，则又何所疑矣！”仲舒累迁太子右庶子卒。

王同皎，相州安阳人，陈侍中、驸马都尉宽之曾孙。其先自琅邪仕江左，陈亡，徙家河北。同皎，长安中尚皇太子女定安郡主。授朝散大夫，行太子典膳郎。敬晖等讨张易之兄弟也。遣同皎与右羽林将军李多祚迎太子于东宫，请太子至玄武门指麾将士。太子初拒而不许，同皎讽谕切至，太子乃就驾。以功授右千牛将军，封琅邪郡公，赐实封五百户。及郡主进封为公主，拜同皎为驸马都尉。寻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光禄卿。

神龙二年，同皎以武三思专权任势，谋为逆乱，乃招集壮士，期以则天灵驾发引，劫杀三思。同谋人抚州司仓冉祖雍，

具以其计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书郎李俊上言：“同皎潜谋杀三思后，将拥兵诣阙，废黜皇后。”帝然之，遂斩同皎于都亭驿前，籍没其家。临刑神色不变，天下莫不冤之。睿宗即位，令复其官爵。执冉祖雍、李俊，并诛之。

初与同皎叶谋，有武当丞周憬者，寿州寿春人也。事既泄，遁于比干庙中，自刎而死。临终，谓左右曰：“比干，古之忠臣也。倘神道聪明，应知周憬忠而死也。韦后乱朝，宠树邪佞，武三思干上犯顺，虐害忠良，吾知其灭亡不久也！可悬吾头于国门，观其身首异门而出。”其后皆如其言。

苏安恆，冀州武邑人也。博学，尤明《周礼》及《春秋左氏传》。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

陛下钦圣皇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应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复辟，良以大禹至圣，成王既长，推位让国，其道备焉！故舜之于禹，是其族亲；旦举成王，不离叔父。且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隧！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殷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

臣闻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等，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恐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

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土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四面都督府及要冲州郡，分土而王之。纵今年尚幼小，未娴养人之术，请择立师傅，成其孝敬之道，将以夹辅周室，藩屏皇家，使累叶重光，飨祀不辍，斯为美矣，岂不大哉！

疏奏，则天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长安二年，又上疏曰：

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过欤！臣道不轨者，烈士之过欤！昔者先皇晏驾，留其

顾托，将以万机殷广，令陛下兼知其事。虽唐尧、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间，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子母之爱忘。臣谓圣情以运祚将丧，极斯大节；天下谓陛下微弱李氏，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复子明辟，使忠言莫进，奸佞成朋，夷狄纷扰，屠害黎庶！陛下虽纳隍轸念，亦罔能救此生灵。

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驭，小人道长，群雄骇鹿，四海瞻乌。皇唐亲事戎旃，凤翔参野，削平宇县，龙践宸极。歃血为盟，指河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虽居正统，实唐氏旧基。故《诗》曰：“惟鹳有巢，唯鸠居之。”此言虽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岂不以上符天意，下顺人心！东宫昔在谅阴，相王又非长子，陛下恐宗祀中绝，所以应其讴歌。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臣闻京邑翼翼，四方取则。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故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之谓也。陛下不如高揖机务，自恬圣躬，命史臣以书之，令乐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

臣闻见过不谏，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故曰：苟利国家，虽死可矣！愿陛下稍辍万机，详臣愚见。陛下若以臣为忠，则从谏如流，择是而用；若以臣为不忠，则斩取臣头，以令天下。

疏奏不纳。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为张易之兄弟所构，安恆又抗疏申理之曰：

臣闻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济天下之心，能进天下之善，

除天下之恶。若为君王而不行此四者，则当神冤鬼怒，阴错阳乱，欲使国家荣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于庶政，亲总万机，博采谋猷，傍求俊乂，故海内以陛下为纳谏之主矣！暮年已来，怠于政教，谗邪结党，水火成灾，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故四海之内，以陛下为受佞之主矣！当今邪正莫辩，诉讼含冤，岂陛下昔是而今非，盖居安忘危之失也！

臣窃见御史大夫、检校太子右庶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闻，位居宰辅。履忠正之基者，用元忠为龟镜；践邪佞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台监张易之兄弟，在身无德，于国无功，不逾数年，遂极隆贵。自当饮冰怀惧，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谓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献马，先害忠而损善；将斯乱代之法，污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狱，臣见长安城内，街谈巷议，皆以陛下委任奸宄，斥逐贤良，以元忠必无不顺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乱之意，相逢偶语，人心不安。虽有忠臣烈士，空抚髀于私室。而钳口不敢言者，皆惧易之等威权，恐无辜而受戮，亦徒虚死耳！

今贼虜强盛，征敛烦重，以臣言之，万姓不胜其弊。况又闻陛下纵逸逸慝，禁锢良善，赏刑失中，则遐迩生变。臣恐四夷因之，则窥觎得失，以为边郡之患；百姓因之，即结聚义兵，以除君侧之恶。复恐逐鹿之党，叩关而至；乱阶之徒，从中相应；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事以谢之？复何方以御之？臣今为陛下计，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电之威，解元忠之网，复其爵位，君臣如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恶杀，纵不能斩佞臣头以塞人望，臣请夺其荣宠，翦其羽翼，无使权柄在手，骄横日滋。专国倍于穰侯，回天过于左馆，则社稷危矣，惟陛下图之！

臣本微贱，不识元忠、易之，岂此可亲而彼可疏？但恐谗

邪长而忠臣绝！伏愿陛下暂垂天鉴，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无恨！

疏奏，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杀之。赖正谏大夫硃敬则、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等保护以免。

安恆，神龙初为集芝馆内教。节愍太子之杀武三思也，或言安恆预其谋，遂下狱死。睿宗即位，知其冤，下制曰：“故苏安恆，文学基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谏可嘉。属回邪擅构，奄从非命，兴言轸悼，用恻于怀。宜赠宠章，式旌徽烈，可赠谏议大夫。”时又有俞文俊、王求礼，亦以直言见称。

俞文俊者，荆州江陵人。则天载初年，新丰因风雷山移，乃改县名为庆山，四方毕贺。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知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埏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殃祸至矣！”则天大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

王求礼者，许州长社人。则天时，为左拾遗。时武懿宗统兵讨契丹，畏卜奕不敢进。及贼平，懿宗奏沧、瀛等数百家从贼，请诛之。求礼廷折之曰：“此等素无武备，城池不完，遇贼畏惧，苟从之以求生，岂素有背叛之心也！懿宗拥强兵数十万，闻贼辄退，使其滋蔓。又欲移罪于草泽诘误之人，岂为臣之道！臣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不能答。则天遂宽胁从者之罪。后都城三月雨雪，凤阁侍郎苏味道以为瑞雪，率群官表贺。求礼曰：“公为宰相，不能燮理阴阳，非时降雪，又将灾而为瑞，诬罔视听。若以三月雪为瑞雪，即腊月雷亦为瑞雷耶？”味道不从。求礼累迁左台殿中侍御史。神龙初，为卫王掾，病卒。

燕钦融，洛州偃师人也。景龙末，为许州司户参军。时韦

庶人干预国政，盛封拜群从子弟。又与悖逆庶人及驸马都尉武延秀、中书令宗楚客等将图危宗社。钦融连上奏其事，庶人大怒，劝中宗召钦融廷见，扑杀之。宗楚客又私令执法者加刃，钦融因而致死。睿宗即位，下制曰：“故许州司户参军燕钦融，先陈忠说，颇列章奏，虽干非其位，而进不顾身。永言奄亡，诚所伤悼，方开谏路，宜慰奄窆。可赠谏议大夫，仍令备礼改葬，特授一子官。”

先是，定州人郎岌，亦备陈韦庶人及宗楚客将为逆乱之状，中宗不纳，而韦庶人劝杖杀之。睿宗即位，追赠谏议大夫。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初为太常工人。载初年，则天称制，睿宗号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内侍范云仙并以私谒皇嗣腰斩。自此公卿已下，并不得见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穷鞫其状。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确然无辞，大呼谓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则天闻之，令舆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金藏始甦。则天亲临视之，叹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难。

金藏，神龙初丧母，寓葬于都南阙口之北，庐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昼夜不息。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又有李树盛冬开花，犬鹿相狎。本道使卢怀慎上闻，敕旌表其门。景云中，累迁右卫中郎将。玄宗即位，追思金藏忠节，下制褒美，擢拜右骁卫将军，乃令史官编次其事。开元二十年，又特封代国公，仍于东岳等诸碑镌勒其名。竟以寿终，赠兵部尚书。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忠义下

李愷 子源彭 彭孙景让
张介然 崔无诤 卢奕 蒋清 颜杲卿 子泉明
薛愿 庞坚附
张巡
姚掞附
许远 程千里 袁光庭 邵真 符璘 赵晔 石演芬
张名振附
张仝 甄济 刘敦儒 高沐 贾直言 庾敬休 辛说

李愷，太原文水人。父希倩，中宗神龙初，右台监察御史。愷早聪敏，以明经举，开元初为咸阳尉。时张说自紫微令、燕国公出为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洺州刘行善相人，说问：“寮采后谁贵达？”行乃称愷及临河尉郑岩。说乃以女妻岩，妹媾阴行真女妻于愷。及说为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引愷常在幕下。九年，入为相，愷妻又为长安尉。属宇文融为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嵩业、宇文顺、于孺卿、李宙及愷妻为判官，摄监察御史，分路检察，以课并迁监察御史。愷妻骤历兵、吏部郎中，给事中。愷有吏干，明于几案，甚有当官之称。

二十八年，为河南少尹。时萧炅为尹，依倚权贵，莅事多不法。愷以公直正之，人用系赖。又道士孙甑生以左道求进，托以修功德，往来嵩山，求请无度，炅妻必挫之。炅及甑生患之，而构于朝廷。天宝初，出为清河太守。十一载，累转河东太守、本道采访。谒于行在所，改尚书右丞、京兆尹。十四载，转光禄卿、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

其载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人心震惧。玄宗遣安西节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为将，召募于东京以御之。愷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珣，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迁炅妻礼部尚书，依前留守。自逆徒发范阳，至渡河，令严，觐候计绝。及渡河，陷陈留、荥阳二郡，杀张介然、崔无谔，数日间已至都城下。禄山所统，皆蕃汉精兵，训练已久；常清之众，多市井之人，初不知战。及兵交之后，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炅妻谓奕曰：“吾曹荷国重寄，誓无避死，虽力不敌，其若官守何！”奕亦便许愿守本司。于是愷居留守宅，奕独居台中。

及常清西奔，禄山领其众，椎鼓大呼，以入都城，杀掠数千人，箭及宫阙。然后住居于闲廐中，令擒炅妻及奕、判官蒋清等三人，害之，以威于众。禄山传炅妻、奕、清三人之首，以徇河北。信宿，至平原，太守颜真卿斩其使，浴其首，殓以木函，祭而瘞之，以闻。玄宗赠炅妻司徒，仍与一子五品官。奕武部尚书，崔无谔工部尚书，各与一子官。蒋清文部郎中。

炅妻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郑岩，天宝中仕至绛郡太守，入为少府监，田产亚于炅妻。

炅妻有子十余人，二子为僧，与炅妻同遇害；二子彭、源，存焉。

源，时年八岁，为贼所俘，转徙流离，凡七八年。及史朝义走河北，洛阳故吏有义源者，赎之于民家。代宗闻之，授河南府参军，转司农寺主簿。以父死祸难，无心禄仕，誓不婚妻，不食酒肉。洛阳之北惠林寺，_卜妻之旧坚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人未尝见其所习。先穴地为墓，预为终制，时时偃仰于穴中。

长庆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之曰：“处士李源，即故礼部尚书、东都留守、赠司徒、忠烈公李_卜妻之少子。天与忠孝，嗣兹贞烈。以父死国难，哀缠终身，自司农寺主簿，绝心禄仕，垂五十年。暨于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_卜妻之墅也。寺之正殿，即_卜妻之寝室，源过殿必趋，未尝登践。随僧一食，已五十年。其端心执孝，无有不至。抱此贞节，弃于清朝，臣窃为陛下惜之。”诏曰：

《礼》著死绥，《传》称握节，捐生守位，取重人伦。为义甚明，其风或替，言念于此，慨然兴怀。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云天宝之季，盗起幽陵，振荡生灵，噬吞河洛。赠司徒、忠烈公_卜妻，处难居首，正色受屠，两河闻风，再固危壁，首立殊节，到今称之。其子源，有曾、闵之行，可贯于神明；有巢、由之风，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于心，泊然无营，五十余载。夫褒忠可以劝臣节，旌孝可以激人伦，尚义可以警浇浮，敬老可以厚风俗。举兹四者，大儆于时。是用擢自衡门，立于文陛，处以谏职，冀闻说言，仍加印绶，式示光宠。可守左谏议大夫，赐绯鱼袋。仍敕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谕遣发。

穆宗寻令中使赍手诏、绯袍、牙笏、绢二百匹，往洛阳惠林寺宣赐。源受诏，对中使苦陈疾甚年高，不能趋拜，附表谢恩，其官告服色绢，皆辞不受。竟卒于寺。

彭，以一子官累历州县令长。子宏，仕官愈卑。生三子：景让、景庄、景温，自元和后，相继以进士登第。

景让，太和中为尚书郎，出为商州刺史。开成二年，入朝为中书舍人。二年十月，出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四年，入为礼部侍郎。五年，选贡士李蔚，后至宰相；杨知退为尚书。大中朝，为襄州刺史、山南道节度使，入为吏部尚书。十一年，转御史大夫。

景让有大志，事亲以孝闻，正色立朝，言无避忌。为大夫时，宣宗舅郑光卒，诏赠司徒，罢朝三日。景让曰：“国舅虽亲，朝典有素，无容过越。”乃上言曰：

郑光是陛下亲舅，外族之爱，诚轸圣心，况皇太后哀切之时，理合加等，而赐之粟帛，隆其第宅，自家刑国，允谓合宜。今以辍朝之数，比于亲王公主，则前例所无。纵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礼，所以防微。大凡人情，于外族则深，于宗属则薄。所以先王制礼，割爱厚亲，士庶犹然，况当万乘！亲王公主，宗属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据《开元礼》，外祖父母及亲舅丧服，小功五月，若亲伯叔亲兄弟即服齐缞周年。所以疏其外而密于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汉有吕氏之侈，几灭刘氏；国朝有则天之篡，殆革唐命。皆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渐也。今郑光辍朝日数，与亲王公主同，设使陛下速改诏命，辍朝一日或两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礼无僭，使四方见陛下钦明之德，青史传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播之芳烈。

臣愚不肖，谬窃恩私，实愿陛下处于尧、舜之上，羲、轩之列，所以甘心鼎镬，伏进危言！

优诏报之，乃罢两日。景让复为吏部尚书，卒，谥曰孝。

景温，登第后践历台阁。咸通中，自工部侍郎出为华州刺

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景庄，亦至达官。

张介然者，蒲州猗氏人也。本名六朗。谨慎善筹算，为郡守在河、陇。及天宝中，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相次为节将，并委以营田支度等使。进位卫尉卿，仍兼行军司马，使如故。及加银青光禄大夫，带上柱国，因入奏称旨，特加赐赉。介然乘间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贵。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玄宗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介然拜谢而出，仍赐绢五百匹，令宴集闾里，以宠异之。本乡列戟，自介然始也。哥舒翰追在西京，荐为少府监。

安禄山将犯河洛，以介然为河南防御使，令守陈留。陈留水陆所凑，邑居万家，而素不习战。介然至任数日，贼已渡河。虽率兵登城，兼守要害，虏骑十万，所过杀戮，烟尘亘天，弥漫数十里。介然之众，闻吹角鼓噪之声，授甲不得，气已夺矣，故至覆败。

初，玄宗以禄山起逆，于河南要路悬榜以购其首，又谕已杀其子庆宗等。禄山入陈留北郭，安庆绪见榜，白于禄山。禄山于舆中两手抚胸，大哭数声，曰：“我有何罪，已杀我儿？”便纵凶毒。前有陈留兵将降者向万人，行列于路，禄山命其牙将杀戮皆尽，流血如川。乃斩介然于军门，禄山气乃稍解。顿军于陈留郭下，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镇之。十五载，玄宗赠介然工部尚书，与一子五品官。

崔无波者，京兆长安人也。本博陵旧族。父从礼，中宗韦庶人之舅，景龙中卫尉卿。时中书令、鄴国公萧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顾，敕亡先女冥婚韦庶人亡弟。无波婚至忠女，后为女家，中宗为儿家，供拟甚厚，时人为之语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妇。”及韦庶人败，至忠女亦死，无波坐累久贬在外。

开元中，为益州司马。会杨国忠为新都尉，与之欢甚，国忠因事引用之，累转陕郡太守、少府监、荥阳郡太守。安禄山率众南向，无谲召募拒之。及贼陷陈留郡后，凶威转盛，戈矛鼓角，惊骇城邑，两宿及荥阳。乘城自坠如雨，故无谲及官吏，尽为贼所虏。贼以其将武令珣镇之。

卢奕，黄门监怀慎之少子也。与其兄奂齐名。大腹丰下，眉目疏朗。谨愿寡欲，不尚舆马，克己自励。开元中，任京兆司录参军。天宝初，为鄆县令、兵部郎中。所历有声，皆如奂之所治也。天宝八载，转给事中。十一载，为御史中丞。始怀慎及奂并为中丞，父子三继，清节不易，时人美之。奕留台东都，又分知东都武部选事。

十四载，安禄山犯东都，人吏奔散；奕在台独居，为贼所执，与李愬同见害。玄宗闻而愍之，赠兵部尚书。太常议谥，博士独孤及议曰：

卢奕刚毅朴忠，直方而清，励精吏事，所居可纪。天宝十四载，洛阳陷没。于时东京人士，狼狈鹿骇，猛虎磨牙而争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策高足，争脱羿彀；或不耻苟活，甘饮盗泉。奕独正身守位义不去，以死全节誓不辱。势窘力屈，以朝服就执，犹慷慨感愤，数贼梟獍之罪。观者股栗，奕不变其色，而北面辞君，然后受害。虽古烈士，方之者鲜矣！

或曰：“洛阳之存亡，操兵者实任其咎，非执法吏所能抗。师败将奔，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谁愆？”及以为不然。勇者御而忠者守，必社稷是卫，则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于忠何有？昔荀息杀身于晋，不食其言也；仲由结纆于卫，食焉不避其难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躯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礼而后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于事

无补，夫岂爱死而贾祸也！以为死轻于义，故蹈义而捐生。古史书之，使事君者劝。然则禄山之乱，大于里克、孔悝；奕廉察之任，切于玄冥之官。分命所系，不啻于保姆；逆党兵威，甚于水火。于斯时也，能与执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岂不以师可亏，免不可苟，身可杀，节不可夺。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与夫怀安偷生者同其风哉！

谨按谥法，图国忘身曰“贞”，秉德遵业曰“烈”。奕执宪戎马之间，志藩王室，可谓图国；国危不能拯，而继之以死，可谓忘身；历官一十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节不挠，去之若始至，可谓秉德；先黄门以直道佐时，奕嗣之以忠纯，可谓遵业。请谥曰“贞烈”。

从之。

蒋清者，故吏部侍郎钦绪之子。举明经，调补太子校书郎、巩县丞，卢奕留之宪府。清与诸兄溢、演、沆，知名于时。奕之被害，清亦死焉。

颜杲卿，琅邪临沂人。世仕江左。五代祖之推，北齐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齐亡入周，始家关内，遂为长安人焉。曾伯祖师古，贞观中秘书监，自有传。曾祖勤礼，崇文馆学士。祖甫，曹王侍读。父元孙，垂拱初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刘奇榜其词策，文瑰俊拔，多士耸观。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

杲卿以廕受官，性刚直，有吏干。开元中，为魏州录事参军，振举纲目，政称第一。天宝十四载，摄常山太守。时安禄山为河北、河东采访使，常山在其部内。其年十一月，禄山举范阳之兵诣阙。十二月十二日，陷东都。杲卿忠诚感发，惧贼遂寇潼关，即危宗社。时从弟真卿为平原太守，初闻禄山逆谋，阴养死士，招怀豪右，为拒贼之计。至是遣使告杲卿，相与起

义兵，犄角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杲卿乃与长史袁履谦、前真定令贾深、前内丘丞张通幽等，谋开土门以背之。时禄山遣蒋钦凑、高邈率众五千守土门。杲卿欲诛钦凑，开土门之路。时钦凑军隶常山郡，属钦凑遣高邈往幽州未还，杲卿遣吏召钦凑至郡计事。是月二十二日夜，钦凑至，舍之于传舍。会饮既醉，令袁履谦与参军冯虔、县尉李栖默、手力翟万德等杀钦凑。中夜，履谦以钦凑首见杲卿，相与垂泣，喜事交济也。是夜，橐城尉崔安石报高邈还至蒲城，即令冯虔、翟万德与安石往图之。诘朝，高邈之骑从数人至橐城驿，安石皆杀之。俄而邈至，安石给之曰：“太守备酒乐于传舍。”邈方据下马，冯虔等擒而縶之。是日，贼将何千年自东都来赵郡，冯虔、万德伏兵于醴泉驿，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缚二贼将还郡。杲卿遣子安平尉泉明及贾深、张通幽、翟万德，函钦凑之首，械二贼，送于京师。

至太原，节度使王承业留泉明、贾深等，寢杲卿之表。承业自上表献之，以为己功。玄宗不之知，擢拜承业大将军，牙官获赏者百数。玄宗寻知杲卿之功，乃加卫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谦为常山太守，贾深为司马。

杲卿既斩贼将，收兵练卒，乃檄告河北郡县，言朝廷以荣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哥舒翰为副，统众三十万，即出土门。郡县闻之，皆杀贼守将，远近响应，时十五郡皆为国家所守。时安禄山遣使传李卜妻、卢奕之首徇河北。至平原，真卿杀贼使，收藏卜妻等首。清池尉贾载亦斩伪署景城守刘玄道，传首于平原。饶阳郡守卢全诚亦据郡举兵，会于真卿。时常山、平原二郡兵威大振。禄山方自率众而西，已至陕，闻河北有变而还，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众渡河。

十五年正月，思明攻常山郡。城中兵少，众寡不敌，御备

皆竭。其月八日，城陷，杲卿、履谦为贼所执，送于东都。思明既陷常山，遂攻诸郡，鄴、广平、钜鹿、赵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复为贼守。禄山见杲卿，面责之曰：“汝昨自范阳户曹，我奏为判官，遂得光禄、太常二丞，便用汝摄常山太守，负汝何事而背我耶？”杲卿瞋目而报曰：“我世为唐臣，常守忠义，纵受汝奏署，复合从汝反乎！且汝本营州一牧羊羯奴耳，叨窃恩宠，致身及此，天子负汝何事而汝反耶？”禄山怒甚，令缚于中桥南头从西第二柱，节解之，比至气绝，大骂不息。

是日杲卿幼子诞、侄诩及袁履谦，皆被先截手足，何千年弟在傍，含血喷其面，因加割脔，路人见之流涕。其年二月，李光弼、郭子仪之师自土门东下，复收常山郡。杲卿、履谦等妻女数百人，系之狱中，光弼破械出之，令行丧服，给遣周厚。

至德二年冬，广平王收复两京，史思明以河朔归国。时真卿为蒲州刺史，乃令泉明于河北求访血属。杲卿妹先适故榆次令张景儋，妹女流落贼中，泉明一女亦落贼中，俱索购钱三万。泉明悉索所费，购姑女而还，比复纳购，己女遂失。而袁履谦已下，父之将吏妻子奴隶三百余人，转徙贼中，穷窘无告。泉明悉以归蒲州，真卿贍给久之，随其所诣而资送之。泉明求其父尸于东都，得其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时，先断一足，与履谦同坎瘞之。及发瘞得尸，果无一足，即日与履谦之尸，各为一柩，扶护还长安。初，履谦妻疑夫柩殓衣俭薄，发棺视之，一与杲卿等，履谦妻号踊感叹，待之如父。泉明之志行仁义如此。

乾元元年五月，诏曰：“故卫尉卿、兼御史中丞、恆州刺史颜杲卿，任彼专城，志臬狂虏，艰难之际，忠义在心。愤群凶而慷慨，临大节而奋发，遂擒元恶，成此茂勋。属胡虏凭陵，流毒方炽，孤城力屈，见陷寇仇，身歿名存，实彰忠烈。夫仁

者有勇，验之于临难；臣之报国，义存于捐躯。嘉其死节之诚，未备饰终之礼，可赠太子太保。”

薛愿，河东汾阴人。父縚，礼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县主。女弟为废太子瑛妃。愿坐宫废贬官。禄山之乱，南阳节度使鲁炆奏用愿为颍川太守、本郡防御使。时贼已陷陈留、荥阳、汝南等郡，方围南阳。颍川当其来往之路，愿与防御副使庞坚同力固守，城中储蓄无素，兵卒单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救无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余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愿、坚俱被执，送于东都，将支解之。或说禄山曰：“薛愿、庞坚，义士也。人各为其主，屠之不祥。”乃系于洛水之滨，属苦寒，一夕冻死。

坚，武德功臣王之玄孙。初娶邠王守礼女建宁县主。鲁炆奏为颍川郡长史，兼防御副使。

张巡，蒲州河东人。兄晓，开元中监察御史。兄弟皆以文行知名。巡聪悟有才干，举进士，三以书判拔萃入等。天宝中，调授清河令。有能名，重义尚气节，人以危窘告者，必倾财以恤之。

禄山之乱，巡为真源令。说谯郡太守，令完城，募市人，为拒贼之势。时吴王祗为灵昌太守，奉诏纠率河南诸郡，练兵以拒逆党，济南太守李随副之。巡与单父尉贾贲各召募豪杰，同为义举。

时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贼，民吏百余人不从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将斩之。会贼来攻城，潮遽出斗，而反接者自解其缚，闭城门拒潮召贲。贲与巡引众入雍丘，杀潮妻子，婴城守备。吴王祗承制授贲监察御史。数日，贼来攻城，贲出

斗而死，巡乃合赉之众城守。令狐潮引贼将李廷望攻围累月，贼伤夷大半。禄山乃于雍丘北置杞州，筑城垒以绝饷路，自是内外隔绝。又相持累月，贼锋转炽，城中益困。

时许远为睢阳守，与城父令姚睢同守睢阳城，贼攻之不下。初禄山陷河洛，许叔冀守灵昌，薛愿守颍川，许远守睢阳，皆城孤无援。愿守一年而城陷，督冀一年而自拔，独睢阳坚守。贼将尹子奇攻围经年。巡以雍丘小邑，储备不足，大寇临之，必难保守，乃列卒结阵诈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闻而壮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

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城中之人，分当饵贼。但睢阳既拔，即及临淮，皮毛相依，理须援助。霁云所以冒贼锋刃，匍匐乞师，谓大夫深念危亡，言发响应，何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夫忠臣义士之所为，岂宜如此！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啗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

十月，城陷。巡与姚睢、南霁云、许远，皆为贼所执。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城将

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式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谓巡曰：“闻君每战眦裂，嚼齿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气吞逆贼，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视其齿，存者不过三数。巡大骂曰：“我为君父义死。尔附逆贼，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义其言，将礼之，左右曰：“此人守义，必不为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与姚撾、霁云同被害，唯许远执送洛阳。

姚撾者，浹州平陆人，故相梁国公崇之侄孙。父弇，开元初历处州刺史。撾性豪荡，好饮谑，善丝竹。历寿安尉、城父令，与张巡素相亲善。以守睢阳之功，至德二年春，加检校尚书侍郎。

贾贲者，故阆州刺史璿之子也。

许远者，杭州盐官人也。世仕江右。曾祖高阳公敬宗，龙朔中宰相，自有传。远清干，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章仇兼琼镇剑南，又辟为从事。慕其门，欲以子妻之。远辞，兼琼怒，积他事中伤，贬为高要尉。后遇赦得还。

禄山之乱，不次拔将帅，或荐远素练戎事。玄宗召见，拜睢阳太守，累加侍御史、本州防御使。及贼将尹子奇攻围，远与张巡、姚撾婴城拒守经年，外救不至，兵粮俱尽而城陷。尹子奇执送洛阳，与哥舒翰、程千里，俱囚之客省。及安庆绪败，渡河北走，使严庄皆害之。

初，贺兰进明与房琯素不相叶。及琯为宰相，进明时为御史大夫。琯奏用进明为彭城太守、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复用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进明。虢王巨受代之时，尽将部曲而行，所留者拣退羸兵数千人、劣马数百匹，不堪扞贼。叔冀恃部下精锐，

又名位等于进明，自谓匹敌，不受进明节制。故南霁云之乞师，进明不敢分兵，惧叔冀见袭。两相观望，坐视危亡，致河南郡邑为墟，由执政之乖经制也。

程千里，京兆人。身長七尺，骨相魁岸，有勇力。本碛西募人，累以戎勋，官至安西副都让。天宝十一载，授御史中丞。十二载，兼北庭都让，充安西北庭节度使。突厥首领阿布思先率众内附，隶朔方军，玄宗赐姓名曰李献忠。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用献忠为副将。后有诏移献忠部落隶幽州，献忠素与禄山有隙，惧不奉诏，乃叛归碛北，数为边患。玄宗愤之，命千里将兵讨之。

十二载十一月，千里兵至碛西，以书喻葛禄，令其相应。献忠势穷，归葛禄部。葛禄缚献忠并其妻子及帐下数千人，送之千里，飞表献捷，天子壮之。十三载三月，千里献俘于勤政楼，斩之于朱雀街，以功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仍留佐羽林军。禄山之乱，诏千里于河东召募，充河东节度副使、云中太守。

十五载正月，迁上党郡长史、特进，摄御史中丞，以兵守上党。贼来攻城，屡为千里所败，以功累加开府仪同三司、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至德二年九月，贼将蔡希德围城，数以轻骑挑战。千里恃其骁果，开悬门，率百骑，欲生擒希德。劲骑搏之，垂将擒而希德救兵至，千里敛骑而退，桥坏坠坑，反为希德所执。仰首告诸骑曰：“非吾战之过，此天也！为我报诸将士，乍可失帅，不可失城。”军人闻之泣下，昼夜严兵城守，贼竟不能拔。千里至东都，安庆绪舍之，伪署特进，囚之客省。及庆绪败走，为严庄所害。

其年十二月，上御丹凤楼大赦，节文曰：“忠臣事君，有

死无贰；烈士徇义，虽歿如存。其李卜妻、卢奕、袁履谦、张巡、许远、张介然、蒋清、庞坚等，即与追赠，访其子孙，厚其官爵，家口深加优恤。”自是赦恩，无不该于节义，而程千里终以生执贼庭，不沾褒赠。

袁光庭者，河西戍将，天宝末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戎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百端诱说，终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尽，粮储并竭，城将陷没，光庭手杀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闻之，赠工部尚书。

邵真者，恆州节度使李宝臣之判官也。累加检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专掌文翰，宝臣深所信任。宝臣死，其子惟岳擅领父众。李正己、田悦遣人说惟岳同叛，真泣谏曰：“先公位兼将相，受国厚恩，大夫纒经之中，遽欲违命，同邻道之恶，违先公之志，必不可也！田悦与我密迩，绝之又恐速祸；正己稍远，绝之易耳。但令悦使还报，请徐思其宜；执正己使送京师，因请致讨，朝廷必嘉大夫之忠，而旌节可得。”惟岳然之，令真草奏。将发，孔目吏胡震谓惟岳曰：“此事非细，请与将吏会议。”长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亲好，二十余年，一朝背之，伏恐生事。今执其来使，送于京师，大善。脱未为朝廷所信，正己兵强，忽来袭城，孤军无援，何以敌之？不若仍旧勿绝，徐观其变。”惟岳又从之。真又劝惟岳遣其弟惟简入朝，仍遣军吏薛广嗣诣河东节度马燧军求保荐。田悦屯兵束鹿，闻其谋，遣人谓惟岳曰：“邵真惑乱军政，必速杀之。不然，吾且讨其罪矣。”惟岳惧，遂杀真。朝廷闻而嘉之，赠户部尚书。

符璘者，田悦之将。初，马燧、李抱真、李芄等破田悦于洹水，燧等进屯魏州。时悦与李纳会于濮阳，因请助兵，纳分麾下数千人随之。至是纳为河南诸军所逼，自濮阳奔归濮州，

征兵于悦，悦遣璘将三百骑护送之。纳兵既归，遂悉其众降于燧。迁璘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义阳郡王，实封一百户。

璘父令奇，初为悦部将，至是因璘之出，遂令三子同降于燧。悦怒，执令奇，令奇大呼慢骂之，悦族其家。赠令奇户部尚书。

赵晔，字云卿，邓州穰人，其先自天水徙焉。贞观中，主客员外郎德言曾孙也。父敬先，殿中侍御史。

晔志学，善属文。开元中，举进士，连擢科第，补太子正字，累授大理评事，贬北阳尉，移雷泽、河东二丞。河东采访使韦陟以晔履操清直，颇推敬之，表为宾僚。陟罢，陈留采访使郭纳复奏晔为支使。及安禄山陷陈留，因没于贼。时有京兆韦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贼军遇害，韦被逆贼没入为婢。江西观察使韦僊，族兄弟也。晔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置之别院，厚供衣食，而晔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复东都，晔以家财资给，而访其亲属归之，识者咸重焉。

乾元初，三司议罪，贬晋江尉。数年，改录事参军。征拜左补阙，未至。福建观察使李承昭奏为判官，授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试司议郎、兼殿中侍御史。入为膳部、比部二员外，膳部、仓部二郎中，秘书少监。

晔性孝悌，敦重交友，虽经艰危，不改其操。少时与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轸、同志友善，故天宝中语曰：“殷、颜、柳、陆、萧、李、邵、赵”，以其重行义，敦交道也。而晔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经贬谪，蹇蹶备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常徒步。官既散曹，俸禄单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检者为之叹息。建中四年冬，泾原兵叛，晔窜于山谷。寻以疾终，追赠华州刺史。

子宗儒，别有传。

石演芬，本西城胡人也。以武勇为朔方邠宁节度兵马使、兼御史大夫。李怀光养为子，累至右武锋都将。时怀光军屯三桥，将与硃泚通谋。演芬乃使门客郜成义密疏，具言怀光无状，请罢其总统。成义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怀光子瑋，瑋密告其父。怀光乃召演芬责之曰：“以尔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死可乎？”演芬对曰：“天子以公为腹心，公上负天子，安可责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异心，欲守事一人，幸免呼为贼。死，常分也！”怀光使左右齎食之，皆曰：“此忠烈士也！可令速死。”乃以刀断其颈。德宗追思义烈，赠兵部尚书，仍赐钱三百千。又捕得郜成义于朔方，戮之。

先是，诏赐怀光铁券。怀光奉诏倨慢，左都将张名振大呼军门曰：“太尉见贼不击，天使到不迎，固将反耶！且安史两贼，仆固怀恩，今皆族灭，公欲何为？是资忠义之士立功勋耳！”怀光闻之，召谓曰：“我不反，为贼强盛，须蓄锐俟时耳。”“无几，怀光引军入咸阳，名振曰：“公乃言不反，今此来何也？何不急攻硃泚，收复京城，以图富贵？”怀光曰：“名振病狂。”使左右杀之。

张仝，建中初，以泽潞将镇临洛。田悦攻之，仝度兵力不能出战，严设守备，婴城拒守，贼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伤，粮储渐乏，救兵未至。仝知事不济，无以激士心，乃悉召将卒于军门，命其女出拜之，谓曰：“将士辛苦守战，仝之家无尺寸物与公等，独有此女，幸未嫁人，愿出卖之，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大哭，曰：“誓为将军死战，幸无虑也！”会马燧与太原之师至，与众合击悦于城下，大败之。仝乘势出战，士卒无一当百。围解，以功迁泗州刺史。在州十余年，拜右金吾卫大将军。诏未至，病卒。贞元二十一年，赠尚书右

仆射。

有子重政，军吏欲立为郡将，重政母徐氏固拒不从。诏曰：“前昭义军泗州行营衙前兵马使，大中大夫、试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张重政，门有助力，惟推义勇。夙闻克家之美，常称抚众之才。近者其父初亡，群小扇惑，诱以奇计，俾执军麾。而重政与其母兄，号泣固拒，遂全恳愿，奔告元戎，不为利回，成其先志。于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军政义安，行义昭著。念兹名节，感叹良深，宜洽恩荣，俾弘激劝。礼无避于金革，理当由于权夺，戎章宪府，式示兼崇。可起复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仍委淮南节度使与要职事任使。”

又诏曰：“张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闾，行表柔明，怀正家之美，有择邻之识。顷当变故，曾不诡随，保其门宗，训成忠孝，虽图史所载，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奖用，特彰母仪之德，俾崇封国之荣。可封鲁国太夫人。”

甄济，字孟成，中山无极人，家于卫州。少孤，天宝中隐居卫州青岩山。人伏其操行，约不畋渔。采访使安禄山表荐之，授试大理评事，充范阳郡节度掌记。

天宝末，安禄山有异志，谋以智免。卫县令齐 诚信可托，乃求使至卫，具以诚告。弟 妻密求羊血以为备，至夜，伪呕血疾不能支，遂舁归。及禄山反，使伪节度使蔡希德领行戮者李揆等二人，封刀来召，察济诈不起，即就戮之。济以左手书云：“去不得！”李揆持刀而前，济引首以待，希德歔歔嗟叹之，曰：“李揆退。”以实病报禄山。后安庆绪亦使人至县，强舁至东都安国观。经月余，代宗收东京。济起，诣军门上谒，乃送上都。肃宗馆之于三司使，令受伪命官瞻望，以愧其心。授秘书郎，转太子舍人。宝应初，拜刑部员外郎。魏少游奏授

著作郎、兼侍御史，终于襄州。

元和中，襄州节度使袁滋奏其节行，诏曰：“符风树节，谓之立名；歿加褒赠，所以诱善。故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济，早以文雅，见称于时。尝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坚贞之正性，不履危机；睹逆乱之潜萌，不从胁污。义声可传于竹帛，显赠未贲于松楸。籓方所陈，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奖忠魂。可赠秘书少监。”

刘敦儒，开元朝史官左散骑常侍子玄之孙。敦儒母有心疾，非日鞭人不安，子弟仆使，不胜其苦，皆逃遁他处，唯敦儒侍养不息，体常流血。及母亡，居丧毁瘠骨立，洛中谓之刘孝子。

元和中，东都留守权德舆具奏其至行，诏曰：“孝子刘敦儒，生于儒门，禀此至性。王祥笃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参养志，积岁年而罔怠。用弘劝奖，而服官常，分曹洛师，俾遂私志。可左龙武军兵曹参军，分司东都。”

高沐，渤海人。父凭，从事于宣武军，知曹州事。李灵曜作乱，凭密遣使奏贼中事状，诏除曹州刺史。无何，李正己盗有曹、濮，凭遂陷于贼，数年卒。

沐，贞元中进士及第。以家族在郓，李师古置为判官。居数年，师道擅袭，每谋不顺，沐与同列郭晷、李公度等，必广引古今成败谕之，前后说师道为善者凡千言。其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皆为师道信用，乘间相与涕泣于师道前曰：“文会等血诚忧尚书家事，反为高沐辈所嫉。尚书奈何不惜十二州之城，成高沐等百代之名乎！”复日夜谗构，由是渐见疑忌，令沐知莱州事。林英因奏事至京，逼邸吏密报师道云：“高沐潜有诚款至朝廷矣！”师道大怒，李文会从而构成之。沐遂遇害于迁所，而囚郭晷于莱州，其血属皆徙远地。

及淮西平，师道渐惧。李公度与其将李英昙乘其惧也，说

师道献三州及入质长子。初，甚然之，中悔，将杀公度。贾直言闻之，谓师道用事奴曰：“今大祸将至，岂非高沐冤气所为！又杀公度，是益其疾也！”乃止。逐英昙于莱州。未至，缢杀之。又有崔承宠、杨偕、陈佑、崔清，皆以仗顺为贼所恶，李文会呼为高沐之党。沐遇害，承宠等同被囚放。郭昈名亚于沐，虽不死，备尝困辱矣。及刘悟平贼，遽召李公度，执手歔歔。既除滑州节度，首辟昈及公度为从事。

元和十四年四月，诏曰：

图难忘死，为臣之峻节；显忠旌善，有国之令猷。日者妖竖反覆，侮我朝章，而濮州刺史高沐，劫在凶威，潜输忠款。讽其不庭之咎，将冀革心；数其煮海之饶，聿求利国。伏奏必陈于逆节，漏师常破其阴谋。竟以盗憎，遂死王事，歿而不朽，风声凜然。式表漏泉之泽，且彰劲草之节。可赠吏部尚书。仍委马总访其遗骸，以礼收葬，优恤其家。若有子孙，具名闻奏。

贾直言者，父道冲，以伎术得罪，贬之，赐鸩于路。直言伪令其父拜四方，辞上下神祇，伺使者视稍怠，即取其鸩以饮，遂迷仆而死。明日鸩泄于足而复苏。代宗闻之，减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蹙。后从事于李师道。师道不恭朝命，直言冒刃说者二，舆棹说者一。师道讫不从。及刘悟斩师道，节制郑滑，得直言于禁锢之间，又嘉其所为，因奏置幕中。后迁于潞，亦与之俱行。悟纤微乖失，直言必尽理箴规，以是美誉日闻于朝。穆宗以谏议大夫征之，悟拜章乞留，复授检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昭义军行军司马。悟用其言，终身不亏臣节。后历太子宾客。太和九年三月卒，废朝一日，赠工部尚书。

庾敬休，字顺之，其先南阳新野人。祖光烈，与仲弟光先，禄山迫以伪官，皆潜伏奔窜。光烈为大理少卿，光先为吏部侍郎。父河，当贼泚盗据宫阙，与季弟倬逃窜山谷。河终兵部郎

中。

敬休举进士，以宏词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贤校理。迁右拾遗、集贤学士。历右补阙，称职，转起居舍人，俄迁礼部员外郎。入为翰林学士，迁礼部郎中，罢职归官。又迁兵部郎中、知制诰。丁忧，服阕，改工部侍郎，权知吏部选事，迁吏部侍郎。

上将立鲁王为太子，慎选师傅，改工部侍郎，兼鲁王傅。奏：“剑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旧例委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物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官李湊专往与德裕、遵古商量制置，续具奏闻。”从之。又奏：“两川米价腾踊，百姓流亡。请棗两川阙官职田禄米，以救贫人。”从之。再为尚书左丞。太和九年三月，卒于家。

敬休姿容温雅，襟抱夷旷，不饮酒茹荤，不迓声色。著《谕善录》七卷。赠吏部尚书。

辛说，故太原尹云京之孙，寿州刺史晦之犹子也。性慷慨，重然诺，专务赈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进，有济时匡难之志。

咸通十年，庞勋乱徐泗。时杜慆守泗州，贼以郡当江淮要害，极力攻之。时两淮郡县皆陷。慆守临淮久之，援军虽集，贼未解围。时说寓居广陵，乃仗剑擎小艇趋泗口，贯城栅入城见慆。慆素闻有义而不相面，喜说至，握手谢曰：“判官李延枢方话子为人，何遽至耶？吾无忧矣！”时贼三面攻城，王师结垒于洪源驿。相顾不前。说夜以小舟穿贼垒至洪源驿。见监军郭厚本，论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将王公

弁谓厚本曰：“贼众我寡，无宜轻举，当俟可行。”说坐中拔剑瞋目谓公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诏赴援，而逗留不进，更欲何为？不唯有负国恩，丈夫气义，亦宜感发！假如临淮陷贼，淮南即是寇场，公何独存耶！”即欲挥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说望泗州大哭经日，帐下为之流涕。厚本义其心，选勇士三百，随说入泗州。夜半斩贼栅，大呼，由水门而入，贼军大骇。既知援兵入，贼乃退舍，人心遂固。

浙西观察使杜审权遣大将翟行约率军三千赴援，屯莲塘驿。悵欲遣人劳之，将吏皆惮其行。说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难相赴，安得令使者无言而还！”即赍悵书币，犒其使。淮南大将李湘率师五千来援，贼诈降，败于淮口，湘与郭厚本皆为贼所执，自是无援。贼并兵急攻，以铁锁断淮流，梯冲云合，凡周七月，昼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寝寐，面目生疮，军储渐少，分食稀粥。赖说犯难仗义，求救于淮北诸军。既而马举以大军至，贼解围而去。

说无子，犹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广陵。每出城，则书二姓名，谓悵曰：“志之，得嗣为幸。”悵益感之。贼平，授说泗州团练判官、侍御史。悵迁郑滑节度，说亦从之，为宾佐。悵卒，乃退归江东，以隐居为事。

赞曰：兽解触邪，草能指佞。烈士徇义，见危致命。国有忠臣，亡而复存。何以丧邦？奸邪受恩。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孝友

李知本 张志宽 刘君良
宋兴贵 张公艺附 王君操
周智寿 智爽 许坦 王少玄附
赵弘智 陈集原 元让 裴敬彝 裴守真
子子余 李日知 崔沔 陆南金
弟赵璧
张琇 兄瑄
梁文贞 李处恭 张义贞 吕元简附
崔衍 丁公著 罗让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夫善于父母，必能隐身锡类，仁惠逮于胤嗣矣；善于兄弟，必能因心广济，德信被于宗族矣！推而言之，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虽蛮貊犹行焉，虽窘迫犹亨焉！自昔立身扬名，未有不偕孝友而成者也。前代史官，所传《孝友传》多录当时旌表之士，人或微细，非众所闻，事出闾里，又难详究。今录衣冠盛德，众所知者，以为称首。至于州县荐饰者，必覆其殊尤，可以劝世者，亦载之。

李知本，赵州元氏人，后魏洛州刺史灵六世孙也。父孝端，隋获嘉丞。初，孝端与族弟太冲，俱有世阀，而太冲官宦最高，

孝端方之为劣。乡族为之语，曰：“太冲无兄，孝端无弟。”知本颇涉经史，事亲至孝，与弟知隐甚称雍睦。子孙百余口，财物僮仆，纤毫无间。隋末，盗贼过其闾而不入，因相让曰：“无犯义门。”同时避难者五百余家，皆赖而获免。

知本贞观初官至夏津令，知隐至伊阙丞。知本孙瑱，开元中为给事中、扬州刺史。知隐孙颢，有文词，亦历给事中、太常少卿。从祖兄弟，凡为给事者四人。

张志宽，蒲州安邑人。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里所称。贼帅王君廓屡为寇掠，闻其名，独不犯其闾，邻里赖之而免者百余家。后为里正，诣县称母疾，急求归。县令问其状，对曰：“母尝有所苦，志宽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辞也！”系之于狱。驰验其母，竟如所言。令异之，慰喻遣去。

及丁母忧，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手植松柏千余株。高祖闻之，遣使就吊，授员外散骑常侍，赐物四十段，表其门闾。

刘君良，瀛州饶阳人也。累代义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大业末，天下饥馑，君良妻劝其分析，乃窃取庭树上鸟臼，交置诸巢中，令群鸟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乱，争斗之秋，禽鸟尚不能相容，况于人乎！”君良从之。分别后月余，方知其计。中夜，遂揽妻发大呼曰：“此即破家贼耳！”召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弃其妻，更与诸兄弟同居处，情契如初。

属盗起，闾里依之为堡者数百家，因名为义城堡。武德七年，深州别驾杨弘业造其第，见有六院，唯一饲，子弟数十人，皆有礼节，咨嗟而去。贞观六年，诏加旌表。

又有宋兴贵者，雍州万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养，至兴贵已四从矣。高祖闻而嘉之，武德二年，诏曰：

人禀五常，仁义为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皆尚于斯。叔世浇讹，人多伪薄，修身克己，事资诱劝。朕恭膺灵命，抚临四海，愍兹弊俗，方思迁导。宋兴贵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积年，务本力农，崇谦履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宜加褒显，以劝将来。可表其门闾，蠲免课役。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兴贵寻卒。

郢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更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郢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王君操，莱州即墨人也。其父隋大业中与乡人李君则斗竞，因被殴杀。君操时年六岁，其母刘氏告县收捕，君则弃家亡命，追访数年弗获。贞观初，君则自以世代迁革，不虑国刑，又见君操孤微，谓其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杀之，剖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诣刺史具自陈告。州司以其擅杀戮，问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对曰：“亡父被杀，二十余载。闻诸典礼，父仇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亡灭，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据法处死，列上其状，太宗特诏原免。

周智寿者，雍州同官人。其父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寿及弟智爽乃候安吉于途，击杀之。兄弟相率归罪于县，争为谋首，官司经数年不能决。乡人或证智爽先谋，竟伏诛。临刑神色自若，顾谓市人曰：“父仇已报，死亦何恨！”智寿顿绝衢路，流血遍体。又收智爽尸，舐取智爽血，食之皆尽，见者莫不伤焉。

豫州人许坦，年十岁余，父入山采药，为猛兽所噬，即号叫以杖击之，兽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闻而谓侍臣曰：“坦虽幼童，遂能致命救亲，至孝自中，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赐帛五十段。

博州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于郡西为乱兵所害。少玄遗腹生，年十余岁，问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时白骨蔽野，无由可辨。或曰：“以子血霑父骨，即渗入焉。”少玄乃刺其体以试之。凡经旬日，竟获父骸以葬。尽体病疮，历年方愈。贞观中，本州闻荐，拜除王府参军。

赵弘智，洛州新安人。后魏车骑大将军肃孙。父玄轨，隋陕州刺史。弘智早丧母，事父以孝闻。学通《三礼》、《史记》、《汉书》。隋大业中，为司隶从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应诏举之，授詹事府主簿。又预修《六代史》。

初，与秘书丞令狐德棻、齐王文学袁朗等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转太子舍人。贞观中，累迁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以疾出为莱州刺史。弘智事兄弘安，同于事父，所得俸禄，皆送于兄处。及兄亡，哀毁过礼。事寡嫂甚谨，抚孤侄以慈爱称。稍迁太子右庶子。及宫废，坐除名。寻起为光州刺史。

永徽初，累转陈王师。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中书门下三品及弘文馆学士、太学儒者，并预讲筵。弘智演畅微言，备陈五孝。学士等难问相继，弘智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习睹。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道之为大也。’”弘智对曰：“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颡愚，愿以此言奏献。”帝甚悦，赐彩绢二百匹、名马一匹。寻迁国子祭酒，仍为崇贤馆学士。四年卒，年八十二，谥曰宣。有文集二

十卷。

陈集原，陇州开阳人也。代为岭表酋长。父龙树，钦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才有疾，即终日不食。永徽中，丧父，呕血数升，枕服苫庐，悲感行路。资财田宅及僮仆三十余人，并以让兄弟。则天时，官至左豹韬卫将军。

元让，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膳，承侍致养，不出闾里者数十余年。及母终，庐于墓侧，蓬发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

咸亨中，孝敬监国，下令表其门闾。永淳元年，巡察使奏让孝悌殊异，擢拜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后以岁满还乡里。乡人有所争讼，不诣州县，皆就让决焉。圣历中，中宗居春宫，召拜太子司议郎。及谒见，则天谓曰：“卿既能孝于家，必能忠于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儿。”寻卒。

裴敬彝，绛州闻喜人也。曾祖子通，隋开皇中太中大夫。母终，庐于墓侧，哭泣无节，目遂丧明。俄有白鸟巢于坟树。子通弟兄八人，复以友悌著名，诏旌表其门，乡人至今称为“义门裴氏”。

敬彝少聪敏，七岁解属文。性又端谨，宗族咸重之，号为“甘露顶”。年十四，侍御史唐临为河北巡察使，敬彝父智周时为内黄令，为部人所讼，敬彝诣临论其冤。临大奇之，因令作词赋。智周事得释，特表荐敬彝，补陈王府典签。智周在官暴卒，敬彝时在长安，忽泣涕不食，谓所亲曰：“大人每有痛处，吾即辄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得无戚乎？”遂请急还，倍道言归。果闻父丧，羸毁逾礼。事母复以孝闻。

乾封初，累转监察御史。时母病，有医人许仁则，足疾不能乘马，敬彝每肩舆之以候母焉。及母卒，特诏赠以缣帛，仍

官造灵舆。服阕，拜著作郎，兼修国史。仪凤中，自中书舍人历史部侍郎、左庶子。则天临朝，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寻卒。

裴守真，绛州稷山人也。后魏冀州刺史叔业六世孙也。父慎，大业中为淮南郡司户。属郡人杨琳、田瓚据郡作乱，尽杀官吏。以慎素有仁政，相诚不许惊害，仍令人护送慎及妻子还乡。贞观中，官至鄴令。

守真早孤，事母至孝。及母终，哀毁骨立，殆不胜丧。复事寡姊及兄甚谨，闺门礼则，士友所推。初举进士，及应八科举，累转乾封尉，属永淳初关中大饥，守真尽以禄俸供姊及诸甥，身及妻子粗粝不充，初无倦色。寻授太常博士。

守真尤善礼仪之学，当时以为称职。高宗时封嵩山，诏礼官议射牲之事，守真奏曰：

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于余祀，亦无射牲之文。但亲春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据封禅祀礼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鸾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鸾驾至时，宰牲总毕，天皇唯奠玉酌献而已。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事不可行。

又《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守真又议曰：

窃唯二舞肇兴，讴吟攸属，赞九功之茂烈，叶万国之欢心，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孙享之。详览传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况升中大事，华夷毕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蛮怀率舞之庆。甄陶化育，莫匪神功，岂于乐舞，别申严敬。臣等详议，奏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

时并从守真议。会高宗不豫，事竟不行。及高宗崩，时无

大行凶仪，守真与同时博士韦叔夏、辅抱素等讨论旧事创为之，当时称为得礼之中。

守真天授中为司府丞，则天特令推究诏狱，务存平恕，前后奏免数十家。由是不合旨，出为汴州司录，累转成州刺史。为政不务威刑，甚为人吏所爱。俄转宁州刺史，成州人送出境者数千人。长安中卒。

子子余，事继母以孝闻。举明经，累补鄆县尉。时同列李朝隐、程行谏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

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子余与朝隐、行谏优劣，崇业曰：“譬如春兰秋菊，俱不可废也。”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时泾、岐二州有隋代蕃户子孙数千家，司农卿赵履温奏，悉没为官户奴婢，仍充赐口，以给贵幸。子余以为官户承恩，始为蕃户，又是子孙，不可抑之为贱，奏劾其事。时履温依附宗楚客等，与子余廷对曲直。子余词色不挠，履温等词屈，从子余奏为定。

开元初，累迁冀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称之。又为岐王府长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十四年卒，谥曰孝。子余居官清俭，友爱诸兄弟。

兄弟六人，皆有志行。次弟巨卿，卫尉卿；耀卿，别有传。

李日知，郑州荥阳人也。举进士。天授中，累迁司刑丞。时用法严急，日知独宽平，无冤滥。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请断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答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因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神龙初，为给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时母老，尝疾病，日知取急，调侍数日而鬓发变白。寻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妇邑号而卒，将葬发引，吏人赍告身而至，日知于路上即时殒绝，

久之乃苏。左右皆哀恻，莫能仰视。巡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将闻其孝悌之迹，使求其状，日知辞让不报。服阕，累迁黄门侍郎。

时安乐公主池馆新成，中宗亲往临幸，从官皆预宴赋诗。日知独存规诫，其末章曰：“所愿暂思居者逸，莫使时称作者劳。”论者多之。

景云元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转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进拜侍中。先天元年，转刑部尚书，罢知政事。频乞骸骨，请致仕，许之。

初，日知将有陈请，而不与妻谋，归家而使左右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本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之日。”及归田园，不事产业，但葺构池亭，多引后进，与之谈宴。开元三年卒。

初，日知以官在权要，诸子弟年才总角，皆结婚名族，时议以为失礼之中。卒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费散田宅，仍列讼诸兄，家风替矣。

崔沔，京兆长安人，周陇州刺史士约玄孙也。自博陵徙关中，世为著姓。父皓，库部员外郎、汝州长史。沔淳谨，口无二言，事亲至孝，博学有文词。初应制举，对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则天令所司重试，沔所对策，又工于前，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转陆浑主簿。秩满调迁，吏部侍郎岑羲深赏重之，谓人曰：“此今之郗诜也。”特表荐擢为左补阙，累迁祠部员外郎。沔为人舒缓，讷于造次，当官正色，未尝挠沮。

睿宗时，征拜中书舍人。时沔母老疾在东都，沔不忍舍之，固请闲官，以申侍养，由是改为虞部郎中。无何，检校御史中丞。时监察御史宋宣远，恃卢怀慎之亲，颇犯法，沔举劾之。

又姚崇之子光禄少卿彝，留司东都，颇通宾客，广纳贿赂，沔又将按验其事。姚、卢时在政事，遽荐沔有史才，转为著作郎，其实去权也。

开元七年，为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毁逾礼，常于庐前受吊，宾客未尝至于灵座之室，谓人曰：“平生非至亲者，未尝升堂入谒，岂可以存亡而变其礼也。”中书令张说数称荐之。服阕，拜中书侍郎。或谓沔曰：“今之中书，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虽是副贰，但署位而已，甚无事也。”沔曰：“不然。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方为济理。岂可俯默偷安，而为怀禄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异同，张说颇不悦焉。寻出为魏州刺史，奏课第一，征还朝廷，分掌吏部十铨事。以清直，历秘书监、太子宾客。

二十四年，制令礼官议加笾豆之数及服制之纪。太常卿韦縚奏请加宗庙之奠，每坐笾豆各十二。外祖服，请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请加至袒免。时又令百官详议可否。沔建议曰：

窃闻识礼乐之情者能作，达礼乐之文者能述。述作之义，圣贤所重；礼乐之本，古今所崇。变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谓变者，变其文也；所谓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兴，肇于太古，人所饮食，必先严献。未有火化，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未有曲糝，污樽抔饮，则有玄酒之奠。施及后王，礼物渐备，作为酒醴，伏其牺牲，以致馨香，以极丰洁，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齐九献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测也；祭礼主敬，可备而不敢废也。是以血腥烂熟，玄樽牺象，靡不毕登于明荐矣！

然而荐贵于新，味不尚褻，虽则备物，犹存节制。故《礼》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备物之

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此则节制之文也。铏俎、笱豆、簠簋、樽罍之实，皆周人之时饌也，其用通于宴飨宾客。而周公制礼，咸与毛血玄酒同荐于先。晋中郎卢谔，近古之知礼、著《家祭礼》者也。观其所荐，皆晋时常食，不复纯用礼经旧文。然则当时饮食，不可阙于祭祀明矣，是变礼文而通其情也！

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清庙时享，礼饌毕陈，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园寝上食，时膳具设，遵汉法也，而珍味极焉。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时，亲发所中，莫不割鲜择美，荐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申敕有司，祭如神在，无或简怠，勗增虔诚。其进贡珍羞，或时物鲜美，考诸词典，无有漏落。皆详名目，编诸甲令，因宜而荐，以类相从。则新鲜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于笱豆之数也。至于祭器，随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于。 ，古器也；和羹，时饌也。盛于铏。铏，时器也。亦有古饌而盛于时器，故毛血盛于盘，玄酒盛于樽。未有荐时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质而今文，便于事也。虽加笱豆十二，未足以尽天下美物，而措诸清庙，有兼倍之名，近于侈矣！鲁人丹桓宫之楹，又刻其桷，《春秋》书以“非礼”。御孙谏曰：“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纳诸恶，无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礼而崇侈于宗庙也。又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之流，出于清庙，是以贵俭”。由此观之，清庙之不尚于奢，旧矣。太常所请，恐未可行。

又按太常奏状：“今酌献酒爵，制度全小，仅未一合，执持甚难，不可全依古制，犹望稍须广大。”窃据礼文，有以小为贵者，献以爵，贵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礼，是有司之

失其传也。固可随失厘正，无待议而后革。然礼失于敬，犹奢而宁俭，非大过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请兼详令式，据文而行。

又按太常奏状“外祖服请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请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请加至袒免”者。窃闻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圣人因之，然后制礼。礼教之设，本于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贰；总一之义，理归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厌降，岂亡爱敬，宜存伦序。是以内有齐斩，外服皆缙，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圣所志，后贤所传，其来久矣。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往修新礼，时改旧章，渐广《渭阳》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后，唐元之间，国命再移于外族矣。礼亡征兆，倘或斯见，天人之际，可不戒哉！

开元初，补阙卢履冰尝进状论丧服轻重，敕令金议。于时群议纷拏，各安积习，太常礼部奏依旧定。陛下运稽古之明，特降别敕，一依古礼。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图异议，窃所未详。

时职方郎中韦述、户部郎中杨伯成、礼部员外郎杨冲昌、监门兵曹刘秩等，亦建议与沔相符。俄又令中书门下参详为定。于是宗庙之典，笾豆每座各加至六，亲姨、舅为小功，舅母加缙麻，堂姨至袒免，余依旧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礼经，朝廷每有疑议，皆取决焉。二十七年卒，时年六十七，赠礼部尚书。

陆南金，苏州吴郡人也。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传》，兼通《史记》、《汉书》。隋末，为越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授著作郎。时王世充将行篡夺，侗不平之，谓士季曰：

“隋有天下，三十余载，朝廷文武，遂无烈者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之宿心。请因其启事，便加手刃。”事颇泄，遂停士季侍读。

贞观初，为太学博士，兼弘文馆学士，寻卒。

南金初为奉礼郎。开元初，太常少卿卢崇道犯罪，流岭表，逃归东都。时南金以母丧在家，崇道事急，假称吊宾，造南金，言其情，南金哀而纳焉。崇道俄为仇人所发，诏使侍御史王旭按其事，遂捕获崇道，连引南金，旭遂绳以重法。

南金弟赵璧诣旭，自言藏崇道，请代兄死。南金固称：“弟实自诬，身请当罪。”兄弟让死，旭怪而问其故。赵璧曰：“兄是长嫡，又能干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无所益，身自请死。”旭遂列上状，上嘉其友义，并特宥之。南金由是大知名。

南金颇涉经史，言行修谨，左丞相张说及宗人太子少保象先，皆钦重之。累转库部员外郎，以疾，固辞不堪繁剧，转为太子洗马。卒，年五十余。

张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审素，为嵩州都督，在边累载。俄有纠其军中赃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汪在路，为审素党与所劫，对汪杀告事者，胁汪令奏雪审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杀审素之党，汪始得还。至益州，奏称审素谋反，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斩之，籍没其家。琇与兄瑄，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后累转殿中侍御史，改名万顷。

开元二十三年，瑄、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瑄虽年长，其发谋及手刃，皆琇为之。既杀万顷，系表于斧刃，自言报仇之状。便逃奔，将就江外，杀与万顷同谋构父罪者。行至汜水，为捕者所获。时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

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法不可纵报仇。”上以为然，因谓九龄等曰：“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然道路谊议，故须告示。”乃下敕曰：“张瑄等兄弟同杀，推问款承。律有正条，俱各至死。近闻士庶，颇有谊词，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

瑄、琇既死，士庶咸伤愍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瑄、琇于北邙。又恐万顷家人发之，并作疑冢数所。其为时人所伤如此。

梁文贞，虢州阌乡人。少从征役，比回而父母皆卒。文贞恨不获终养，乃穿圻为门，磴道出入，晨夕洒扫其中。结庐墓侧，未尝暂离。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问，但画字以对。其后山水冲断驿路，更于原上开道，经文贞墓前。由是行旅见之，远近莫不钦叹。有甘露降莹前树，白兔驯扰，乡人以为孝感所致。

开元初，县令崔季友刊石以纪之。十四年，刺史许景先奏：“文贞孝行绝伦，泣血庐墓，三十余年，请宣付史官。”是岁，御史大夫崔隐甫廷奏：“恆州鹿泉人李处恭、张义贞两家，祖父自国初已来，异姓同居，至今三代，百有余年。又青州北海人吕元简，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马羊狗，皆异母共乳。请加旌表，仍编入史馆。”制皆许之。

崔衍，左丞伦之子。继母李氏，不慈于衍。衍时为富平尉，伦使于吐蕃，久方归，李氏衣弊衣以见伦。伦问其故，李氏称：“自伦使于蕃中，衍不给衣食。”伦大怒，召衍责诟，命仆

隶拉于地，袒其背，将鞭之。衍涕泣，终不自陈。伦弟殷，闻之趋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钱，皆送嫂处，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给衣食！”伦怒乃解。由是伦遂不听李氏之谮。及伦卒，衍事李氏益谨。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钱，使其主以契书征负于衍。衍岁为偿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

后历苏、虢二州刺史。虢居陕、华二州之间，而税重数倍。其青苗钱，华、陕之郊，亩出十有八；而虢之郊，每征十之七。衍乃上其事。时裴延龄领度支，方务聚敛，乃给衍以前后刺史无言者。衍又上陈人困，曰：“臣所治多是山田，且当邮传冲要，属岁不登，颇甚流离。旧额赋租，特望蠲减。臣伏见比来诸郡论百姓间事，患在长吏因循不为申请，不诣实，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谴者，未有言而获罪者。陛下拔臣牧大郡，委臣抚疲民，臣所以不敢顾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圣览。”帝以衍词理切直，乃特敕度支，令减虢州青苗钱。

迁宣歙池观察使，政务简便，人颇怀之。其所择从事，多得名流。时有位者待宾僚率轻傲，衍独加礼敬，幕中之士，后多显达。

贞元中，天下好进奉以结主恩，征求聚敛，州郡耗竭，韦皋、刘赞、裴肃为之首。赞死而衍代其位。衍虽不能骤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颇勤俭，府库盈溢。及穆赞代衍，宣州岁馥，遂以钱四十二万贯代百姓税，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贞元二十一年，诏加工部尚书。

丁公著，字平子，苏州吴郡人。祖衷，父绪，皆不仕。公著生三岁，丧所亲。七岁，见邻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请于父，绝粒奉道，冀其幽赞，父憫而从之。年十七，父勉令就学。年二十一，《五经》及第。明年，又通《开元礼》，授集贤校书

郎。秩未终，归侍乡里，不应请辟。居父丧，躬负土成坟，哀毁之容，人为忧之，里闾闻风，皆敦孝悌。观察使薛华表其行，诏赐粟帛，旌其门闾。

淮南节度使李吉甫慕其才行，荐授太子文学，兼集贤殿校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廷荐其行，即日授右补阙。迁集贤直学士，寻授水部员外郎，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著《皇太子及诸王训》十卷。转驾部员外，仍兼旧职。

穆宗即位，未及听政，召居禁中，询访朝典，以宰相许之。公著陈情，词意极切，超授给事中，赐紫金鱼袋。未几，迁工部侍郎，仍兼集贤殿学士，宠青宫之旧也。知吏部选事。公著知将欲大用，以疾辞退，因求外官，遂授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静为理。改尚书右丞，转兵部、吏部侍郎，迁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上以浙西灾寇，询求良帅，命检校户部尚书领之。诏赐米七万硕以赈给，浙民赖之。改授太常卿，以疾请归乡里，未至而终，年六十四。赠右仆射，废朝一日。著《礼志》十卷。

公著清俭守道，每得一官，未尝不忧色满容。年四十四丧室，以至终身，无妓妾声乐之好。凶问至日，中外痛惜之。

罗让，字景宣。祖怀操。父珣，官至京兆尹。让少以文学知名，举进士，应诏对策高等，为咸阳尉。丁父忧，服除，尚衣麻茹菜，不从四方之辟者十余年。李献为淮南节度使，就其所居，请为从事。除监察御史，转殿中，历尚书郎、给事中，累迁至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遗让者，让问其所因，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者唯老母耳。”让惨然，焚其券书，以女奴归其母。入为散骑常侍。未几，除江西都团练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年七十一卒。赠礼部尚书。

子劭京，字子峻，进士擢第，又登科。让再从弟咏。咏子劭权，字昭衡，进士擢第。劭京、劭权知名于时，并历清贯。

赞曰：麒麟凤凰，飞走之类。唯孝与悌，亦为人瑞。表门赐爵，劝乃锡类。彼禽者臬，伤仁害义。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儒学上

徐文远 陆德明 曹宪
许淹 李善公 孙罗附 欧阳询
子通 硃子奢 张士衡 贾公彦
李玄植附
张后胤 盖文达
宗人文懿 谷那律 萧德言 许叔牙
子子儒
敬播 刘伯庄
子之宏 秦景通 罗道琮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紊，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

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以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

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二年，诏曰：

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自八卦初陈，九畴攸叙，徽章互垂，节文不备。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尤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终古。暨乎王道既衰，颂声不作，诸侯力争，礼乐陵迟。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文，风流无歇。

惟兹二圣，道著群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阙。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土。是以学者慕向，儒教聿兴。

至三年，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

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召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

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篋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

二十一年，又诏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萇、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其尊重儒道如此。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醴日去，毕竟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以为《儒学篇》。

徐文远，洛州偃师人，陈司空孝嗣玄孙，其先自东海徙家焉。父彻，梁秘书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远。属江陵陷，被虏于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其兄休，鬻书为事，文远日阅书于肆，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时有大儒沈重讲于太学，听者常千余人。文远就质问，数日便去。或问曰：“何辞去之速？”答曰：“观其所说，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先已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与议论，十余反，重甚叹服之。

文远方正纯厚，有儒者风。窦威、杨玄感、李密皆从其受学。开皇中，累迁太学博士。诏令往并州，为汉王谅讲《孝经》、《礼记》及谅反，除名。大业初，礼部侍郎许善心举文远与包恺、褚徽、陆德明、鲁达为学官，遂擢授文远国子博士，恺等并为太学博士。时人称文远之《左氏》、褚徽之《礼》、鲁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文远所讲释，多立新义，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听者忘倦。

后越王侗署为国子祭酒。时洛阳饥馑，文远出城樵采，为李密军所执。密令文远南面坐，备弟子礼北面拜之。文远曰：“老夫畴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将军。时经兴替，倏焉已久。今将军属风云之际，为义众所归，权镇万物，威加四海，犹能屈体弘尊师之义，此将军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兹厚礼，安不尽言乎！但未审将军意耳！欲为伊、霍继绝扶倾，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乘危迫险，则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密顿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虚，匡奉国

难。所以未朝见者，不测城内人情。且欲先征化及，报复冤耻，立功赎罪，然后凯旋，入拜天阙。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

“文远曰：“将军名臣之子，累显忠节，前受误于玄感，遂乃暂坠家声。行迷未远，而回车复路，终于忠孝，用康家国，天下之人，是所望于将军也。”密又顿首曰：“敬闻命矣，请奉以周旋。”

及征化及还，而王世充已杀元文都等，权兵专制。密又问计于文远，答曰：“王世充亦门人也，颇得识之。是人残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势，必有异图。将军前计为不谐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尝谓先生儒者，不学军旅之事，今筹大计，殊有明略。”

及密败，复入东都，王世充给其廩食，而文远尽敬，见之先拜。或问曰：“闻君踞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郗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后王世充僭号，复以为国子博士。因出樵采，为罗士信获之，送于京师，复授国子博士。

武德六年，高祖幸国学，观释奠，遣文远发《春秋》题，诸儒设难蜂起，随方占对，皆莫能屈。封东莞县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传音》三卷，《义疏》六十卷。孙有功，自有传。

陆德明，苏州吴人也。初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陈大建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参焉。国子祭酒徐克开讲，恃贵纵辨，众莫敢当；德明独与抗对，合朝赏叹。解褐始兴王国左常侍，迁国子助教。陈亡，归乡里。隋炀帝嗣位，以为秘书学士。大业中，广召经明之士，四方至者甚众。遣德明与鲁达、孔褒俱会门下省，共相交难，无出其右者。授国子助教。王世充僭号，封其子为汉王，署德明为师，就其家，将行束脩之礼。德明耻之，因服巴豆散，卧东壁下。

王世充子入，跪床前，对之遗痢，竟不与语。遂移病于成皋，杜绝人事。

王世充平，太宗征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命中山王承乾从其受业。寻补太学博士。后高祖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赐帛五十匹。

贞观初，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寻卒。撰《经典释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并行于世。太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

子敦信，龙朔中官至左侍极，同东西台三品。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

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

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

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许淹者，润州句容人也。少出家为僧，后又还俗。博物洽闻，尤精诂训。撰《文选音》十卷。

李善者，扬州江都人。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明庆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尝注

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诏藏于秘阁。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乾封中，出为经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又撰《汉书辩惑》三十卷。载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孙罗，江都人也。历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撰《文选音义》十卷，行于代。

欧阳询，潭州临湘人，陈大司空颢之孙也。父纥，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纥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事中。

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牋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

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奏之，赐帛二百段。

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

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每遗通钱，给云：“质汝父书迹之直。”通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丁母忧，居丧过礼。起复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门外。直宿在省，则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尝启齿。归家必衣纁经，号恸无恆。自武德已来，起复后而能哀戚合礼者，无与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彻之。

五迁，垂拱中至殿中监，赐爵渤海子。天授元年，封夏官尚书。二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为相月余，会凤阁舍人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通与岑长倩固执以为不可，遂忤诸武意，为酷吏所陷，被诛。神龙初，追复官爵。

矧子奢，苏州吴人也。少从乡人顾彪习《春秋左氏传》后博观子史，善属文。隋大业中，直秘书学士。及天下大乱，辞职归乡里，寻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随伏威入朝，授国子助教。贞观初，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连兵数年不解，新罗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员外散骑侍郎充使，喻可以释三国之憾，雅有仪观，东夷大钦敬之，三国王皆上表谢罪，赐遣甚厚。

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谓曰：“海夷颇重学问，卿为大国使，必勿藉其束脩，为之讲说。使还称旨，当以中书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国，欲悦夷虏之情，遂为发《春秋左传》题，又纳其美女之赠。使还，太宗责其违旨，犹惜其才，不至深谴，令散官直国子学。转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迁国子司业，仍为学士。

子奢风流蕴藉，颇滑稽，又辅之以文义，由是数蒙宴遇，或使论难于前。十五年卒。

张士衡，瀛州乐寿人也。父之庆，齐国子助教。士衡九岁丧母，哀慕过礼。父友齐国博士刘轨思见之，每为掩泣。谓其父曰：“昔伯饶号‘张曾子’，亦岂能远过！吾闻君子不亲教，当为成就之。”及长，轨思授以《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及刘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此后遍讲《五经》，尤攻《三礼》。仕隋为余杭令，后以年老归乡里。

贞观中，幽州都督、燕王灵夔备玄纁束帛之礼，就家迎聘，北面师之。庶人承乾在东宫，又加旌命。及至洛阳宫谒见，太宗延之升殿，赐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承乾见之，

问以齐氏灭亡之由绪，对曰：“齐后主悖虐无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瑰、骆提婆、韩长鸾等，皆奴仆下才，凶险无赖，是信是使，以为心腹。诛害忠良，疏忌骨肉。穷极奢靡，剥丧黎元。所以周师临郊，人莫为用，以至覆灭，实此之由。”承乾又问曰：“布施营功德，有果报不？”对曰：“事佛在于清净无欲，仁恕为心。如其贪婪无厌，骄虐是务，虽复倾财事佛，无救目前之祸。且善恶之报，若影随形，此是儒书之言，岂徒佛经所说。是为人君父，当须仁慈；为人臣子，宜尽忠孝。仁慈忠孝，则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则殃祸斯及。此理昭然，愿殿下勿为忧虑。”及承乾废黜，敕给乘传，令归本乡。十九年卒。

士衡既礼学为优，当时受其业擅名于时者，唯贾公彦为最焉。

贾公彦，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

子大隐，官至礼部侍郎。

时有赵州李玄植，又受《三礼》于公彦，撰《三礼音义》行于代。玄植兼习《春秋左氏传》于王德韶，受《毛诗》于齐威，博涉汉史及老、庄诸子之说。贞观中，累迁太子文学、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屡被召见。与道士、沙门在御前讲说经义，玄植辩论甚美，申规讽，帝深礼之。后坐事左迁汜水令，卒官。

张后胤，苏州昆山人也。父中，有儒学，隋汉王谅出牧并州，引为博士。后胤从父在并州，以学行见称。时高祖镇太原，引居宾馆。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武德中，累除燕王谘议参军。

贞观中，后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问臣：‘隋氏运终，

何族当得天下？’臣奉对：‘李姓必得。公家德业，天下系心，若于此首谋，长驱关右，以图帝业，孰不幸赖！’此实微臣早识天命。”太宗曰：“此事并记之耳。”因诏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弟子何如？”后胤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为万乘主，计臣功逾于先圣。”太宗甚悦，赐良马五匹，拜燕王府司马。迁国子祭酒，转散骑常侍。

永徽初，请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给赐并同职事。卒，赠礼部侍郎，陪葬昭陵。

盖文达，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经史，尤明《三传》性方雅，美须貌，有士君子之风。刺史窦抗尝广集儒生，令相问难，其大儒刘焯、刘轨思、孔颖达咸在坐，文达亦参焉。既论难，皆出诸儒意表，抗大奇之，问曰：“盖生就谁受学？”刘焯对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焯为师首。”抗曰：“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

武德中，累授国子助教。太宗在藩，召为文学馆直学士。贞观十年，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十三年，除国子司业。俄拜蜀王师，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贤馆学士。寻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业知名，当时称为“二盖”焉。

文懿者，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历国子助教。时高祖别于秘书省置学，教授王公之子，时以文懿为博士。文懿尝开讲《毛诗》，发题，公卿咸萃，更相问难，文懿发扬风雅，甚得诗人之致。贞观中，卒于国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乐人也。贞观中，累补国子博士。黄门侍郎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寻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因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为畋猎。太宗悦，赐

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萧德言，雍州长安人，齐尚书左仆射思话玄孙也。本兰陵人，陈亡，徙关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书。父引，陈吏部侍郎。并有名于时。德言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贞观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

德言晚年尤笃志于学，自昼达夜，略无休倦。每欲开《五经》，必束带盥濯，危坐对之。妻子候间请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圣之言，岂惮如此！”时高宗为晋王，诏德言授经讲业。及升春宫，仍兼侍读。寻以年老，请致仕，太宗不许。又遗之书曰：

朕历观前代，详览儒林，至于颜、闵之才，不终其寿；游、夏之德，不逮其学。惟卿幼挺珪璋，早标美誉。下帷闭户，包括《六经》映雪聚萤，牢笼百氏。自隋季版荡，阁序无闻，儒道坠泥涂，《诗书》填坑弃。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已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卿年齿已衰，教将何恃！所冀才德犹茂，卧振高风，使济南伏生，重在于兹日；关西孔子，故显于当今。令问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

寻赐爵封阳县侯。十七年，拜秘书少监。两宫礼赐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请致仕，许之。高宗嗣位，以师傅恩，加银青光禄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年九十七。高宗为之辍朝，赠太常卿。文集三十卷。

曾孙至忠，自有传。

许叔牙，润州句容人。少精于《毛诗》、《礼记》尤善讽咏。贞观初，累授晋王文学兼侍读，寻迁太常博士。升春宫，加朝散大夫，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仍兼侍读。尝撰《毛诗纂义》十卷，以进皇太子。太子赐帛百段，兼令写本付司经局。

御史大夫高智周尝谓人曰：“凡欲言《诗》者，必须先读此书。
“贞观二十三年卒。子子儒。

子儒，亦以学艺称。长寿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馆学士。子儒居选部，不以藻鉴为意，委令史句直，以为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时云“句直平配”。由是补授失序，无复纲纪，道路以为口实。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

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赐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丽，名所战六山为驻蹕，播谓人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蹕，此盖以銮舆不复更东矣。”卒如所言。

时梁国公房玄龄深称播有良史之才，曰：“陈寿之流也。

“玄龄以颜师古所注《汉书》文繁难省，令播撮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寻以撰实录功，迁太子司议郎。时初置此官，极为清望。中书令马周叹曰：“所恨资品妄高，不获历居此职。

“参撰《晋书》，播与令狐德棻、阳仁卿、李严等四人总其类，会刑部奏言：“准律：谋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处流。此则轻而不惩，望请改从重法。”制遣百僚详议。播议曰：“昆季孔怀，天伦虽重，比于父子，性理已殊。生有异室之文，死有别宗之义。今有高官重爵，本廕唯逮子孙；祚土锡珪，余光不及昆季。岂有不沾其廕，辄受其辜，背礼违情，殊为太甚！必期反兹春令，踵彼秋荼，创次骨于道德之辰，建深文于措刑之日，臣将以为不可。”诏从之。

永徽初，拜著作郎。与许敬宗等撰《西域图》后历谏议大夫、给事中，并依旧兼修国史。又撰《太宗实录》从贞观十五年年至二十三年，为二十卷。奏之，赐帛三百段。后坐事出为越

州都督府长史。龙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略》二十卷。

刘伯庄，徐州彭城人也。贞观中，累除国子助教。与其舅太学博士侯孝遵齐为弘文馆学士，当代荣之。寻迁国子博士，其后又与许敬宗等参修《文思博要》及《文馆词林》。龙朔中，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

子之宏，亦传父业。则天时，累迁著作郎，兼修国史。卒于相王府司马。睿宗即位，以故吏赠秘书少监。

秦景通，常州晋陵人也。与弟肸，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肸为小秦君。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景通，贞观中累迁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为《汉书》学者，又有刘纳言，亦为当时宗匠。

纳言，乾封中，历都水监主簿，以《汉书》授沛王贤。及贤为皇太子，累迁太子洗马，兼充侍读。常撰《俳谐集》十五卷，以进太子。及东宫废，高宗见而怒之。诏曰：“刘纳言收其余艺，参侍经史，自府入宫，久淹岁月，朝游夕处，竟无匡赞。阙忠孝之良规，进诙谐之鄙说，储宫败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从屏弃，以励将来。可除名。”后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罗道琮，蒲州虞乡人也。祖顺，武德初，为兴州刺史。勤于学业，而慷慨有节义。贞观末，上书忤旨，配流岭表。时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间病死，临终，泣谓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异壤。”道琮曰：“我若生还，终不独归，弃卿于此！”瘞之路左而去。岁余，遇赦得还，至殡所，属霖潦瀰漫，柩不复可得。道琮设祭恸哭，告以欲与俱归之意，若有灵者，幸相警示。言讫，路侧水中，忽然涌沸。道琮又咒云：“若所

沸处是，愿更令一沸。”咒讫，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尸，铭志可验，遂负之还乡。当时识者称道琮诚感所致。道琮寻以明经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学博士。每与太学助教康国安、道士李荣等讲论，为时所称。寻卒。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儒学下

邢文伟 高子贡 郎余令 路敬淳 王元感 王绍宗 韦叔夏
祝钦明 郭山恹 柳冲 卢粲 尹知章 孙季良附
徐岱 苏弁
兄袞冕 陆质 冯伉 韦表微 许康佐

邢文伟，滁州全椒人也。少与和州高子贡、寿州裴怀贵俱以博学知名于江、淮间。咸亨中，累迁太子典膳丞。时孝敬在东宫，罕与宫臣接见，文伟辄减膳，上书曰：

臣窃见《礼·戴记》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彻膳之宰。史之义，不得不司过；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简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谏议、舍人及学士、侍读等，使翼佐殿下，以成圣德。近日已来，未甚延纳，谈议不狎，谒见尚稀，三朝之后，但与内人独居，何由发挥圣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虽阙官，宰当奉职，忝备所司，未敢逃死，谨守礼经，辄申减膳。

太子答书曰：

顾以庸虚，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竭诚耽诵，因即损心。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加以趋侍含元，温清朝夕，承亲以无专之道，遵礼以色养为先。所以屡阙坐朝，时乖学绪。公潜申勸

戒，聿荐忠规，敬寻来请，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审谕，义均弼谐，岂能进此药言，形于简墨！抚躬三省，感愧兼深！

文伟自是益知名。

其后右史缺官，高宗谓侍臣曰：“邢文伟事我儿，能减膳切谏，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则天临朝，累迁凤阁侍郎，兼弘文馆学士。载初元年，迁内史。

天授初，内史宗秦客以奸赃获罪，文伟坐附会秦客，贬授珍州刺史。后有制使至其州境，文伟以为杀己，遽自缢而死。

高子贡者，和州历阳人也。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与文伟及亳州硃敬则为莫逆之交。明经举，历秘书正字、弘文馆直学士。郁郁不得志，弃官而归。

属徐敬业作乱于扬州，遣弟敬猷统兵五千人，缘江西上，将逼和州。子贡率乡曲数百人拒之，自是贼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

虢王凤之子东莞公融，曾为和州刺史，从子贡受业，情义特深。及融为申州，阴怀异志。令黄公撰结交于子贡，推为谋主。潜谋密议，书信往复，诸王内外相应，皆出自其策。寻而事发，被诛。

郎余令，定州新乐人也。祖楚之，少与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业中，蔚之为左丞，楚之为尚书民曹郎。炀帝重其兄弟，称为二郎。楚之，武德初为大理卿，与太子少保李纲、侍中陈叔达撰定律令。后受诏招谕山东，为窦建德所获，胁以兵刃，又诱以厚利，楚之竟不为屈。及还，以年老致仕。贞观初，卒，时年八十。

余令父知运，贝州刺史；兄余庆，高宗时万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遗，后卒于交州都督。

余令少以博学知名，举进士。初授霍王元轨府参军，数上

词赋，元轨深礼之。先是，余令从父知年为霍王友，亦见推仰。元轨谓人曰：“郎氏两贤，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转幽州录事参军。时有客僧聚众欲自焚，长史裴照率官属欲往观之。余令曰：“好生恶死，人之性也。违越教义，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籓，须察其奸诈，岂得轻举，观此妖妄！”照从其言，因收僧按问，果得诈状。

孝敬在东宫，余令续梁元帝《孝德传》撰《孝子后传》三十卷，以献，甚见嗟重。累转著作佐郎。撰《隋书》未成，会病卒，时人甚痛惜之。

路敬淳，贝州临清人也。父文逸。隋大业末，阖门遇盗，文逸潜匿草泽，昼伏于死人中，夜行避难。自伤穷梗，闭口不食。同侣闵其谨愿，劝以不当灭性，捃拾以食之，递负之而行，遂免于难。贞观末，官至申州司马。

敬淳与季弟敬潜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学，不窥门庭，遍览坟籍，而孝友笃敬。遭丧，三年不出庐寝。服免，方号恸入见其妻，形容羸毁，妻不之识也。

后举进士。天授中，历司礼博士、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仍授崇贤馆学士。数受诏修缉吉凶杂仪，则天深重之。万岁通天二年，坐与慕容耀结交，下狱死。

敬淳尤明谱学，尽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来，无及之者。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时，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龙初，追赠秘书少监。

敬潜仕至中书舍人。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举明经，累补博城县丞。兖州都督、纪王慎深礼之，命其子东平王续从元感受学。天授中，稍迁左卫率府录事，兼直弘文馆。是后则天亲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岳，元感皆受诏共诸儒撰定仪注，凡所立议，众咸推服之。

转四门博士，仍直弘文馆。元感时虽年老，犹能烛下看书，通宵不寐。

长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均博士详其可否。

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掩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雅好异闻，每为元感申理其义，连表荐之。寻下诏曰：“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掩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宫旧僚，进加朝散大夫，拜崇贤馆学士。寻卒。

王绍宗，扬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书铨曾孙也，其先自琅邪徙焉。绍宗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静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业于扬州作乱，闻其高行，遣使征之，绍宗称疾固辞。又令唐之奇亲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业大怒，将杀之。之奇曰：“绍宗人望，杀之恐伤士众之心。”由是获免。及贼平，行军大总管李孝逸以其状闻，则天驿召赴东都，引入禁中，亲加慰抚，擢拜太子文学，累转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

绍宗性淡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张易之兄弟，亦加厚礼。易之伏诛，绍宗坐以交往见废，卒于乡里。

韦叔夏，尚书左仆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礼》其叔父

太子詹事琨尝谓曰：“汝能如是，可以继丞相业矣！”举明经。调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后属高宗崩，山陵旧仪多废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太隐、太常博士裴守贞等，草创撰定，由是授春官员外郎。则天将拜洛及享明堂，皆别受制，共当时大儒祝钦明、郭山恽撰定仪注。凡所立议，众咸推服之。累迁成均司业。久视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礼仪，国家所重，司礼博士，未甚详明。成均司业韦叔夏、太子率更令祝钦明等，博涉礼经，多所该练，委以参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礼所修仪注，并委叔夏等刊定讫，然后进奏。”

长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龙初，转太常少卿，充建立庙社使。以功进银青光禄大夫。三年，拜国子祭酒。累封沛国郡公。卒时年七十余。撰《五礼要记》三十卷，行于代。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曰文。

子縉，太常卿。

祝钦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经》兼涉众史百家之说。举明经。长安元年，累迁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馆学士。中宗在春宫，钦明兼充侍读。

二年，迁太子少保。中宗即位，以侍读之故，擢拜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加位银青光禄大夫，历刑部、礼部二尚书，兼修国史，仍旧知政事，累封鲁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寻以匿忌日，为御史中丞萧至忠所劾，贬授申州刺史。久之，入为国子祭酒。

景龙三年，中宗将亲祀南郊，钦明与国子司业郭山恽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议曰：

谨按《周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大宗伯职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礼。若王有故不预，则摄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预，则摄而荐豆笾，彻。”又追师

职：“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职：“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嫔职：“大祭祀，后裸献则赞，瑶爵亦如之。”据此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郑玄注《内司服》云：“阙狄，皇后助王祭群小祀之服。”然则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阙狄之上，犹有两服：第一祔衣，第二摇狄，第三阙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阙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摇狄助祭中祀，祔衣助祭大祀。郑举一隅，故不委说。唯祭宗庙，《周礼》王有两服，先王衮冕，先公祝冕。郑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庙，亦分两服，云：“祔衣助祭先王，摇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

且《周礼》正文：“凡祭，王后不预。”既不专言宗庙，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传》云：“禘郊之事，天子亲射其牲，王后亲舂其粢。”故代妇职但云：“诏王后之礼事”，不主言宗庙也。若专主宗庙者，则内宗、外宗职皆言“掌宗庙之祭祀”。此皆礼文分明，不合疑惑。

旧说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朝日于东门之外，以昭事神，训人事，君必躬亲以礼之，有故然后使摄，此其义也。《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内外之官也。官备则具备。”又，“哀公问于孔子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焉！’”又《汉书·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义也。”据此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请别修助祭仪注同进。

帝颇为疑，召礼官亲问之。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曰：“皇后南郊助祭，于礼不合。但钦明所执，是祭宗庙礼，非

祭天地礼。谨按魏、晋、宋及齐、梁、周、隋等历代史籍，至于郊天祀地，并无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两家状对定。

钦绪与唐绍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议曰：

《周礼》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无定义。何以明之？按《周礼》典瑞职云：“两珪有邸，以祀地。”则祭地亦称祀也。又司筮云：“设祀先王之胙席。”则祭宗庙亦称祀也。又内宗职云：“掌宗庙之祭祀。”此又非独天称祀，地称祭也。又按《礼记》云：“惟圣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此即宗庙亦言祭祀也。经典此文，不可备数。据此则钦明所执天曰祀，地曰祭，庙曰享，未得为定，明矣！又《周礼》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庙之总名，不独天地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爵人职》云：“大祭祀，与量人授举斿之卒爵。”尸与斿，皆宗庙之事，则宗庙亦称大祭祀。又钦明状引九嫔职：“大祭祀，后稷献则赞瑶爵。”据祭天无稷，亦无瑶爵，此乃宗庙称大祭祀之明文。钦明所执大祭祀即为祭天地，未得为定，明矣！

又《周礼》大宗伯职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预，则摄而荐豆笾，彻。”钦明唯执此文，以为王后有祭天地之礼。钦绪等据此，乃是王后荐宗庙之礼，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饗，奉玉齏，诏大号，理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庙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祗、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庙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应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后“凡”以别之耳。王后祭庙，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

“凡”相王之礼，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庙之文？此是本经科段明白。

又按《周礼》：“外宗掌宗庙之祭祀，佐王后荐玉豆。凡后之献，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而荐豆笱。”外宗无佐祭天地之礼。但天地尚质，宗庙尚文。玉豆，宗庙之器，初非祭天所设。请问钦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礼》使何人赞佐？若宗伯摄后荐豆祭天，又合何人赞佐？并请明征礼文，即知摄荐是宗庙之礼明矣。

按《周礼·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无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礼义宗》明王后六服，谓祔衣、摇翟、阙翟、鞠衣、展衣、祿衣。“祔衣从王祭先王则服之，摇翟祭先公及飨诸侯则服之，鞠衣以采桑则服之，展衣以礼见王及见宾客则服之，祿衣燕居服之。”王后无助祭于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礼义宗》明后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无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则王后无祭天之服，明矣。《三礼义宗》明王后五辂，谓重翟、厌翟、安车、翟车、辇车也。“重翟者，后从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厌翟者，后从王飨诸侯所乘也；安车者，后宫中朝夕见于王所乘也；翟车者，后求桑所乘也；辇车者，后游宴所乘也。”按此，则王后无祭天之车明矣。

又《礼记·郊特牲·义赞》云：“祭天无稌。郑玄注云：‘唯人道宗庙有稌。天地大神，至尊不稌。’圆丘之祭，与宗庙不同。朝践，王酌泛齐以献，是一献。后无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齐以献，是为二献。”按此，则祭圆丘，大宗伯次王为献，非摄王后之事。钦明等所执王后有故不预，则宗伯摄荐豆笱，更明摄王后宗庙之荐，非摄天地之祀明矣。

钦明建议引《礼记·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按此，是王与后祭宗庙之礼，非关祀天地之义。按汉、魏、晋、宋、后魏、齐、梁、周、陈、隋等历代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南郊祀天，无皇后助祭处。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亲有事于南郊，又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亲拜南郊，亦并无皇后助祭处。又按《大唐礼》亦无皇后南郊助祭之礼。

钦绪等幸忝礼官，亲承圣问，竭尽闻见，不敢依随。伏以主上稽古，志遵旧典，所议助祭，实无明文。

时尚书左仆射韦巨源又希旨，协同钦明之议。上纳其言，竟以后为亚献，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齐娘，以执笾豆。及礼毕，特诏齐娘有夫婿者，咸为改官。

景云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钦明及郭山恠曰：“钦明等本自腐儒，素无操行，崇班列爵，实为叨忝。而涓尘莫效，谄佞为能。遂使曲台之礼，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坠失。所谓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于此。今圣明驭历，贤良入用，惟兹小人，犹在朝列。臣请并从黜放，以肃周行。”于是左授钦明饶州刺史。后入为崇文馆学士。寻卒。

郭山恠，蒲州河东人，少通《三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麇》，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诵《婆罗门咒》，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恠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帝从之，于是诵《鹿鸣》、《蟋蟀》之诗。奏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词有“好乐无荒”之语，颇涉规讽，怒为忤旨，遽止之。

翌日，帝嘉山恇之意，诏曰：“郭山恇业优经史，识贮古今，《八索》、《九丘》，由来遍览；前言往行，实所该详。昨者因其豫游，式宴朝彦，既乘欢洽，咸使咏歌。遂能志在匡时，潜申规讽，謇謇之诚弥切，谔谔之操逾明。宜示褒扬，美兹鯁直。”赐时服一幅。寻与祝钦明同献皇后助祭郊祀之议。景云中，左授括州长史。开元初，复入为国子司业。卒于官。

柳冲，蒲州虞乡人也，隋饶州刺史庄曾孙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阳。陈亡，还乡里。父楚贤，大业末，为河北县长。时尧君素固守郡城，以拒义师。楚贤进说曰：“隋之将亡，天下皆知。唐公名应图策，动以信义，豪杰响应，天所赞也！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转祸为福，今其时也！”君素不从，楚贤潜行归国。高祖甚悦，拜侍御史。贞观中，累转光禄少卿，使突厥存抚李思摩，突厥赠马百匹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转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于杭州刺史。

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天授初，为司府主簿，受诏往淮南安抚。使还，赐爵河东县男。景龙中，累迁为左散骑常侍，修国史。

初，贞观中太宗命学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诸姓至有兴替，冲乃上表请改修氏族。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继而卒，乃迁为外职。至先天初，冲始与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陆象先及徐坚、刘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

冲后历太子詹事、太子宾客、宋王傅、昭文馆学士，以老疾致仕。开元二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录》奏上，赐绢百匹。五年卒。

卢粲，幽州范阳人，后魏侍中阳乌五代孙。祖彦卿，撰

《后魏纪》二十卷，行于时，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学涉，高宗时为雍王记室。絜博览经史，弱冠举进士。景龙二年，累迁给事中。时节愍太子初立，韦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劝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卫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絜驳奏曰：“皇太子处继明之重，当主鬯之尊，岁时服用，自可百司供拟。又据《周官》，诸应用财器，岁终则会，唯王及太子应用物，并不会。此则储君之费，咸与王同。今与列国诸侯齐衡入封，岂所谓宪章在昔，垂法将来者也！必谓青宫初启，服用所资，自当广支库物，不可长存籓封。”诏从之。

后安乐公主婿武崇训为节愍太子所杀，特追封为鲁王，令司农少卿赵履温监护葬事。履温讽公主奏请依永泰公主故事，为崇训造陵。诏从其请。絜驳奏曰：

伏寻陵之称谓，本属皇王及储君等。自皇家已来，诸王及公主墓，无称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涂，不合引以为名。《春秋左氏传》云：“卫孙桓子与齐战。卫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以免。卫人赏之以邑，于奚辞，请曲悬、繁纓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之政也，政亡则国从之。’”圣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鲁王哀荣之典，诚别承恩；然国之名器，岂可妄假！又茝兆之称，不应假永泰公主为名，请比贞观已来诸王旧例，足得丰厚。

手敕答曰：“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无异。同穴之义，古今不殊。鲁王缘自特为陵制，不烦固执。”絜又奏曰：

臣闻陵之称谓，施于尊极，不属王公已下。且鲁王若欲论亲等第，则不亲于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称陵，鲁王自不可因尚公主而加号。且君之举事，则载于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历检贞观已来，驸马墓无得称陵者。且君人之礼，

服绝于傍期，盖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爱，施及其夫，赠赙之仪，哀荣足备，岂得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者哉！又安乐公主承两仪之泽，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锡年，仰北辰而永庇。鲁王之葬，车服有章，加等之仪，备有常数，莹兆之称，不应假永泰公主为名，非所谓垂法将来，作则群辟者也！

帝竟依粲所奏。公主大怒。粲以忤旨出为陈州刺史。累转秘书少监。开元初卒。

尹知章，绛州翼城人。少勤学，尝梦神人以大凿开其心，以药内之，自是日益开朗，尽通诸经精义。未几，而诸师友北面受业焉。长安中，驸马都尉武攸暨重其经学，奏授其府定王文学。神龙初，转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庙，议者欲以凉武昭王为始祖，以备七代之数。知章以为武昭远世，非王业所因，特奏议以为不可。当时竟从知章之议。俄拜陆浑令，以公玷弃官。时散骑常侍解琬亦罢职归田园，与知章共居汝、洛间，以修学为事。

睿宗初即位，中书令张说荐知章有古人之风，足以镇雅俗，拜礼部员外郎。俄转国子博士。后秘书监马怀素奏引知章就秘书省与学者刊定经史。知章虽居吏职，归家则讲授不辍，尤明《易》及庄、老玄言之学，远近咸来受业。其有贫匮者，知章尽其家财以衣食之。

性和厚，喜愠不形于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其子尝请并市糶米，以备岁时之费，知章曰：“如汝所言，则下人何以取资？吾幸食祿，不宜夺其利也！”竟不从。

开元六年卒，时年五十有余。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门人孙季良等立碑于东都国子监之门外，以颂其德。

孙季良者，河南偃师人也，一名翌。开元中，为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撰《正声诗集》三卷，行于代。

徐岱，字处仁，苏州嘉兴人也。家世以农为业。岱好学，六籍诸子，悉所探究，问无不通，难莫能诎。大历中，转运使刘晏表荐之，授校书郎。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厚遇之，敕故所居为复礼乡。寻为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师县尉。建中年，礼仪使蒋镇特荐为太常博士，掌礼仪。从幸奉天、兴元，改膳部员外郎兼博士。贞元初，迁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读。寻改司封郎中，擢拜给事中，加兼史馆修撰，并依旧侍读。承两宫恩顾，时无与比。而谨慎过甚，未尝泄禁中语，亦不谈人之短。婚嫁甥侄之孤遗者，时人以此称之。然吝啬颇甚，仓库管钥，皆自执掌，获讥于时。卒，时年五十。上叹惜之，赙以帛绢。皇太子又遗绢一百疋，赠礼部尚书。

苏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国史有传。弁少有文学，举进士，授秘书省正字，转奉天主簿。

硃泚之乱，德宗仓卒出幸，县令杜正元上府计事；闻大驾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窜山谷。弁谕之曰：“君上避狄，臣下当伏难死节。昔肃宗幸灵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潜遁，帝命斩之以徇，诸君知其事乎！”众心乃安。及车驾至，迎扈储备无阙。德宗嘉之，就加试大理司直。贼平，拜监察御史，历三院，累转仓部郎中。仍判度支案。

裴延龄卒，德宗闻其才，特开延英，面赐金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于正郎之首。副知之号，自弁始也。承延龄之后，以宽简代烦虐，人甚称之。迁户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邹儒立对仗弹之。弁于金吾待罪数刻，特释放。旧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贞元三年，御史中丞窦参叙定班，移詹事

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旧班制立。台官诘之，仍给云：“自己白宰相，请依旧。”故为儒立弹之。旋坐给长武城军粮朽败，贬河州司户参军。当德宗时，朝臣受谴，少蒙再录，至晚年尤甚。唯弁与韩皋得起为刺史，授滁州，转杭州。

弁与兄冕、袞，皆以友弟、儒学称。

冕，缙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贞元二十一年，卒于家。

袞自赞善大夫贬永州司户参军，敕：“苏袞贬官，本缘弟连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勒回，任归私第。”袞年且七十，两目无见已逾年。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贬，上闻之哀悯，故许还家。寻卒。

初，冕既坐弁贬官，或有人言冕才学，上悔不早知。业已贬出，又复还袞，难于再追冕，乃止。

陆质，吴郡人，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陈少游镇扬州，爱其才，辟为从事。后荐于朝，拜左拾遗。转太常博士，累迁左司郎中，坐细故，改国子博士，历信、台二州刺史。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仍改赐名质。

时执谊得幸，顺帝寝疾，与王叔文等窃弄权柄。上在春宫，执谊惧，质已用事，故令质入侍，而潜伺上意，因用解。及质发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义，何得言他？”质惶惧而出。未几病卒，质著《集注春秋》二十卷，《类礼》二十卷，《君臣图翼》二十五卷，并行于代。贞元二十一年卒。

冯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后家于京兆。少有经学。大历初，登《五经》秀才科，授秘书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学《三

史》科。三迁尚书膳部员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读。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卒，为吊赠使，抱真男遗仇帛数百匹，不纳。又专送至京，仇因表奏，固请不受。属醴泉阙县令，宰臣进人名，帝意不可，谓宰臣曰：“前使泽潞不受财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县中百姓多猾，为著《谕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一卷，俾其传习。在县七年，韦渠牟荐为给事中，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召见于别殿，赐金紫。著《三传异同》三卷。顺宗即位，拜尚书兵部侍郎。改国子祭酒，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骑常侍，复领太学。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子药，进士擢第，又登制科，仕至尚书郎。

韦表微，始举进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监察御史。逾年，以本官充翰林学士。迁左补阙、库部员外郎、知制诰。满岁，擢迁中书舍人。俄拜户部侍郎，职并如故。时自长庆、宝历，国家比有变故，凡在翰林，迁擢例无满岁，由是表微自监察，六七年间，秩正贰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于一时。卒，年六十。

表微少时，克苦自立。著《九经师授谱》一卷，《春秋三传总例》二十卷。

子蟾，进士登第，咸通末，为尚书左丞。

许康佐，父审。康佐登进士第，又登宏词科。以家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择禄养亲之志也，故名益重。迁侍御史，转职方员外郎，累迁至驾部郎中，充翰林侍讲学士，仍赐金紫。历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皆在内庭。为户部侍郎，以疾解职。除兵部侍郎，转礼部尚。卒，年七十二，赠吏部尚书。撰《九

鼎记》四卷。

弟尧佐、元佐，尧佐子道敏，并登进士第，历官清显。

赞曰：积学成功，开谈辨治。儒道玄机，圣人雅旨。出必由户，行迹其轨。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文苑上

孔绍安 子祯 孙若思 袁朗
 弟承序 利贞 孙谊
 贺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郑世翼 谢偃 崔信明 张蕴古
 刘胤之 弟子延祐 兄子藏器 张昌龄 崔行功 孟利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齐聃 杜易简 从祖弟审言
 卢照邻 杨炯 王勃 兄勳勔 骆宾王 邓玄挺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究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苢”，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醜；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夫执鉴写形，持衡品物，非伯乐不能分驽骥之状，非延陵不能别《雅》、《郑》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异闻《韶》之叹。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摭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

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贲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玃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缙图。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已下，为《文苑》三篇，凯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孔绍安，越州山阴人，陈吏部尚书奂之子。少与兄绍新，俱以文词知名。十三，陈亡入隋，徙居京兆鄠县。闭门读书，诵古文集数十万言，外兄虞世南叹异之。绍新尝谓世南曰：“本朝沦陷，分从湮灭，但见此弟，窃谓家族不亡矣！”时有词人孙万寿，与绍安笃忘年之好，时人称为孙、孔。绍安大业末为监察御史。时高祖为隋讨贼于河东，诏绍安监高祖之军，深见接遇。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来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赐宅一区、良马两匹、钱米绢布等。时夏侯端亦尝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侍宴，应诏咏《石榴诗》曰：“只为时来晚，开花不及春。”时人称之。寻诏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

子祜，高宗时为苏州长史。曹王明为刺史，不循法度，祜每进谏。明曰：“寡人天子之弟，岂失于为王哉！”祜曰：“恩宠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国命，恐今之荣位，非大王所保，独不见淮南之事乎？”明不悦。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祜捕而杖杀之。明后果坐法，迁于黔中，谓人曰：“吾愧不用孔长史言，以及于此！”祜累迁绛州刺史，封武昌县子。卒，谥曰温。

子季诩，早知名，官至左补阙。

绍安孙若思。

若思孤，母褚氏亲自教训，遂以学行知名。年少时，有人赍褚遂良书迹数卷以遗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书当今所重，价比黄金，何不总取？”若思曰：“若价比金宝，此为多矣！”更截去半以还之。明经举，累迁库部郎中。若思常谓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于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寻迁给事中。

中宗即位，敬晖、桓彦范等知国政，以若思多识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议，多访于若思。再转礼部侍郎，出卫州刺史。先是，诸州别驾，皆以宗室为之，不为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举奏别驾李道钦犯状，请加鞫讯。乃诏别驾于刺史致礼，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称，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绢百匹。历汝州刺史、太子右谕德，封梁郡公。开元十七年卒，谥曰惠。

袁朗，雍州长安人，陈尚书左仆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

朗勤学，好属文。在陈，释褐秘书郎，甚为尚书令江总所重。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后主曰：“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于前矣！”又使为《芝草》、《嘉莲》二颂，深见优赏。历太子洗马、德教殿学士，迁秘书丞。陈亡，仕隋为尚书仪曹郎。武德初，授齐王文学、祠部郎中，封汝南县男，再转给事中。贞观初卒官。太宗为之废朝一日，谓高士廉曰：“袁朗在任虽近，然其性谨厚，特使人伤惜。”因敕给其丧事，并存问妻子。有文集十四卷。

从父弟承序，陈尚书仆射宪之子。武德中，齐王元吉闻其

名，召为学士。府废，累转建昌令。在任清静，士吏怀之。高宗在藩，太宗选学行之士为其僚属，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因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给事中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守晋王友，仍令侍读，加授弘文馆学士。未几，卒。

朗从祖弟利贞，陈中书令敬之孙也。高宗时为太常博士、周王侍读。永隆二年，王立为皇太子，百官上礼。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伎及散乐。利贞上疏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诏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从东西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微臣庸蔽，不闲典则，忝预礼司，轻陈狂瞽。”帝纳其言，即令移于麟德殿。至会日，酒酣，帝使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卿门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赐，何以奖劝！”赐物百段。俄迁祠部员外郎，卒。中宗即位，以待读恩，追赠秘书少监。

朗十三代祖汉司徒滂，滂生魏国郎中、御史大夫涣，涣生晋尚书准，准生东晋右将军、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从事中郎耽，耽生琅邪内史质，质生丹阳尹、宋公长史豹，豹生宋吴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传。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仆射、雍州刺史顼，高祖司空察，皆死国难。曾祖梁中书监、司空、穆公昂，仕齐为吴兴太守，及梁高祖禅齐，久辞朝命。父枢，叔父宪，仕陈，皆为陈仆射。叔祖敬，中书令。及陈亡，宪冒难扶护后主。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邪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自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

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

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暄，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贺德仁，越州山阴人也。父朗，陈散骑常侍。德仁少与从兄基俱事国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词学见称。时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时人方之荀氏。陈鄱阳王伯山为会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为高阳里。德仁事陈，至吴兴王友。

入隋，仆射杨素荐之，授豫章王府记室参军。王以师资礼之，恩遇甚厚。及炀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齐王，又授齐王府属。及齐王获谴，府僚皆被诛责，唯德仁以忠谨免罪，出补河东郡司法。素与隐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师，隐太子封陇西公，用德仁为陇西公友。寻迁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习吏事，转太子洗马。时萧德言亦为洗马，陈子良为右卫率府长史，皆为东宫学士。贞观初，德仁转赵王友。无几，卒，年七十余。有文集二十卷。

德仁弟子纪、叟，亦以博学知名。高宗时，纪官至太子洗马，修《五礼》。叟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读。兄弟并为崇贤馆学士，学者荣之。

庾抱，润州江宁人也，其先自颍川徙家焉。祖众，陈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记室。抱开皇中为延州参军事。后累岁，调吏部。尚书牛弘知其有学术，给笔札令自序。援翰便就，弘甚奇之。后补元德太子学士，礼赐甚优。会皇孙载诞，太子宴宾客，抱于坐中献《嫡皇孙颂》，深被嗟赏。后为越巂主簿，

称病不行。义宁中，隐太子弘引为陇西公府记室。时军国多务，公府文檄皆出于抱。寻转太子舍人，未几，卒。有集十卷。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点，梁尚书仪曹郎。父大业，后梁左民尚书。允恭有风采，善缀文。仕隋历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咏。炀帝属词赋，多令讽诵之。尝遣教宫女，允恭深以为耻，因称气疾，不时应召。炀帝又许授以内史舍人，更令入内教宫人，允恭固辞不就，以是稍被疏绝。江都之难，允恭从宇文化及西上，没于窦建德。及平东夏，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兼文学馆学士。贞观初，除太子洗马。寻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后梁春秋》十卷。

郑世翼，郑州荥阳人也，世为著姓。祖敬德，周仪同大将军。父机，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曰：“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曰：“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世翼贞观中坐怨谤，配流嵩州，卒。文集多遗失，撰《交游传》，颇行于时。

谢偃，卫县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齐散骑常侍，改姓谢氏。偃仕隋为散从正员郎。贞观初，应诏对策及第，历高陵主簿。十一年，驾幸东都，谷、洛泛溢洛阳宫，诏求直谏之士。偃上封事，极言得失。太宗称善，引为弘文馆直学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尝为《尘》、《影》二赋，甚工。太宗闻而诏见，自制赋序，言“区宇义安，功德茂盛”。令其为赋，偃奉诏撰成，名曰《述圣赋》，赐采数十匹。偃又献《惟皇诚德赋》以申讽，曰：

臣闻理忘乱，安忘危，逸忘劳，得忘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瑶台璇室为丽，而不悟鸣条南巢之祸；殷

辛以象箸玉杯为华，而不知牧野白旗之败。故当其盛也，谓四海为己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当其信也，谓天下为无危；及其疑也，则顾盼皆仇敌。是知必有其德，则诚结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则变生骨肉，衅起腹心矣！是以为人主者，不可忘初。处殿堂，则思前主之所以亡；朝万国，则思今己之所以贵；巡府库，则思今己之所以得；视功臣，则思其为己之始；见名将，则思其用力之初。苟弗忘旧，则人无易心，何患乎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则为尧、舜，暮失之则为桀、纣，岂异人哉！其词曰：

周坟籍以迁观，总宇宙而一窥；结绳往而莫纪，书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骤之恆规，莫不虑失者常得，怀安者必危。是以战战怵怵，日慎一日，守约守俭，去奢去逸。外无荒禽，内无荒色，唯贤是授，唯人斯恤。则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恃圣骄力，狠戾倔强，忠良是弃，谄佞斯奖。构崇台以造天，穿深池以绝壤。厚赋重敛，积宝藏辘；无罪加刑，有功不赏。则夏桀可二，殷辛易两。在危所恃，居安勿忘。功臣无逐，故人无放。放故者亡，逐功者丧。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实难。是以一人有悦，万国同欢；一人失所，兆庶俱残。喜则隆冬可热，怒则盛夏成寒；一动而八表乱，一言而天下安。举君过者曰忠，述主美者为佞，苟承颜以顺旨，必蔽视而称圣。故使曲者乱直，邪者疑正；改华服以就胡，变雅音而入郑；虽往古之轨躅，亦当今之龟镜。崔嵬龙殿，赫奕凤门，苞四海以称主，冠天下而独尊。既兄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视则金翠溢目，听则丝竹盈耳。信赏罚之在躬，实荣辱之由己；语义皇而易匹，言尧、舜之可拟。骄志自此而生，侈心因兹而起。常惧覆而惧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潜龙之初，当怀布衣之始。在位称宝，居器曰神，钟鼓庭设，玉帛

阶陈。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当思后人。唯德可以久，天道无常亲。

时李百药工为五言诗，而偃善作赋，时人称为李诗谢赋焉。十七年，府废，出为湘潭令，卒。文集十卷。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后魏七兵尚书光伯曾孙也。祖縉，北海郡守。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时生，有异雀数头，身形甚小，五色毕备，集于庭树；鼓翼齐鸣，声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奋翼而鸣。此兒必文藻灿烂，声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及长，博闻强记，下笔成章。乡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鉴，每谓人曰：“崔信明才学富贍，虽名冠一时，但恨其位不达耳！”

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为建德鸿胪卿，说信明曰：“隋主无道，天下鼎沸，衣冠礼乐，扫地无余。兄遁迹下僚，不被收用，豫让所以不报范中行，只以众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负而至者，不可称数。此时不立功立事，岂是见几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渔者，尚能固其节；吾终不能屈身伪主，求斗筲之职。”遂逾城而遁，隐于太行山。贞观六年，应诏举，授兴世丞。迁秦川令，卒。

信明颇蹇傲自伐，常赋诗吟啸，自谓过于李百药，时人多不许之。又矜其门族，轻侮四海士望，由是为世所讥。

子冬日，则天时为黄门侍郎，被酷吏所杀。

张蕴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聪敏，博涉书传，善缀文，能背碑覆局。尤晓时务，为州闾所称。自幽州总管府记室直中书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宝箴》以讽，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

处王公之上；任士贡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竞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过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时同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品于前，所食不过适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王，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具；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纚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深浅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

吾王拨乱，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述金镜，穷神尽圣；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治体，抑扬词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唯人所召，自天

祐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初，河内人李孝德，素有风疾，而语涉妄妖。蕴古究其狱，称好德癡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乱吾法耶？”令斩于东市。太宗寻悔，因发制，凡决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蕴古始也。

刘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祎之，后魏临淮镇将。胤之少有学业，与隋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荐之，再迁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奏上之，封阳城县男。寻以老，不堪著述，出为楚州刺史，卒。

弟子延祐，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补渭南尉。刀笔吏能，为畿邑当时之冠。司空李勣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便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后历右司郎中，检校司宾少卿，封薛县男。

徐敬业之乱，扬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决定，延祐奉使至军所决之。时议者断受贼五品官者斩，六品者流。延祐以为诸非元谋，迫胁从盗，则置极刑，事涉枉滥，乃断受贼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得全济者甚众。

出为箕州刺史，转安南都护。岭南俚户，旧输半课，及延祐到，遂勒全输。由是其下皆怨，谋欲将叛，延祐乃诛其首恶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党与丁建、李思慎等，遂率众围安南府。时城中胜兵不过数百，乃禁门坚守，以候邻境之援。广州大族冯子猷幸灾乐祸，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纵敌，使其为害滋甚。延祐遂为思慎所害。其后桂州司马曹玄静率兵讨思慎等，

擒之。尽斩于安南城下。

胤之从父兄子藏器，亦有词学，官至宋州司马。藏器子知柔，开元初，为工部尚书。知柔弟知几，避玄宗名改子玄。自有传。

张昌龄，冀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词知名。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贞观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诣阙献颂。太宗召见，试作《息兵诏》草，俄顷而就。太宗甚悦，因谓之曰：“昔祢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减二贤，宜追鉴前轨，以副吾所取也。”乃敕于通事舍人里供奉。寻为昆山道行军记室，破卢明月，平龟兹，军书露布，皆昌龄之文也。再转长安尉，出为襄州司户，丁忧去官。后贺兰敏之奏引于北门修撰，寻又罢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

兄昌宗，亦有学业，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馆学士。撰《古文纪年新传》三十卷。

崔行功，恆州井陘人，北齐钜鹿太守伯让曾孙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学，中书侍郎唐俭爱其才，以女妻之。俭前后征讨，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时，累转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尝兼通事舍人、内供奉。坐事贬为游安令，寻征为司文郎中。当时朝廷大手笔，多是行功及兰台侍郎李怀俨之词。

先是，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讎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征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讎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讎校。其后又诏东台侍郎赵仁本、东台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行功仍专知御集。迁兰台侍郎。

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上元元年，卒官。有

集六十卷。兄子玄暉，别有传。

行功前后预撰《晋书》及《文思博要》等。同时又有孟利贞、董思恭、元思敬等，并以文藻知名。

孟利贞者，华州华阴人也。父神庆，高宗初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贞初为太子司议郎，中宗在东宫，深惧之。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称善，加级赐物有差。利贞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又撰《续文选》十三卷。

兄允忠，垂拱中为天官侍郎。

董思恭者，苏州吴人。所著篇咏，甚为时人所重。初为右史，知考功举事，坐预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

元思敬者，总章中为协律郎。预修《芳林要览》，又撰《诗人秀句》两卷，传于世。

徐齐聃，湖州长城人也。父孝德，以女为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齐聃少善属文，高宗时累迁兰台舍人。时敕令有突厥酋长子弟事东宫，齐聃上疏曰：

昔姬诵与伯禽同业，晋储以师旷为友，匪唯专赖师资，固亦详观近习。皇太子自可招集园、绮，寤寐应、刘。阶闼小臣，必采于端士；驱驰所任，并归于正人。方流好善之风，永播崇贤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侍春闱；冒顿之苗，削袪任而陪望苑。在于道义，臣窃有疑。诗云：“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书》曰：“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盖殷勤于此，防微之至也。

齐聃又尝上奏曰：“齐献公即陛下外氏，虽子孙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庙甚修崇，而齐献公庙遽毁坏，不审陛下将何以重示海内，以彰孝理之风？”帝皆纳其言。

齐聃善于文诰，甚为当时所称。高宗爱其文，令侍周王等属文，以职在枢剧，仍敕间日来往焉。以漏泄机密，左授蕲州司马。俄又坐事配流钦州。咸亨中卒，年四十余。睿宗即位，追录旧恩，累赠礼部尚书。

子坚，别有传。

杜易简，襄州襄阳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孙也。九岁能属文，及长，博学有高名。姨兄中书令岑文本甚推重之。登进士第，累转殿中侍御史。咸亨中，为考功员外郎。时吏部侍郎裴行俭、李敬玄相与不叶，易简与吏部员外郎贾言忠希行俭之旨，上封陈敬玄罪状。高宗恶其朋党，左转易简为开州司马，寻卒。

易简颇善著述，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代。

易简从祖弟审言。

审言，进士举，初为隰城尉。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骖傲，甚为时辈所嫉。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讞，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

累转洛阳丞。坐事贬授吉州司户参军。又与州僚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之。季重中伤死，而并亦为左右所杀。季重临死曰：“吾不知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因此免官，还东都，自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后则天召见审言，将加擢用。问曰：“卿欢喜否？”审言蹈舞谢恩。因令作《欢喜诗》，甚见嘉赏，拜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神龙初，坐

与张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岭外。寻召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年六十卒。有文集十卷。

次子闲。闲子甫，别有传。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人也。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后疾转笃，徙居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等诵。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

照邻既沉痾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文集二十卷。

兄光乘，亦知名，长寿中为陇州刺史。

杨炯，华阴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卫将军。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仪凤中，太常博士苏知几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请别立节文。敕下有司详议，炯献议曰：

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观象，俯以察法，造书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轩辕氏，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后数迁五德，君非一姓，体国经野，建邦设都，文质所以再而复，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谓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于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三王相袭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于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

谨按《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由此言之，则其所从来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

布散云雨，象圣王大泽沾下也。龙者，变化无方，象圣王应时布教也。华虫者，雉也，身被五彩，象圣王体兼文明也。宗彝者，武雉也，以刚猛制物，象圣王神武定乱也。藻者，逐水上下，象圣王随代而应也。火者，陶冶烹饪，象圣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圣王为物之所赖也。黼能断割，象圣王临事能决也。黻者，两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济也。

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为旌旗之节，又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于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阳数也，以龙为首章。袞者，卷也，龙德神异，应变潜见，表圣王深识远智，卷舒神化也。又制祝冕以祭先公也。祝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贤才，能守耿介之节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渎之神也。武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谷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也。百神异形，难可遍拟，但取黻之相背，昭异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夫以孔宣之将圣也，故行夏之时，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于是乎毕矣。

今知几表状请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舆服之者。谨按，日月星辰者，已施于旌旗矣。龙武山火者，又不逾于古矣。而云麟凤有四灵之名，玄龟有负图之应，云有纪官之号，水有盛德之祥，此盖别表休征，终是无逾比象。然则皇王受命，天地兴符，仰观则璧合珠连，俯察则银黄玉紫。殫南宫之粉壁，不足写其形状；罄东观之铅黄，未可纪其名实。固不可毕陈于法服也。云者，龙之气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为章目，此盖不经之甚也！

又鸾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鸾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鹰鹵者，鸷鸟也，适可以辨祥刑之职也。熊罴者，猛兽

也，适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称藻为水草，无所法象，引张衡赋“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请为莲华，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莲也。若以莲代藻，变古从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达文章之意，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岂唯颠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经之甚也！

又黻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于古，则无其名；验之于今，则非章首，此又不经之甚也！

若夫礼唯从俗，则命为制，令为诏，乃秦皇之故事，犹可以适于今矣！若夫义取随时，则出称警，入称蹕，乃汉国之旧仪，犹可以行于代矣。亦何取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由是竟寝知几所请。

俄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孟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孟兰盆赋》，词甚雅丽。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拷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无何卒官。中宗即位，以旧僚追赠著作郎。文集三十卷。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

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开元中，说为集贤大学士十余年。常与学士徐坚论近代文士，悲其凋丧。坚曰：“李赵公、崔文公之笔术，擅价一时，其间孰优？”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庄，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问后进词人之优劣，说曰：“韩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如丰肌膩理，虽穠华可爱，而微少风骨。张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王翰之文，如琼怀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坚以为然。

虔威子德干，高宗末，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为之语曰：“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干。”

子神让，天授初与徐敬业于扬州谋叛，父子伏诛。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谥曰文中子。二子：福畴、福郊。

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勣、勳，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勃年未及冠，应幽素举及第。乾封初，诣阙上《宸游东岳颂》。时东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颂》。沛王贤闻其名，召为沛府修撰，甚爱重之。诸王斗鸡，互有胜负，勃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览之，怒曰：“据此是交构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补虢州参军。

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畴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苾，弱冠进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长寿中，擢为凤阁舍人。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等五王初出阁，同日授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相相顾失色。苾立召书吏五人，各令执笔，口占分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人皆叹服。寻加弘文馆学士，兼知天官侍郎。苾颇任权势，交结非类。万岁通天二年，慕容绍宗谋逆事泄，闕坐与耀善，并弟闕并伏诛。

闕累官至泾州刺史。神龙初，有诏追复苾、闕官位。

福畴，天后朝以子贵，累转泽州长史，卒。

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见苾与苏味道，谓人曰：“二子亦当掌铨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

勃文章迈捷，下笔则成，尤好著书。撰《周易发挥》五卷，及《次论》等书数部。勃亡后，并多遗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聪警绝众，于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论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历之数也。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于周、隋，咸

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郗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

邓玄挺，雍州蓝田人。少善属文，累迁左史。坐与上官仪善，出为顿丘令。有善政，玺书劳问。累授中书舍人。性俊辨，机捷过人，每有嘲谑，朝廷称为口实。则天临朝，迁吏部侍郎，既不称职，甚为时谈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选人目为“邓渴”，为榜于衢路。自有唐已来，掌选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迁澧州刺史。在州复以善政闻，迁晋州刺史，召拜麟台少监，重为天官侍郎，其失又甚于前。玄挺女为道王子譔妻，又与蒋王子炜相善。譔谋迎中宗于房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作急计如何？”玄挺虽皆不答，而不以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狱死。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文苑中

郭正一 元万顷 范履冰 苗神客 周思茂 胡楚宾附
 乔知之 弟侃备 刘希夷附
 刘允济 富嘉谟 吴少微 谷倚附 员半千 丘悦附
 刘宪 王适 司马隍 梁载言附
 沈佺期 陈子昂 阎丘均附 宋之问 阎朝隐 王无竞
 李适 尹元凯附 贾曾子至
 许景先 贺知章 贺朝万 齐融 张若虚 邢巨 包融
 李登之附 席豫 徐安贞附
 齐浣 王浣 李邕 孙逖子成

郭正一，定州彭城人。贞观中举进士。累转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永隆二年，迁秘书少监，检校中书侍郎，与魏玄同、郭待举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为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书侍郎。正一在中书累年，明习旧事，兼有词学，制敕多出其手，当时号为称职。则天临朝，转国子祭酒，罢知政事。寻出为晋州刺史，入为麟台监，又检校陕州刺史。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流配岭南而死，家口籍没，文集多遗失。

先是，仪凤中，吐蕃入寇，工部尚书刘审礼率兵十八万，与蕃将伦钦陵战于青海，王师大败，审礼没于阵。高宗骇然，

乃召侍臣问以御戎之策，正一对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扰。伺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给事中刘齐贤、皇甫文亮等亦以为严守为便。正一才略，率多此类。

元万顷，洛阳人，后魏景穆皇帝之胤。祖白泽，武德中总管。万顷善属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从英国公李勣征高丽，为辽东道总管记室。别帅冯本以大军援裨将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书与勣，恐高丽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离合诗赠勣。勣不达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万顷为解释之，乃止。

勣尝令万顷作文檄高丽，其语有讥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万顷坐是流于岭外。后会赦得还，拜著作郎。

时天后讽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万顷与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咸预其选，前后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凡千余卷。朝廷疑议及百司表疏，皆密令万顷等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万顷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则天临朝，迁凤阁舍人。无几，擢拜凤阁侍郎。

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

范履冰者，怀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户曹召入禁中，凡二十余年。垂拱中，历鸾台、天官二侍郎。寻迁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坐尝举犯逆者被杀。

苗神客者，沧州东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贝州漳南人。少与弟思钧，俱早知名。自右史转太子舍人。与范履冰在禁中最蒙亲遇，至于政事损益，多参预焉。累迁麟台少监、崇文馆学士。垂拱四年，下狱死。

胡楚宾者，宣州秋浦人。属文敏速，每饮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楚宾终日酣宴，家无所藏，费尽复入待诏，得赐又出。然性慎密，未尝言禁中事，醉后人或问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学拜右史、崇贤直学士而卒。

乔知之，同州冯翊人也。父师望，尚高祖女庐陵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与弟侃、备，并以文词知名。知之尤称俊才，所作篇咏，时人多讽诵之。则天时，累除右补阙，迁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

侃，开元初为兖州都督。

备，预修《三教珠英》，长安中卒于襄阳令。

时又有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刘允济，洛州巩人，其先自沛国徙焉。南齐彭城郡丞愨六代孙也。少孤，事母甚谨。博学善属文，与绛州王勃早齐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举进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济尝采摭鲁哀公后十二代至于战国遗事，撰《鲁后春秋》二十卷。表上之，迁左史，兼直弘文馆。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

天授中，为来俊臣所构，当坐死，以其母老，特许终其余年，仍留系狱。久之，会赦免，贬授大庾尉。长安中，累迁著

作佐郎，兼修国史。未几，擢拜凤阁舍人。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寻丁母忧，服阕而卒。

富嘉谟，雍州武功人也。举进士。长安中，累转晋阳尉，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蠹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钟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长史张仁亶待以殊礼，坐必同榻。嘉谟后为寿安尉，预修《三教珠英》。中兴初，为左台监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

少微亦举进士，累至晋阳尉。中兴初，调于吏部，侍郎韦嗣立称荐，拜右台监察御史。卧病，闻嘉谟死，哭而赋诗，寻亦卒。有文集五卷。

嘉谟与少微在晋阳，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皆以文词著名，时人谓之“北京三杰”。倚后流寓客死，文章遗失。

微子巩，开元中，为中书舍人。

员半千，本名余庆，晋州临汾人。少与齐州人何彦先同师事学士王义方，义方嘉重之，尝谓之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及义方卒，半千与彦先皆制服，丧毕而去。

上元初，应八科举，授武陟尉。属频岁旱饥，劝县令殷子良开仓以赈贫馁，子良不从。会子良赴州，半千便发仓粟以给饥人。怀州刺史郭齐宗大惊，因而按之。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道存抚使，谓齐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寻又应岳牧举。

高宗御武成殿，召诸州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而进曰：“臣观载籍，此

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地阵，山川向背；人阵，偏伍弥缝。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善用兵者，使三军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战！”高宗甚嗟赏之。及对策，擢为上第。

垂拱中，累补左卫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辞，则天曰：“久闻卿名，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阁供奉。嗣圣元年，半千为左卫长史，与凤阁舍人王处知、天官侍郎石抱忠，并为弘文馆直学士，仍与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于显福门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礼》三卷，上之。则天封中岳，半千又撰《封禅四坛碑》十二首以进，则天称善。前后赐绢千余匹。

长安中，五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之职，古无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非朝廷进德之选，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预修《三教珠英》。

中宗时，为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征拜太子右谕德，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开元二年卒。文集多遗失。半千同时学士丘悦。

丘悦者，河南陆浑人也。亦有学业。景龙中，为相王府掾，与文学韦利器、典签裴耀卿俱为王府直学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开元初卒。撰《三国典略》三十卷，行于时。

刘宪，宋州宁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史。属河南、河北旱俭，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思立上疏谏曰：“今麦序方秋，蚕功未毕，三时之务，万姓所先。敕使抚巡，人皆竦抃，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踊跃参迎，必难抑止，集众既广，妨废亦多。加以途程往还，兼之晨夕停滞。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却成烦扰。又无驿之处，其马稍难。简

择公私，须预追集。雨后农务，特切常情，暂废须臾，即亏岁计。每为一马，遂劳数家，从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闲时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请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寻卒官。

宪弱冠举进士，累除冬官员外郎。

天授中，受诏推按来俊臣。宪嫉其酷暴，欲因事绳之，反为俊臣所构，贬瀆水令。再迁司仆丞。及俊臣伏诛，擢宪为给事中，寻转凤阁舍人。

神龙初，坐尝为张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为渝州刺史。俄复入为太仆少卿，兼修国史，加修文馆学士。景云初，三迁太子詹事

玄宗在东宫，留意经籍，宪因上启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学。至于光耀盛德，发扬令问，安静身心，保宁家国，无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绝人之才，岂假寻章摘句，盖资略知大意，用功甚少，为利极多。伏愿克成美志，无弃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侍读褚无量，经明行修，耆年宿望，时赐召问，以察其言，幸甚！”玄宗甚嘉纳之。明年，宪卒，赠兖州都督。有集三十卷。

初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宪与王适、司马隲、梁载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适，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马隲，洛州温人也。神龙中，卒于黄门侍郎。

梁载言，博州聊城人。历凤阁舍人，专知制诰。撰《具员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并传于时。中宗时为怀州刺史。

沈佺期，相州内黄人也。进士举。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

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

宋。再转考功员外郎，坐赃配流岭表。神龙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馆直学士。后历中书舍人、太子詹事。开元初卒。有文集十卷。

弟全交及子，亦以文词知名。

陈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独苦节读书，尤善属文。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举进士。会高宗崩，灵驾将还长安，子昂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曰：

梓州射洪县草莽愚臣子昂，谨顿首冒死献书阙下。

臣闻明王不恶切直之言以纳忠，烈士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时；得非常之时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后危言正色，抗义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夸俗，厌生乐死者哉！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故审计定议而甘心焉。况乎得非常之时，遇非常之主，言必获用，死亦何惊！千载之迹，将不朽于今日矣！

伏惟大行皇帝遗天下，弃群臣，万国震惊，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齐之圣，承宗庙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圣化，以保余年；太平之主，将复在于兹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贤，协轩宫之耀，军国大事，遗诏决之；唐、虞之际，于斯盛矣！

臣伏见诏书，梓宫将迁西京，鸾舆亦欲陪幸。计非上策，智者失图；庙堂未闻有骨鲠之谏，朝廷多见有顺从之议；臣窃惑以为过矣！伏自思之，生圣日，沐皇风，摩顶至踵，莫非亭育；不能历丹凤，抵濯龙，北面玉阶，东望金屋，抗音而正谏者，圣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顾万死，乞献一言，愿蒙听览，甘就鼎镬，伏惟陛下察之。

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逾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长辔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耳。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赖以宗庙神灵，皇天悔祸，去岁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饿之余，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谓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陛下不料其难，贵从先意，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况山陵初制，穿复未央；土木工匠，必资徒役。今欲率疲弊之众，兴数万之军，征发近畿，鞭扑羸老，凿山采石，驱以就功。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凋瘵遗噍，再罹艰苦。倘不堪弊，必有逋逃，“子来”之颂，将何以述之？此亦宗庙之大机，不可不审图也！况国无兼岁之储，家鲜匝时之蓄。一旬不雨，犹可深忧，忽加水旱，人何以济？陛下不深察始终，独违群议，臣恐三辅之弊，不止如前日矣！

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圣人包六合为宇。历观邃古，以至于今，何尝不以三王为仁，五帝为圣！虽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百王之鸿烈，作千载之雄图！然而舜死陟方，葬苍梧而不返；禹会群后，殁稽山而永终。岂其爱蛮夷之乡而鄙中国哉？实将欲示圣人无外也。故能使坟籍以为美谈，帝王以为高范。况我巍巍大圣，辄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独秦、丰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园寝？陛下岂不察之，愚臣窃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丽，

秀冠群峰，北对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连太昊之遗墟。帝王图迹，纵横左右；园陵之美，复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谓其不可；愚臣鄙见，良足尚矣！况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驰崤、澠，据关河之宝。以聪明之主，养纯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壮观，关、陇之荒芜，乃欲弃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险，忘神器之大宝，徇曾、闵之小节。愚臣暗昧，以为甚也！陛下何不览争臣之策，采行路之谣，谘谟太后，平章宰辅，使苍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岂不幸甚！

昔者平王迁都，光武都洛，山陵寝庙，不在东京；宗社坟墓，并居西土。然而《春秋》美为始王，《汉书》载为代祖，岂其不愿孝哉？何圣贤褒贬于斯滥矣？实以时有不可，事有必然。盖欲遗小存大，去祸归福，圣人所以贵也。夫小不忍，乱大谋，仲尼之至诚，愿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议遂行，臣恐关、陇之忧，无时休也！

臣又闻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资，斯为大矣！今欲舍而不顾，背以长驱，使有识惊嗟，天下失望。倘鼠窃狗盗，万一不图，西入陕州之郊，东犯武牢之镇，盗敖仓一抔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机，不可不深惧也。虽则盗未旋踵，诛刑已及，灭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虽恨，将何及焉！故曰：“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岂徒设也，固愿陛下念之！

则天召见，奇其对，拜麟台正字。则天将事雅州讨生羌，子昂上书曰：

麟台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

臣闻道路云：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

击吐蕃。执事者不审图其利害，遂发梁、凤、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

臣闻乱生，必由于怨。雅州边羌，自国初已来，未尝一日为盗。今一旦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惧诛，必蜂骇西山。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则蜀之祸构矣！昔后汉末西京丧败，盖由此诸羌。此一事也。

且臣闻吐蕃桀黠之虏，君长相信，而多奸谋。自敢抗天诛，迩来向二十余载，大战则大胜，小战则小胜，未尝败一队，亡一夫。国家往以薛仁贵、郭待封为虓武之将，屠十一万众于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刘审礼为廊庙之器，辱十八万众于青海之泽，身囚虏庭。是时精甲勇士，势如云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丑，至今而关、陇为空。今乃欲以李处一为将，驱憔悴之兵，将袭吐蕃。臣窃忧之，而为此虏所笑。此二事也。

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则蜀昔时不通中国，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诸侯，以为不兼幹不取蜀，势未可举，乃用张仪计，饰美女，饒金牛，因间以啖蜀侯。蜀侯果贪其利，使五丁力士凿通谷，栈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险阻不关，山谷不闭，张仪蹶踵乘便，纵兵大破之，蜀侯诛，幹邑灭。至今蜀为中州，是贪利而亡。此三事也。

且臣闻吐蕃羯虏，爱蜀之珍富，欲盗之，久有日矣。然其势不能举者，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顿饿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国家乃撤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向导以攻边。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此四事也。

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

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国，徒杀无辜之众，以伤陛下之仁；糜费随之，无益圣德。又况侥幸之利，未可图哉！此五事也。

夫蜀之所恃，有险也；人之所安，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长史李崇真图此奸利，传檄称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国家盛军师、大转饷以备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余州，骚然大弊，竟不见吐蕃之面，而崇真赃钱已计钜万矣。蜀人残破，几不堪命。此之近事，犹在人口，陛下所亲知。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图此利，复以生羌为计者哉！此六事也。

且蜀人尪劣，不习兵战，一虏持矛，百人莫敢当。又山川阻旷，去中夏精兵处远。今国家若击西羌，掩吐蕃，遂能破灭其国，俘虏其人，使其君长系首北阙，计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见蜀之边陲不守，而为羌夷所横暴。昔辛有见被发而祭伊川者，以为不出百年，此其为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为戎。此七事也。

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贪夫之议，谋动兵戈，将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患，将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况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诚是圣人宁静，思和天人之时，不可动甲兵，兴大役，以自生乱。臣又流闻西军失守，北军不利，边人忙动，情有不安。今者复驱此兵，投之不测。臣闻自古亡国破家，未尝不由黷兵。今小人议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况弊中夏哉！

臣闻古之善为天下者，计大而不计小，务德而不务刑；图

其安则思其危，谋其利则虑其害；然后能长享福禄。伏愿陛下熟计之！

再转右拾遗。数上疏陈事，词皆典美。时有同州下邳人徐元庆，父为县尉赵师韞所杀。后师韞为御史，元庆变姓名于驿家佣力，候师韞，手刃杀之。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俄授麟台正字。武攸宜统军北讨契丹，以子昂为管记，军中文翰皆委之。

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

子昂褊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黄门侍郎卢藏用为之序，盛行于代。

子昂卒后，益州成都人阎丘均，亦以文章著称。景龙中，为安乐公主所荐，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诛，均坐贬为循州司仓，卒。有集十卷。

宋之问，虢州弘农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高宗时，为左骁卫郎将、东台详正学士。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俄授洛州参军，累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

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

中文学之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时荣之。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寻转越州长史。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友人武平一为之纂集，成十卷，传于代。

世人以之问父为三绝，之问以文词知名，弟之悌有勇力，之逊善书，议者云各得父之一绝。

之悌，开元中自右羽林将军出为益州长史、剑南节度兼采访使。寻迁太原尹。

阎朝隐，赵州栾城人也。少与兄镜几、弟仙舟俱知名。朝隐文章虽无《风》、《雅》之体，善构奇，甚为时人所赏。累迁给事中，预修《三教珠英》。张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隐及宋之问潜代为之。圣历二年，则天不豫，令朝隐往少室山祈祷。朝隐乃曲申悦媚，以身为牺牲，请代上所苦。及将康复，赐绢彩百匹、金银器十事。俄转麟台少监。易之伏诛，坐徙岭外。寻召还。先天中，复为秘书少监。又坐事贬为通州别驾，卒官。

朝隐修《三教珠英》时，成均祭酒李峤与张昌宗为修书使，尽收天下文词之士为学士，预其列者，有王无竞、李适、尹元凯，并知名于时。自余有事迹者，各见其本传。

王无竞者，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东莱，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孙。父侃，棣州司马。

无竞有文学，初应下笔成章举及第，解褐授赵州栾城县尉，历秘书省正字，转右武卫仓曹、洛阳县尉，迁监察御史，转殿中。旧例，每日更直于殿前。正班时，宰相宗楚客、杨再思常离班偶语，无竞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轻易以慢恆典。”楚客等大怒，转无竞为太子舍人。神龙初，坐诋权幸，出为苏州司马。及张易之等败，以尝交往，再贬岭外，卒

于广州，年五十四。

李适者，雍州万年人。景龙中，为中书舍人，俄转工部侍郎。睿宗时，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征至京师。及还，适赠诗，序其高尚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余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寻卒。

尹元凯者，瀛州乐寿人。初为磁州司仓，坐事免，乃栖迟山林，不求仕进，垂三十年。与张说、卢藏用特相友善，征拜右补阙。卒于并州司马。

贾曾，河南洛阳人也。父言忠，乾封中为侍御史。时朝廷有事辽东，言忠奉使往支军粮。及还，高宗问以军事，言忠画其山川地势，及陈辽东可平之状，高宗大悦。又问诸将优劣，言忠曰：“李勣先朝旧臣，圣鉴所悉。庞同善虽非斗将，而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振敌。高侃俭素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之才，然颇有忌前之癖。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莫过于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转吏部员外郎。坐事左迁邵州司马，卒。

曾少知名。景云中，为吏部员外郎。玄宗在东宫，盛择宫僚，拜曾为太子舍人。时太子频遣使访召女乐，命宫臣就率更署阅乐，多奏女妓。曾启谏曰：

臣闻作乐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节，妇人媠黷，无豫其间。昔鲁用孔子，几至于霸，齐人惧之，馈以女乐，鲁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余，兵强国富，秦人反间，遗之女妓，戎王耽悦，由余乃奔。斯则大圣名贤，嫉之已久。良以妇人为乐，必务冶容，哇姣动心，蛊惑丧志，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

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内颀颀，瞻仰德化。而渴贤之美，未被于民心；好妓之声，或闻于人听。岂所以追启、

诵之徽烈，袭尧、舜之英风者哉！至若监抚余闲，宴私多豫，后庭妓乐，古或有之，非以风人，为弊犹隐。至于所司教习，章示群僚，慢伎淫声，实亏睿化。伏愿下教令，发德音，屏倡优，敦《雅》、《颂》，率更女乐，并令禁断，诸使采召，一切皆停。则朝野内外，皆知殿下放郑远佞，辉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欣戴。

太子手令答曰：“比尝闻公正直，信亦不虚。寡人近日颇寻典籍，至于政化，偏所留心，女乐之徒，亦拟禁断。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书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辞。乃拜谏议大夫、知制诰。

明年，有事于南郊，有司立议，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之位。曾奏议：“请于南郊方丘，设皇地祇及从祀等坐，则礼惟稽古，义得缘情。”睿宗令宰相及礼官详议，竟依曾所奏。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曾又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字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词学见知，时人称为苏贾。曾后坐事，贬洋州刺史。开元六年，玄宗念旧，特恩甄叙，继历庆、郑等州刺史，入拜光禄少卿，迁礼部侍郎。十五年卒。

子至。至，天宝末为中书舍人。禄山之乱，从上皇幸蜀。时肃宗即位于灵武，上皇遣至为传位册文。上皇览之，叹曰：“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至伏于御前，呜咽感涕。

宝庆二年，为尚书左丞。时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依古制。县令举孝廉于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名于省；省试每经问义十条、对策三道，取其通否。诏令左右丞、诸司侍郎、大夫、中丞、给、舍等参议，议者多与绾同。至议曰：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至乎修《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不亦明乎！间者，礼部取人，有乖斯义。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儒道不举，取士之失也。夫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赞扬其风，系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今取士，试之小道，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所以禄山一呼，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风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且夏有天下四百载，禹之道丧，而殷始兴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汤之法弃，而周始兴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俗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用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终彼四百，岂非学行道扇，化行于乡里哉！自魏至隋，仅四百载，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

国家革魏、晋、隋、梁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帔生育，德合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从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

今西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兵革一动，生徒流离，儒臣

师氏，禄廩无由，贡士不称行实，胄子何尝讲习。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第，谓弘奖劝，不其谬欤！只足以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矣！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厚其禄秩，通儒硕生，问居其职。十道大郡，量置太学馆，令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闾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

议者然之。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望且依旧。贾至所议，来年允之。

广德二年，转礼部侍郎。是岁，至以时艰岁歉，举人赴省者，奏请两都试举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贤院待制。大历初，改兵部侍郎。五年，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

许景先，常州义兴人，后徙家洛阳。少举进士，授夏阳尉。神龙初，东都起圣善寺报慈阁。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累迁给事中。开元初，每年赐射，节级赐物，属年俭，甚费府库。景先奏曰：

近臣三九之辰，频赐宴射，已著格令，犹降纶言。但古制不存，礼章多阙，官员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继之师旅。既不足以观德，又未足以威边；耗国损人，且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选诸侯，以射饰礼乐，以射观容志，故有《驹虞》、

《狸首》之奏，《采芣》、《采芣》之乐。天子则以备官为节，诸侯则以时会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皆审志固行，德美事成，阴阳克和，暴乱不作。故诸侯贡士，亦试于射宫；容体有亏，则绌其地。是诸侯君臣皆尽志于射，射之礼也大矣哉！今则不然。众官既多，鸣镝乱下，以苟获为利，以偶中为能，素无五善之容，颇失三侯之礼。冗官厚秩，禁卫崇班，动盈累千，其算无数。近河南、河北，水涝处多，林胡小蕃，见寇郊垒，军书日至，河朔骚然。命将除凶，未图克捷；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去岁豫、亳两州，微遭旱损，庸赋不办，以致流亡。圣人忧勤，降使招恤，流离岁月，犹未能安，人之困穷，以至于此。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调，用之既无恻隐，获之固无耻惭。考古循今，则为未可。且禁卫武官，随番许射，能中的者，必有赏焉。此则训武习戎，时习不阙，待寇宁岁稔，率由旧章，则爱礼养人，幸甚！幸甚！

自是乃停赐射之礼。

俄转中书舍人。自开元初，景先与中书舍人齐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中书令张说尝称曰：“许舍人之文，虽无峻峰激流斩绝之势，然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亦一时之秀也。”十年夏，伊、汝泛滥，漂损居人庐舍，溺死者甚众。景先言于侍中源乾曜曰：“灾眚所降，必资修德以禳之。《左传》所载‘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诚宜发德音，遣大臣存问，忧人罪己，以答天谴。明公位存辅弼，当发明大体，以启沃明主，不可缄默也。”乾曜然其言，遽以闻奏，乃下诏遣户部尚书陆象先往赈给穷乏。

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择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选，自吏部侍郎出为虢州刺史。后转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贺知章，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也。少以文词知名，举进士。初授国子四门博士，又迁太常博士，皆陆象先在中书引荐也。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及秘书员外监徐坚、监察御史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书竟不就。后转太常少卿。

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是岁，玄宗封东岳，有诏应行从群臣，并留于谷口，上独与宰臣及外坛行事官登于岳上斋宫之所。

初，上以灵山清洁，不欲喧繁，召知章讲定仪注，因奏曰：

“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诸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然礼成于三献，亚终合于一处。”上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诸神座于下坛行事。”

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廕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俄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工部尚书陆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与知章甚相亲善。象先常谓人曰：“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

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

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

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其子典设郎曾为会稽郡司马，仍令侍养。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已下咸就执别。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

肃宗以侍读之旧，乾元元年十一月诏曰：“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岗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常静默以养闲，因谈谐而讽谏。以暮齿辞禄，再见款诚，愿追二老之

踪，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衣而长往。丹壑非昔，人琴两亡，惟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缛礼，式展哀荣。可赠礼部尚书。”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

神龙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诗，蹉跎不偶，六十余，为宋州参军卒。

席豫，襄阳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孙，徙家河南。豫进士及第。开元中，累官至考功员外郎，典举得士，为时所称。三迁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皆有能名。转户部侍郎，充江南东道巡抚使，兼郑州刺史。入为吏部侍郎，玄宗谓之曰：“卿以前为考功，职事修举，故有此授。”豫典选六年，复有令誉。天宝初，改尚书左丞。寻检校礼部尚书，封襄阳县子。玄宗幸温泉宫，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帝以豫诗为工，手制褒美曰：“览卿所进，实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豫与弟晋，俱以词藻见称。而豫性尤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耶！”七载，卒于位，时年六十九。

疾笃，谓其子曰：“吾亡三日敛，敛日即葬，勿更久留，贻公私之烦。家无余财，可卖所居，聊备葬礼。”人嘉其达。赠江陵大都督，谥曰文。

徐安贞者，信安龙丘人。尤善五言诗。尝应制举，一岁三

擢甲科，人士称之。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上每属文及作手诏，多命安贞视草，甚承恩顾。累迁中书侍郎。天宝初卒。

齐浣，定州义丰人。少以词学称。弱冠以制科登第，释褐蒲州司法参军。景云二年，中书令姚崇用为监察御史。弹劾违犯，先于风教，当时以为称职。开元中，崇复用为给事中，迁中书舍人。论驳书诏，润色王言，皆以古义谏诤为准则的。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并重之。秘书监马怀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诏编次四库群书，乃奏浣为编修使，改秘书少监。寻丁忧免。

十二年，出为汴州刺史。河南，汴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人庶浩繁。前后牧守，多不称职，唯倪若水与浣皆以清严为治，民吏歌之。中书令张说择左右丞之才，举怀州刺史王丘为左丞，以浣为右丞。李元纁、杜暹为相，以开府、广平公宋璟为吏部尚书，又用户部侍郎苏晋与浣为吏部侍郎，当时以为高选。

时开府王毛仲宠幸用事，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姻亲，故北门官见毛仲奏请，无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进退随其指使。浣恶之，乘间论之曰：“福顺典兵马，与毛仲婚姻，小人宠极则奸生，若不预图，恐后为患，惟陛下思之。况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谨慎，又是阉官，便于禁中驱使。臣虽过言，庶裨万一。臣闻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惟圣虑密之。”玄宗嘉其诚，谕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义，徐俟其宜。”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出为兴州别驾，浣与察善，出城饯之，因语禁中谏语。察性譎譎，遽以浣语奏之。玄宗怒，令中书门下鞫问。又召浣于内殿，谓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而疑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轻险无行，常游太平之门，此日之事，卿岂不知耶？”

浣免冠顿首谢罪，乃贬高州良德丞。又贬察为浔州皇化尉。浣数年量移常州刺史。

二十五年，迁润州刺史，充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数年，复为汴州刺史。淮、汴水运路，自虹县至临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旧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难制。浣乃奏自虹县下开河三十余里，入于清河，百余里出清水，又开河至淮阴县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险之害。久之，新河水复迅急，又多僵石，漕运难涩，行旅弊之。

浣因高力士中助，连为两道采访使。遂兴开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复勾剥货财，赂遣中贵，物议薄之。又纳刘戒之女为妾，凌其正室，专制家政。李林甫恶之，遣人掩摭其失。会浣判官犯赃，浣连坐，遂废归田里。

天宝初，起为员外少詹事，留司东都。时绛州刺史严挺之为林甫所构，除员外少詹事，留司东都。与浣皆朝廷旧德，既废居家巷，每园林行乐，则杖屦相过，谈宴终日。林甫闻而患之，欲离其势。五年，用浣为平阳太守。卒于郡。肃宗即位，为林甫所陷者皆得雪，浣受褒赠。

王浣，并州晋阳人。少豪荡不羁。登进士第，日以菡酒为事。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浣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张说镇并州，礼浣益至。会说复知政事，以浣为秘书正字，擢拜通事舍人，迁驾部员外。枋多名马，家有妓乐。浣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颐指侪类，人多嫉之。

说既罢相，出浣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

豪，从禽击鼓，恣为欢赏，文士祖咏、杜华常在座，于是贬道州司马，卒。有文集十卷。

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年老疾卒。所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

邕少知名。长安初，内史李峤及监察御史张廷珪，并荐邕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遗。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则天初不应，邕在阶下进曰：“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则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请。

既出，或谓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

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邕上书谏曰：

盖人有感一餐之惠，殒七尺之身；况臣为陛下官，受陛下禄，而目有所见，口不言之，是负恩矣！自陛下亲政日近，复在九重，所以未闻在外群下窃议。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诡惑，妄说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见驱使。此道若行，必挠乱朝政。臣至愚至贱，不敢以胸臆对扬天威，请以古事为明证。孔丘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术，可致长生久视之道，则爽鸠氏久应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则秦皇、汉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则汉明、梁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则墨翟、干宝，各献于至尊矣，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虚

妄，历代无效，臣愚不愿陛下复行之于明时。唯尧、舜二帝，自古称圣，臣观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之道理天下。伏愿陛下察之，则天下幸甚！

疏奏不纳。以与张柬之善，出为南和令，又贬富州司户。

唐隆元年，玄宗清内难，召拜左台殿中侍御史，改户部员外郎，又贬崖州舍城丞。开元三年，擢为户部郎中。

邕素与黄门侍郎张廷珪友善。时姜皎用事，与廷珪谋引邕为宪官。事泄，中书令姚崇嫉邕险躁，因而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后征为陈州刺史。

十三年，玄宗车驾东封回，邕于汴州谒见，累献词赋，甚称上旨。由是颇自矜炫，白云当居相位。张说为中书令，甚恶之。俄而陈州赃污事发，下狱鞫讯，罪当死，许州人孔璋上书救邕曰：

臣闻明主御宇，舍过举能，取材弃行；烈士抗节，勇不避死，见危授命。晋用林父，岂念过乎？汉用陈平，岂念行乎？禽息殒身，北郭碎首，岂爱死乎？向若林父诛，陈平死，百里不用，晏婴见逐，是晋无赤狄之士，汉无皇极之尊，秦不并西戎，齐不霸东海矣！

臣伏见陈州刺史李邕，学成师范，文堪经国；刚毅忠烈，难不苟免。往者张易之用权，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韦氏恃势，言出祸应，而邕挫其锋。虽身受谪屈，而奸谋中损，即邕有大造于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穷，救乏赈惠，积而便散，家无私聚。今闻坐赃下吏，鞫讯待报，将至极刑，死在朝夕。

臣闻生无益于国，不若杀身以明贤。臣朽贱庸夫，轮辕无取，兽息禽视，虽生何为！况贤为国宝，社稷之卫，是臣痛惜深矣！臣愿六尺之躯，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谓落

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与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贤而举，仁也；代人任患，义也。臣获二善而死。且不朽，则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贱不足以赎邕，雁门缝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宽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愿毕矣！陛下即以阳和之始，难于用钺，俟天成命，敢忘伏剑，岂烦大刑，然后归死。皇天后土，实照臣之心。

昔吴、楚七国叛，因亚夫得剧孟，则寇不足忧。夫以一贤之能，敌七国之众。伏惟敷含垢之道，存弃瑕之义；远思剧孟，近取李邕，岂惟成恺悌之泽，实亦归天下之望！况大礼之后，天地更新，赦而复论，人谁无罪？惟明主图之。臣闻士为知己者死。且臣不为死者所知，甘于死者，岂独为惜邕之贤，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图之！

疏奏，邕已会减死，贬为钦州遵化县尉，璋亦配流岭南而死。邕后于岭南从中官杨思勳讨贼有功，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计京师。

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

天宝初，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五载，奸赃事发。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勳马一匹，及勳下狱，吉温令勳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时年七十余。

初，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

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张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后因恩例，得赠秘书监。

孙逖，潞州涉县人。曾祖仲将，寿张丞。祖希庄，韩王府典签。父嘉之，天册年进士擢第，又以书判拔萃，授蜀州新津主簿。历曲周、襄邑二县令，以宋州司马致仕，卒，年八十三。

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为《土火炉赋》。逖握翰即成，词理典贍。日用览之骇然，遂为忘年之交，以是价誉益重。开元初，应哲人奇士举，授山阴尉。迁秘书正字。十年，应制登文藻宏丽科，拜左拾遗。张说尤重其才，逖日游其门，转左补阙。黄门侍郎李暹出镇太原，辟为从事。

暹在镇，与蒲州刺史李尚隐游于伯乐川，逖为之记，文士盛称之。二十一年，入为考功员外郎、集贤修撰。逖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则杜鸿渐至宰辅，颜真卿为尚书。后年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谓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

二十四年，拜逖中书舍人。逖自以通籍禁闱，其父官才邑宰，乃上表陈情曰：“臣父嘉之，虽当暮齿，幸遇明时，绵历驱驰，才及令长。臣夙荷严训，累登清秩，频迁省闼，又拜掖垣。地近班荣，臣则过量；途遥日暮，父乃后时。在公府有偷荣之责，于私庭无报德之效，反惭乌鸟，徒厕鸳鸿。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恩，稍沾臣父。”玄宗优诏奖之，授嘉之宋州司马致仕，寻卒。

丁父丧免。二十九年服闋，复为中书舍人。其年充河东黜陟使。天宝三载，权判刑部侍郎。五载，以风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頲、齐浣、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

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练，加之谦退不伐，人多称之。以疾沉废累年，转太子詹事。上元中卒。广德二年，诏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有集三十卷。

子宿、绛、成。逖弟邈、邁、造。

邈终左武卫兵曹。宿历河东掌记。代宗朝历刑部郎中、中书舍人，出为华州刺史，卒。

成，字退思，以父廕累授云阳、长安尉，历监察御史，转殿中。陇右副元帅李抱玉奏充掌书记，入为屯田、司勋二员外郎。丁母丧免，终制，出为洛阳令，转长安令。时兄宿为华州刺史，因失火惊惧成暗病。成素孝悌，苍黄请急，不俟报而趋华。代宗嘉之，叹曰：“急难之切，观过知仁。”历仓部郎中、京兆少尹。出为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请立碑颂德，优诏褒美。转苏州刺史。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五年卒。

宿子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经略使。

公器子简、范，并举进士。会昌后，兄弟继居显秩，历诸道观察使。简，兵部尚书。子绂、徽，并登进士第。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文苑下

李华 萧颖士 李翰附 陆据 崔颢 王昌龄 孟浩然
元德秀 王维 李白 杜甫 吴通玄 兄通微 王仲舒
崔咸 唐次子 扶持 持子彦谦 刘鹗 李商隐 温庭筠
薛逢 子廷珪 李拯 李巨川 司空图

李华字遐叔，赵郡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擢第。天宝中，登朝为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体温丽，少宏杰之气；颖士词锋俊发。华自以所业过之，疑其诬词。乃为《祭古战场文》，熏污之，如故物，置于佛书之阁。华与颖士因阅佛书得之。华谓之曰：“此文何如？”颖士曰：“可矣。”华曰：“当代秉笔者，谁及于此？”颖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华愕然。华著论言龟卜可废，通人当其言。

禄山陷京师，玄宗出幸，华扈从不及，陷贼，伪署为凤阁舍人。收城后，三司类例减等，从轻贬官，遂废于家，卒。华尝为《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四绝碑”。有文集十卷，行于时。

萧颖士者，字茂挺。与华同年登进士第。当开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骈集，如贾曾、席豫、张垪、韦述辈，皆有盛名，而颖士皆与之游，由是缙绅多誉之。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

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缞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缞麻，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大忿，乃为《伐樱桃赋》以刺林甫云：“擢无庸之琐质，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干而非据，专庙廷之右地。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逊，皆此类也。然而聪警绝伦。尝与李华、陆据同游洛南龙门，三人共读路侧古碑，颖士一阅，即能诵之，华再阅，据三阅，方能记之。议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新罗使入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其名动华夷若此。终以诞傲褊忿，困蹶而卒。

华宗人翰，亦以进士知名。天宝中，寓居阳翟。为文精密，用思苦涩。常从阳翟令皇甫曾求音乐，每思涸则奏乐，神逸则著文。禄山之乱，从友人张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贼攻围经年，食尽矢穷方陷。当时薄巡者，言其降贼，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张巡姚掞等传》两卷上之。肃宗方明巡之忠义，士友称之。上元中，为卫县尉，入朝为侍御史。

陆据者，周上庸公腾六代孙。少孤。文章俊逸，言论纵横。年三十余，始游京师，举进士。公卿览其文，称重之，辟为从事。累官至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卒。

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适官达，自有传。

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卒。

王昌龄者，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再迁汜水县尉。不护细行，屡见贬斥，卒。昌龄为文，绪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

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性纯朴，无缘饰，动师古道。父为延州刺史。

德秀少孤贫，事母以孝闻。开元中，从乡赋，岁游京师，不忍离亲，每行则自负板舆，与母诣长安。登第后，母亡，庐于墓所，食无盐酪，藉无茵席，刺血画像写佛经。久之，以孤幼牵于禄仕，调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闻，召补龙武录事参军。

德季早失恃怙，缁麻相继，不及亲在而娶。既孤之后，遂不娶婚。族人以绝嗣规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继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贫无以为礼，求为鲁山令。先是，堕车伤足，不任趋拜，汝郡守以客礼待之。部人为盗，吏捕之，系狱。会县界有猛兽为暴，盗自陈曰：“愿格杀猛兽以自赎。”德秀许之。胥吏曰：“盗诡计苟免，擅放官囚，无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负约，累则吾坐，必请不及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兽而还。诚信化人，大率此类。

秩满，南游陆浑，见佳山水，杳然有长往之志，乃结庐山阿。岁属饥歉，庖厨不爨，而弹琴读书，怡然自得。好事者载酒餽过之，不择贤不肖，与之对酌，陶陶然遗身物外。琴觞之余，间以文咏，率情而书，语无雕刻。所著《季子听乐论》、《蹇士赋》，为高人所称。

天宝十三年卒，时年五十九，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

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

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服阕，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

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暗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维尤长五言诗。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乾元二年七月卒。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

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缙自有传。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

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郡，拜右拾遗。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其

年十月，瑄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瑄罢相。甫上疏言瑄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瑄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椽，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

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英义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义，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

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齷齪，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拣，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余无所闻。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至汉武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

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辞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翕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学大振，历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迨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穠莫备。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尔。自后属文者，以稊论为是。甫有文集六十。

吴通玄，海州人。父道瓘为道士，善教诱童孺。大历中，召入宫，为太子诸王授经。德宗在东宫，师道瓘，而通玄兄弟，出入宫掖，恆侍太子游，故遇之厚。

通玄与兄通微，俱博学善属文，文彩绮丽。通玄幼应神童举，释褐秘书正字、左骁卫兵曹、大理评事。建中初，策贤良方正等科，通玄应文词清丽，登乙第，授同州司户、京兆户曹。

贞元初，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舍人、知制诰，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等同视草。陆贽富词藻，特承德宗重顾，经历艰难。通玄弟兄又以东宫侍上，由是争宠，颇相嫌恨。贽性褊急，屢于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只自至德后，天子召集贤学士于禁中草书诏，因在翰林院待进止，遂以为名。奔播之时，道途或豫除改，权令草制。今四方无事，百揆时序，制书职分，宜归中书舍人。学士之名，理须停寝。”贽以通玄援引朋党，于禁中叶力排己，故欲废之，德宗缺文

计。会贽权知兵部侍郎，知贡举，乃正拜之，罢内职，皆通玄譖之也。

七年，自起居郎拜谏议大夫、知制诰。通玄自以久次当拜中书舍人，而反除谏议，殊失望。

陆贽与宰相窦参相恶。参从子给事中申，参尤宠之。每预中书拟议，所至人呼申为“喜鹊”。申，嗣虢王则之从父甥也。申与则之亲善。则之为金吾将军，好学有文，申与则之潜结吴通玄兄弟，为参共倾陆贽。则之令人造谤书，言贽考试举人不实，招纳贿赂。时通玄取宗室女为外妇，德宗知之。既闻申、则之譖陆贽，纲纪伺之，果与通玄结构其谋。帝大怒，罢窦参知政事，寻贬郴州司马，窦申锦州司户，李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帝召见之，亲自临问，责以污辱近属。行至华州长城驿，赐死。寻以陆贽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代窦参。

通微，建中四年自寿安县令入为金部员外，召充翰林学士。寻改职方郎中，知制诰。与弟通玄同职禁署，人士荣之。七年，

改礼部郎中，寻转中书舍人。通玄死，素服待罪于国门，帝特宥之。通微竟不敢为丧服。

通玄词藻婉丽，帝尤怜之。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诏李纾为谥册文，宰相张延赏、柳浑为庙乐章。及进，皆不称旨，并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笔，无不慊然，重之如此。

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贫，事母以孝闻。嗜学工文，不就乡举。凡与结交，必知名之士，与杨顼、梁聿、裴枢为忘形之契。贞元十年，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遗。裴延龄领度支，矫诞大言，中伤良善，仲舒上疏极论之。累转尚书郎。元和五年，自职方郎中知制诰。

仲舒文思温雅，制诰所出，人皆传写。京兆尹杨凭为中丞李夷简所劾，贬临贺尉。仲舒与凭善，宣言于朝，言夷简倚抚凭罪，仲舒坐贬硤州刺史。迁苏州。穆宗即位，复召为中书舍人。其年出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观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酿法深，仲舒至镇，奏罢之。又出官钱二万贯，代贫户输税。长庆三年冬，卒于镇。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锐，位终给事中。咸元和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博学宏词科。郑余庆、李夷简辟为宾佐，待如师友。及登朝，历践台阁，独行守正，时望甚重。敬宗欲幸东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勋旧自兴元随表入觐。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复入中书。京兆尹刘栖楚，逢吉党也。栖楚等十余人驾肩排度，而朝士持两端者日拥度门。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矫求度之欢，曲躬附裴耳而语，咸嫉其矫，举爵罚度曰：“丞相不当许所由官沾噉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坐客皆壮之。累迁陕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虢观察等使。自旦至暮，与宾僚痛饮，恆醉不醒。簿领堆积，夜分省览，剖

判决断，无毫厘之差，胥吏以为神人。入为右散骑常侍、秘书监。太和八年十月卒。

初，锐佐李抱真为泽潞从事，有道人自称卢老，曾事隋朝云际寺李先生，预知过往未来之事。属河朔禁游客，锐馆之于家。一旦辞去，且曰：“我死，当与君为子。”因指口下黑子，愿以为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卢老也，父即以卢老字之。

既冠，栖心高尚，志于林壑，往往独游南山，经时方还。尤长于歌诗，或风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惬，必凄怆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

唐次，并州晋阳人也，国初功臣礼部尚书俭之后。建中初进士擢第，累辟使府。贞元初，历侍御史。窦参深重之，转礼部员外郎。八年，参贬官，次坐出为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余年，不获进用。西川节度使韦皋抗表请为副使，德宗密谕皋令罢之。次久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辩谤略》，上之。德宗省之，犹怒，谓左右曰：“唐次乃方吾为古之昏主，何自谕如此！”改夔州刺史。宪宗即位，与李吉甫同自峡内召还，授次礼部郎中。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卒。

章武皇帝明哲嫉恶，尤恶人朋比倾陷。尝阅书禁中，得次所上书三篇，览而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唐次所集辩谤之书，实君人者时宜观览。朕思古书中多有此事，次编录未尽。卿家传史学，可与学士类例广之。”传师奉诏与令狐楚、杜元颖等分功修续，广为十卷，号《元和辩谤略》，其序曰：

臣闻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于播四时之候，遂万物之宜，在验乎妖、祥之二气；祥气降则为丰为茂，妖气降则为沴为灾。

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于处神明之奥，询献纳之辞，在审乎邪、正之二说；正言胜则为忠为说，邪言胜则为谗为谀。故《诗》云：“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刺其组织之甚巧也。语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恶其莠言之蠹政也。盖谓似信而诈，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动心，捷捷可以乱德，岂止鸚鵡彫卉，薏苡惑珠者哉！况立国家，自中徂外，道偏则刑罚不中，谗胜则忠孝靡彰。逖览前闻，缅想近古，招贤容颯，远佞嫉邪，虑之则深，防之未至。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宇，化洽文明，谏猷博访于缙绅，旌賁屡臻于岩穴。尚复广四目，周四聪，制理皆在于未萌，作范将垂于不朽。乃诏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汉，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贤，罹谗谤之事迹，叙瑕衅之本末，纪谣咏之浅深，编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垦谗之命，我皇修辩谤之书，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将俟法宫退日昃之政，别殿备乙夜之观，则圣虑先辩，谤何由兴！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宪宗优诏答之。

次子扶、持。

扶，字云翔，元和五年进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出为刺史。太和初，入朝为屯田郎中。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内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浙川县于荒野中囤贮，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硕，衰烂成灰尘。度支牒征元掌所由，自贞元二十年，邓琬父子兄弟至玄孙，相承禁系二十八年，前后禁死九人。今琬孙及玄孙见在枷禁者。”敕曰：“如闻盐铁、度支两使，此类极多。其邓琬等四人，资产全已卖纳，禁系三代，瘐死狱中，实伤和气。邓琬等并疏放。天下州府监院如有

此类，不得禁经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闻。”物议嘉扶有宣抚之才。俄转司勋郎中。

八年，充弘文馆学士，判院事。九年，转职方郎中，权知中书舍人事。开成初，正拜舍人，逾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团练观察使。四年十一月，卒于镇。

扶佐幕立事，登朝有名，及廉问瓯、闽，政事不治。身歿之后，仆妾争财，诣阙论诉，法司按劾，其家财十万贯，归于二妾。又尝枉杀部人，为其家所诉。行己前后不类，时论非之。

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进士第，累辟诸侯府。入朝为侍御史、尚书郎。大中末，自工部郎中出为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招讨使。入为给事中。大中末，检校左散骑常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灵武六城转运等使。进位检校户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泽潞邢洛磁观察处置等使，卒。

子彦谦，字茂业。咸通末应进士，才高负气，无所屈降，十余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盗起，两都覆没，以其家避地汉南。中和中，王重荣镇河中，辟为从事。累奏至河中节度副使，历晋、绛二州刺史。

彦谦博学多艺，文词壮丽，至于书画音乐博饮之技，无不出于辈流。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

光启末，王重荣为部下所害，朝议责参佐。彦谦与书记李巨川俱贬汉中掾曹。时杨守亮镇兴元，素闻其名。彦谦以本府参承，守亮见之，喜握手曰：“闻尚书名久矣，邂逅于兹。”翌日，署为判官。累官至副使，阆、壁二郡刺史。卒于汉中。有诗数百篇，礼部侍郎薛廷珪为之序，号《鹿门先生集》，行于时。子涣，位亦至郡守。

次弟款、欣。款贞元六年登进士第，累辟使府，登朝为御

史，出为郡守，卒。子技。技字己有，会昌末，累迁刑部员外，转郎中，累历刺史，卒。

刘濩，字去华，昌平人。父勉。濩宝历二年进士擢第。博学善属文，尤精《左氏春秋》。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嫉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阉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天子废立，由其可否，干挠庶政。当时目为南北司，爱恶相攻，有同水火。濩草泽中居常愤惋。文宗即位，恭俭求理，太和二年策试贤良曰：

朕闻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无为，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简，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诚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阴阳和，俗跻仁寿，物无疵疠。噫，盛德之所臻，曩乎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质文迭究，百伪滋炽，风流浸微，自汉而降，足征盖寡。朕顾惟昧道，祇荷丕构，奉若谟训，不敢怠荒。任贤惕厉，宵衣旰食，讵追三五之遐轨，庶绍祖宗之鸿绪。而心有所未达，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阙政斯广。是以人不率化，气或堙厄，灾旱竟岁，播植愆时。国廩罕蓄，乏九年之储；吏道多端，微三载之绩。京师，诸夏之本也，将以观理，而豪猾时逾检；太学，明教之源也，期于变风，而生徒多惰业。列郡在乎颁条，而干禁或未绝；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堕风靡，积讹成蠹。其择官济理也，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御下以法，则耻格不形。其阜财发号也，生之寡而食之众，烦于令而鲜于理。思所以究此缪螿，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诏有司，博延群彦，伫启宿懵，冀臻时雍。子大夫识达古今，明于康济，造廷待问，副朕虚怀。必当箴主之阙，辩政之疵，明纲条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乎下土！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推之本源，著于条对。至于夷吾轻重之权，孰辅于理？严尤底定之策，

孰叶于时？元凯之考课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务？推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

时对策者百余人，所对止循常务，唯瀆切论黄门太横，将危宗社。对曰：

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旅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兴，以大明垂照，询求过阙，咨访谏猷，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者。臣既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之所忌，时之所禁，权幸之所讳恶，有司之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朝有说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谨昧死以对。

伏惟圣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人以齐俗，和阴阳以煦物，见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为哲王之理，其则不远，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尔！

伏惟圣策，有祇荷丕构而不敢荒宁，奉若谏训而罔有怠忽，见陛下忧劳之志也。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气之和也，在遂性以导之。救灾患在致乎精诚，广播植在视乎食力。国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豪猾逾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业，由学校之官废。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

伏以圣策，有择官济理之心，阜财发号之叹，见陛下教化之本也。且进入以行，则枝叶安有难别乎？防下以礼，则耻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念令烦而理鲜，要

察其行否。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安敢爱死！

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辩疵之念，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则理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重华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为上圣之龟鉴，何足以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称“哲王之理，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终始不懈而已。臣谨按《春秋》：“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岁，以春加于王，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始也。又举时以终岁，举月以终时，《春秋》虽无事，必书首月以存时，明王者当奉若天道，以谨其终也。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以其运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谨其始，又能谨其终，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则可以执契而居简，无为而不宰，广立本之大业，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环之弊，而为百伪滋炽之渐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谓“若夫任贤惕厉，宵衣旰食，宜罢黜左右之纤佞，进股肱之大臣”者，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臣闻不宜忧而忧者，国必衰；宜忧而不忧者，国必危。今陛下不以国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计耶？或万机之勤，而圣虑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忧而不忧者乎？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

夫帝业既艰难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绩，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余载矣。其间明圣相因，忧乱继作，未有不委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绍兴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则颠覆大器，宗庙之耻，万古为恨！

臣谨按《春秋》，人君之道，在体元以居正，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尽者，臣得为陛下备而论之。夫继故必书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终必书所终之地，所以正其终也。故为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臣又按《春秋》“閹弑吴子余祭”，不书其君。《春秋》讥其疏远贤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念《春秋》继故之诫。将明法度之端，则发正言而履正道；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鯁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闈之所以将变也！

臣谨按《春秋》，鲁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閹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储未建，郊祀未脩，将相之职不归，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将危也！

臣谨按《春秋》“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春秋》之义，两下相杀不书。而此书者，重其专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专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

臣谨按《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书其归者，

以其能逐君侧恶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又樊哙排闥而雪涕，爰盎当车以抗词，京房发愤以殒身，竇武不顾而毕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

臣谨按《春秋》，晋狐射姑杀阳处父。书襄公杀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处父所以及戕贼之祸，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则下不敢尽意；上泄其事，则下不敢尽言。《传》有“造膝”、“诡辞”之文，《易》有“杀身”、“害成”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为陛下言之，虑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婴其祸。适足以钳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尽其言，则起失身之惧；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故徘徊郁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后尽其启沃耳。陛下何不以听朝之余，时御便殿，召当时贤相与旧德老臣，访持变扶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袭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终任贤之效，无吁食之忧矣！

臣前所谓“若夫追踪三五，绍复祖宗，宜鉴前古之兴亡，明当时之成败”者。臣闻尧、舜之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举，不贰其业，不侵其职。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贤。元凯在下，虽微必举；四凶在朝，虽强必诛。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之二代，汉之元、成，咸欲措国如唐、虞，致身如尧、舜，而终败亡者，以其不见安危之机，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辩奸人，不亲忠良，不远谗

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兴，而景行于前；鉴秦、汉之所以亡，而戒惧于后。

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庶官无贤士。今纪纲未绝，典刑犹在，人谁不欲致身为王臣，致时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归，天命固有分，祖庙固有灵，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

臣前所谓“陛下心有所未达，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涂炭之苦，陛下无由而知；则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无由而信。臣谨按《春秋》书“梁亡”，不书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上出恶政，人为寇盗，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灭亡也。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则国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亲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师之教导焉。故人信于上也，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亲近贵幸，分曹补署，建除卒吏，召致宾客，因其货贿，假其气势。大者统藩方，小者为牧守。居上无清惠之致，而有饕餮之害；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独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

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阴阳为之愆错。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疠，继之以凶荒，臣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故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痛心泣血尔。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达”者，固其然也！

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改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忧勤兆庶，屡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长息，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终如始，以塞万方之望。诚能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选清慎之官，择仁惠之长，敏之以利，煦之以仁，教之以孝慈，导之以德义，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万国欢康，兆民苏息，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

臣前所谓“欲兆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闻德以修己，教以导人。修之也，则人不劝而自至；导之也，则人敦行而率从。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从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岂不以立教之旨未尽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为明，臣以匡时为忠；知人则任贤而去邪，匡时则固本而守法。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则民流，法不守则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举贤正不遗其疏远，则化浹于朝廷矣。爱人以敦本，分

职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则化行于天下矣！

臣前所谓“欲气之和也，在于遂性以导之”者，当纳人于仁寿也。夫欲人之仁寿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则财用省，财用省则赋敛轻，赋敛轻则人富矣。教化修则争竞息，争竞息则刑罚清，刑罚清则人安矣！既富矣，则仁义兴焉；既安矣，则寿考至焉。仁寿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气应于上，故灾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宁，万物咸遂矣！

臣前所谓“救灾早在致乎精诚”者。臣谨按《春秋》鲁僖公七月之中，三书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鲁文公三年之中，一书不雨者，以其君无悯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诚而旱不害物，文公无恤悯而旱则成灾。陛下诚能有恤人之心，则无成灾之变矣！

臣前所谓“广播植在视乎食力”者。臣谨按《春秋》：“君人者，必时视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则功筑罕；人勤于财，则贡赋少；人勤于食，则百事废。”今食与财力皆勤矣，愿陛下废百事之劳，广三时之务，则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谓“国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谨按《春秋》“臧孙辰告余于齐”，《春秋》讥其国无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饥。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贍其黎元，则廩蓄不乏矣！

臣前所谓“吏道多端，本乎选用失当”者，由国家取人不尽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声而不得其实；故人之趋进也，务其末而不务其本。臣愿核考课之实，定迁序之制，则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谓“豪猾逾检，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谨按《春秋》，齐桓公盟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

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备而书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臣闻古者因井田而制军赋，间农事以修武备，提封约卒乘之数，命将在公卿之列，故兵农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义邦家，式遏祸乱。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台省军卫，文武参掌；居闲岁则囊弓力穡，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所以修复古制，不废旧物。今则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羈縻藩臣，干凌宰辅，隳裂王度，汨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耶！臣愿陛下贯文武之道，均兵农之功；正贵贱之名，一中外之法。选军卫之职，修省署之官，近崇贞观之规，远复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国，始天子以达于诸侯，则可以制豪猾之强，无逾检之患矣！

臣前所谓“生徒堕业，由学校之官废”者，盖以国家贵其禄而贱其能，先其身而后其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诸生无修业之心矣。

臣前所谓“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为刺史之任，理乱之根本系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权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风俗。其将校有曾经战阵，及功臣子弟，各请随宜酬赏。如无治人之术者，不当授任此官，

则绝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谓“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禁人金银珠玉锦绣雕镂不蓄于私室，则无荡心之巧矣。

臣前所谓“辩枝叶”者，考其言以询行也。

臣前所谓“形于耻格”者，道德而齐礼也。

臣前所谓“念生寡而食众，可罢斥惰游”者，已备之于前矣。

臣前所谓“令烦而理鲜，要察其行否”者，臣闻号令者，乃理国之具也，君审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亏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烦而理鲜，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所谓“博延群彦，愿陛下必纳其言；造廷待问，则小臣不敢爱死”者。臣闻晁错为汉画削诸侯之策，非不知祸之将至也。忠臣之心，壮夫之节，苟利社稷，死无悔焉！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昔龙逢死而启殷，比干死而启周，韩非死而启汉，陈蕃死而启魏。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于权臣之手。臣幸得从四子于地下，固臣之愿也。所不知杀臣者，臣死之后，将孰为启之哉？至于人主之阙，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条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陈者，实以臣亲奉圣问，敢不条对！虽臣之愚，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庙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长，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调元气以煦育，扇大和于仁寿，可以逍遥无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而任之，使权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将帅而任之，使修分阃之寄。念百度之未贞，在

择庶官而任之，使专职业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择长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术。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行足以为天下法，仁足以劝善，义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劳神惕虑，然后以致其理哉！

是岁，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为考策官，三人者，时之文士也，睹瀆条对，叹服嗟悒，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言论激切，士林感动。时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当途，考官不敢留瀆在籍中，物论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垂泣者。谏官御史，扼腕愤发，而执政之臣，从而弭之，以避黄门之怨。唯登科人李郃谓人曰：“刘瀆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请以所授官让瀆。事虽不行，人士多之。令狐楚在兴元，牛僧孺镇襄阳，辟为从事，待如师友。位终使府御史。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曾祖叔恆，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祖備，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嗣。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

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待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絢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俄而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会给事中郑亚廉察桂州，请为观察判官、检校水部员外郎。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絢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

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綯不之省。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襜，乃补太学博士。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持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

弟羲叟，亦以进士擢第，累为宾佐。商隐有表状集四十卷。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杨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方还扬州诉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乃两释之。自是污行闻于京师。庭筠自至长安，致书公卿间雪冤。属徐商知政事，颇为言之。无何，商罢相出镇，杨收怒之，贬为方城尉。再迁隋县尉，卒。

子宪，以进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为徐州从事，节度使崔彦鲁为庞勋所杀，庭皓亦被害。

庭筠著述颇多，而诗赋韵格清拔，文士称之。

薛逢，字陶臣，河东人。父倚。逢会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崔铉罢相镇河中，辟为从事。铉复辅政，奏授

万年尉，直弘文馆，累迁侍御史、尚书郎。

逢文词俊拔，论议激切，自负经画之略，久之不达。应进士时，与彭城刘彖尤相善，而彖词艺不迨逢，逢每侮之。至大中末，彖扬历禁署，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彖知政事，或荐逢知制诰，彖奏曰：“先朝立制，两省官给事中、舍人除拜，须先历州县。逢未尝治郡，宜先试之。”乃出为巴州刺史。既而沈询、杨收、王铎由学士相继为将相，皆逢同年进士，而逢文艺最优。杨收作相后，逢有诗云：“须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凤偶时皆瑞圣，潜龙无水漫通神。”收闻，大衔之，又出为蓬州刺史。收罢相，入为太常少卿。给事中王铎作相，逢又有诗云：“昨日鸿毛万钧重，今朝山岳一尘轻。”铎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迁秘书监，卒。

子廷珪。中和中登进士第。大顺初，累迁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乾宁三年，奉使太原复命，昭宗幸华州，改左散骑常侍。移疾免，客游成都。光化中，复为中书舍人。迁刑部、吏部二侍郎，权知礼部贡举，拜尚书左丞。入梁，至礼部尚书。

李拯，字昌时，陇西人。咸通十二年登进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黄巢之乱，避地平阳。僖宗还京，召拜尚书郎，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僖宗再幸宝鸡，拯扈从不及，在凤翔。襄王僭号，逼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后硃玫秉政，百揆无叙，典章浊乱，拯尝朝退，驻马国门，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杀硃玫，襄王出奔，京城乱，拯为乱兵所杀。

妻卢氏，知书能文，有姿色。拯既死，伏其尸恸哭。贼逼

之，坚哭不动；又临之以兵，至于断一臂，终不顾，为贼所害，人皆伤之。

李巨川，字下己，陇右人。国初十八学士道玄之后，故相逢吉之侄曾孙。父循，大中八年登进士第。

巨川乾符中应进士，属天下大乱，流离奔播，切于禄位，乃以刀笔从诸侯府。王重荣镇河中，辟为掌书记。时车驾在蜀，贼据京师，重荣匡合诸藩，叶力诛寇，军书奏请，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藩邻，无不耸动，重荣收复功，巨川之助也。及重荣为部下所害，朝议罪参佐，贬为汉中掾。时杨守亮帅兴元，素知之，闻巨川至，喜谓客曰：“天以李书记遗我也！”即命管记室，累迁幕职。

景福中，守亮为李茂贞所攻，城陷，以部下数百人欲投太原。入秦，为华军所擒。巨川时从守亮，亦被械系。在途，巨川题诗于树叶以遗华帅韩建，词情哀鸣，建欣然解缚。守亮诛，即命为掌书记。俄而李茂贞犯京师，天子驻蹕于华。韩建以一州之力，供亿万乘，虑其不济，遣巨川传檄天下，请助转饷，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书檄，酬报辐凑，巨川洒翰陈叙，文理俱惬，昭宗深重之，即时巨川之名闻于天下。昭宗还京，特授谏议大夫，仍留佐建。

光化初，诛全忠陷河中，进兵入潼关。建惧，令巨川见全忠送款，至河中，从容言事。巨川指陈利害，全忠方图问鼎，闻巨川所陈，心恶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笔见知于全忠，虑得巨川减落名价，谓全忠曰：“李谏议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为全忠所害。

司空图，字表圣，本临淄人。曾祖遂，密令。祖象，水部郎中。父舆，精吏术。大中初，户部侍郎卢弘正领盐铁，奏舆为安邑两池榷盐使、检校司封郎中。先是，盐法条例疏阔，吏

多犯禁；輿乃特定新法十条奏之，至今以为便。入朝为司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卒。

图，咸通十年登进士第，主司王凝于进士中尤奇之。凝左授商州刺史，图请从之。凝加器重，泊廉问宣歙，辟为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阙迟留，责授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

乾符六年，宰相卢携罢免，以宾客分司，图与之游，携嘉其高节，厚礼之。尝过图舍，手题于壁曰：“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携复入朝，路由陕虢，谓陕帅卢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为宾佐。其年，携复知政事，召图为礼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迁本司郎中。

其年冬，巢贼犯京师，天子出幸，图从之不及，乃退还河中。时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图颇厚。数年，徽受诏镇潞，乃表图为副使，徽不赴镇而止。僖宗自蜀还，次凤翔，召图知制诰，寻正拜中书舍人。其年僖宗出幸宝鸡，复从之不及，退还河中。

龙纪初，复召拜舍人，未几又以疾辞。河北乱，乃寓居华阴。景福中，又以谏议大夫征。时朝廷微弱，纪纲大坏，图自深惟出不如处，移疾不起。乾宁中，又以户部侍郎征，一至阙廷致谢，数日乞还山，许之。昭宗在华，征拜兵部侍郎，称足疾不任趋拜，致章谢之而已。昭宗迁洛，鼎欲归梁，柳璨希贼旨，陷害旧族，诏图入朝。图惧见诛，力疾至洛阳，谒见之日，堕笏失仪，旨趣极野。璨知不可屈，诏曰：“司空图俊造登科，殊紫升籍，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心惟乐于漱流，任非专于禄食。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载省载思，当徇栖衡之志。可放还山。”

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槃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晚年为文，尤事放

达，尝拟白居易《醉吟传》为《休休亭记》曰：

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复葺于坏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聩三宜休。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谓予曰：“吾尝为汝师。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因为《耐辱居士歌》，题于东北楹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其诡激啸傲，多此类也。图既脱柳璨之祸还山，乃预为寿藏终制。故人来者，引之圻中，赋诗对酌。人或难色，图规之曰：“达人大观，幽显一致，非止暂游此中。公何不广哉！”图布衣鸠杖，出则以女家人鸾台自随。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王重荣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腊馈遗，不绝于途。

唐祚亡之明年，闻辉王遇弑于济阴，不恚而疾，数日卒，时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

图无子，以其甥荷为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为嗣，尝为御史所弹，昭宗不之责。

赞曰：国之华彩，人文化成。间代杰出，奋藻摘英。骥骥逸步，《咸》、《韶》正声。粲流缙素，下视姬、嬴。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为 薛颐 甄权 弟立言 宋侠 许胤宗 乙弗弘礼
袁天纲 孙思邈 明崇俨 张憬藏 李嗣真 张文仲 李虔纵
韦慈藏附 尚献甫 裴知古附 孟诜 严善思 金梁凤
张果 叶法善 僧玄奘 神秀 慧能 普寂 义福附 一行
泓师附 桑道茂

夫术数占相之法，出于阴阳家流。自刘向演《洪范》之言，京房传焦贛之法，莫不望气视祲，悬知灾异之来；运策揲蓍，预定吉凶之会。固已详于鲁史，载彼《周官》。其弊者肆业非精，顺非行伪，而庸人不修德义，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纳薄姬，孙皓之邀青盖，王莽随式而移坐，刘歆闻讖而改名。近者慕容连耀之构异端，苏玄明之犯宫禁，皆因占候，辅此奸凶。圣王禁星纬之书，良有以也。国史载袁天纲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风删方伎书，备言其要。旧本录崔善为已下，此深于其术者，兼桑门道士方伎等，并附此篇。

崔善为，贝州武城人也。祖颢，后魏员外散骑侍郎。父权会，齐丞相府参军事。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明达时务。弱冠州举，授文林郎。属隋文帝营仁寿宫，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右仆射杨素为总监，巡至善为之所，索簿点人，善为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无差失，素大惊。自是有四方疑狱，多使善为推按，无不妙尽其理。

仁寿中，稍迁楼烦郡司户书佐。高祖时为太守，甚礼遇之。

善为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高祖深纳之。义旗建，引为大将军府司户参军，封清河县公。武德中，历内史舍人、尚书左丞，甚得誉。诸曹令史恶其聪察，因其身短而伛，嘲之曰：“崔子曲知钩，随例得封侯。髀上全无项，胸前别有头。”高祖闻之，劳勉之曰：“浇薄之人，丑正恶直。昔齐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纬愚暗，遂灭其家。朕虽不德，幸免斯事。”因购流言者，使加其罪。时傅仁均所撰《戊寅元历》，议者纷然，多有同异，李淳风又驳其短十有八条。高祖令善为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驳正。

贞观初，拜陕州刺史。时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其事乃止。后历大理、司农二卿，名为称职。坐与少卿不协，出为秦州刺史，卒，赠刑部尚书。

薛颐，滑州人也。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贞观中，太宗将封禅泰山，有彗星见，颐因言“考诸玄象，恐未可东封”。会褚遂良亦言其事，于是乃止。

颐后上表请为道士，太宗为置紫府观于九嵎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又敕于观中建一清台，候玄象，有灾祥薄蚀谪见等事，随状闻奏。前后所奏，与京台李淳风多相符契。后数岁卒。

甄权，许州扶沟人也。尝以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隋开皇初，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疾免。隋鲁州刺史庾狄鍼苦风患，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权谓曰：“但将弓箭向

塚，一针可以射矣。”针其肩隅一穴，应时即射。权之疗疾，多此类也。

贞观十七年，权年一百三岁，太宗幸其家，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

弟立言，武德中累迁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太宗令立言视之。既而奏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时有尼明律，年六十余，患心腹鼓胀，身体羸瘦，已经二年。立言诊脉曰：“其腹内有虫，当是误食发为之耳。”因令服雄黄，须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无眼，烧之，犹有发气，其疾乃愈，立言寻卒。撰《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宋侠者，洺州清漳人，北齐东平王文学孝正之子也。亦以医术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药藏监。撰《经心录》十卷，行于代。

许胤宗，常州义兴人也。初事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时柳太后病风不言，名医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药，宜以汤气薰之。令药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黄耆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由是超拜义兴太守。陈亡入隋，历尚药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骑侍郎。

时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传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

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余卒。

乙弗弘礼，贝州高唐人也。隋炀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礼跪而贺曰：“大王骨法非常，必为万乘之主，诚愿戒之在得。

“炀帝即位，召天下道术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礼统摄。帝见海内渐乱，玄象错谬，内怀忧恐，尝谓弘礼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验。且占相道术，朕颇自知。卿更相朕，终当何如？”弘礼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与朕术不同，罪当死。”弘礼曰：“臣本观相书，凡人之相，有类于陛下者，不得善终。臣闻圣人不相，故知凡圣不同耳。”自是帝尝遣使监之，不得与人交言。

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时尝坐事没为奴，贞观初，与数人诣之，大鼎次至，弘礼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礼曰：“观其头目，直是贱人，但不知余处何如耳？”大鼎有惭色，乃解衣视之，弘礼曰：“看君面，不异前言。占君自腰已下，当为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类也。贞观末卒。

袁天纲，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术。隋大业中，为资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纲以大业元年至洛阳。时杜淹、王珪、韦挺就之相。天纲谓淹曰：“公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必得亲纠察之官，以文藻见知。”谓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职。”谓韦曰：“公面似大兽之面，交友极诚，必得士友携接，初为武职。

“复谓淹等“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太子

中允。韦挺，隋末与隐太子友善，后太子引以为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嵩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曰：“袁公洛邑之言，则信矣。未知今日之后何如？”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终当俱受荣贵。”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纲。天纲谓杜公曰：“即当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官，兼有年寿，然晚途皆不称惬，韦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王珪寻授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御史大夫、太常卿，贬象州刺史。皆如天纲之言。

大业末，窦轨客游德阳，尝问天纲。天纲谓曰：“君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必于梁、益州大树功业。”武德初，轨为益州行台仆射，引天纲，深礼之。天纲又谓轨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之言。然目气赤脉贯瞳子，语则赤气浮面。如为将军，恐多杀人。愿深自诚慎。”武德九年，轨坐事被征，将赴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见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则天初在襁褓，天纲来至第中，谓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召诸子，令天纲相之。见元庆、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见韩国夫人曰：“此女亦大贵，然不利其夫。”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贞观八年，太宗闻其名，召至九成宫。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覆过目，文才振于海内，

头又生骨，犹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其年，侍御史张行成、马周同问天纲，天纲曰：“马侍御伏犀贯脑，兼有玉枕，又背如负物，当富贵不可言。近古已来，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门色暗，耳后骨不起，耳无根，只恐非寿者。”周后位至中书令、兼吏部尚书，年四十八卒。谓行成曰：“公五岳四渎成就，下亭丰满，得官虽晚，终居宰辅之地。”行成后至尚书右仆射。天纲相人所中，皆此类也。申国公高士廉尝谓曰：“君更作何官？”天纲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尽矣。”果至是月而卒。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学殫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閎、安期先生之俦也。”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

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

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觉一寢，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彗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又曰：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

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挺、徹、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佑当晚达；佺最名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

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之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此类也。

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

明崇俨，洛州偃师人。其先平原土族，世仕江左。父恪，豫州刺史。崇俨年少时，随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俨尽能传其术。乾封初，应封岳举，授黄安丞。会刺史有女病笃，崇俨致他方殊物以疗之，其疾乃愈。高宗闻其名，召与语。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学。仪凤二年，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崇俨每因谒见，辄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帝深加允纳。润州栖霞寺，是其五代祖梁处士山宾故宅，帝特为制碑文，亲书于石，论者荣之。

四年，为盗所杀。时语以为崇俨密与天后为厌胜之法，又私奏章怀太子不堪承继大位，太子密知之，潜使人害之。优制赠侍中，谥曰庄，仍拜其子珪为秘书郎。

珪，开元中仕至怀州刺史。

张憬藏，许州长社人。少工相术，与袁天纲齐名。太子詹事蒋俨年少时，尝遇憬藏，因问禄命。憬藏曰：“公从今二年，当得东宫掌兵之官，秩未终而免职。免职之后，厄在三尺土下。又经六年，据此合是死征。然后当享富贵，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年至六十一，为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时禄绝。”俨后皆如其言。尝奉使高丽，被莫离支囚于地窖中，经六年，然后得归。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与之告别，自云当死。俄而有敕，许令致仕。

左仆射刘仁轨微时，尝与乡人靖思贤各赍绢赠憬藏以问官禄。憬藏谓仁轨曰：“公居五品要官，虽暂解黜，终当位极人臣。”仁轨后自给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东效力。固辞思贤之赠，曰：“公当孤独客死。”及仁轨为仆射，思贤尚存，谓人曰：“张憬藏相刘仆射，则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岂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继而死，尽货田宅，寄死于所亲园内。憬藏相人之妙，皆此类。竟不仕，以寿终。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彦琮，赵州长史。嗣真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弱冠明经举，补许州司功。时左侍极贺兰敏之受诏于东台修撰，奏嗣真弘文馆参预其事。嗣真与同时学士刘献臣、徐昭俱称少俊，馆中号为“三少”。敏之既恃宠骄盈，嗣真知其必败，谓所亲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饥，乃求出，补义乌令。无何，敏之败，修撰官皆连坐流放，嗣真独不预焉。调露中，为始平令，风化大行。时章怀太子居春宫，嗣真尝于太清观奏乐，谓道士刘概、辅俨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概、俨曰：“此太子所作《宝庆乐》也。”居数日，太子废为庶人。概等以其事闻奏，高宗大奇之，征拜司礼丞，仍掌五礼仪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

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时酷吏来俊臣构陷无罪，嗣真上书谏曰：“臣闻陈平事汉祖，谋疏楚君臣，乃用黄金五万斤，行反间之术。项王果疑臣下，陈平反间果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焉知必无陈平先谋疏陛下君臣，后谋除国家良善，臣恐为社稷之祸！伏乞陛下特回天虑，察臣狂瞽，然后退就鼎镬，实无所恨！”疏奏不纳。寻被俊臣所陷，配流岭南。

万岁通天年，征还，至桂阳，自筮死日，预托桂阳官属备凶器。依期暴卒。则天深加悯惜，敕州县递灵輿还乡，赠济州

刺史。神龙初，又赠御史大夫。

撰《明堂新礼》十卷，《孝经指要》、《诗品》、《书品》《画品》各一卷。

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时特进苏良嗣于殿庭因拜跪便绝倒，则天令文仲、慈藏随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忧愤邪气激也。若痛冲胁，则剧难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时，即苦冲胁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疗。”俄顷心痛，不复下药，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性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剧。”于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视年终于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于代。

虔纵，官至侍御医。慈藏，景龙中光禄卿。自则天、中宗已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为首。

尚献甫，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为道士。则天时召见，起家拜太史令，固辞曰：“臣久从放诞，不能屈事官长。”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不隶秘书省，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长安二年，献甫奏曰：“臣本命纳音在金，今荧惑犯五诸侯、太史之位。荧，火也，能克金，是臣将死之征。”则天曰：“朕为卿禳之。”遽转献甫为水衡都尉，谓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其秋，献甫卒，则天甚嗟异惜之。复以浑仪监为太史局，依旧隶秘书监。

时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于音律。长安中为太乐丞。神龙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庙，知古预其事。谓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其月，中宗即位，复改国为唐。知古又能听婚夕环佩之声，知其夫妻终始。后卒于太乐令。

孟诜，汝州梁人也。举进士。垂拱初，累迁凤阁舍人。诜少好方术，尝于凤阁侍郎刘祎之家，见其敕赐金，谓祎之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因事出为台州司马。后累迁春官侍郎。

睿宗在藩，召充侍读。长安中，为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初致仕，归伊阳之山第，以药饵为事。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师，将加任用，固辞衰老。景云二年，优诏赐物一百段，又令每岁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开元初，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所居为子平里。寻卒，年九十三。

诜所居官，好勾剥为政，虽繁而理。撰《家》、《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

严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学涉知名，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初应消声幽薺科举擢第。则天时为监察御史，权右拾遗、内供奉。数上表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稍迁太史令。

圣历二年，荧惑入舆鬼，则天以问善思。善思对曰：“商姓大臣当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长安中，荧惑入月，镇星犯天关。善思奏曰：“法有乱臣伏罪，且有臣下谋上之象。”岁余，张柬之、敬晖等起兵诛张易之、昌宗。其占验皆此类也。

神龙初，迁给事中。则天崩，将合葬乾陵，善思奏议曰：

谨按《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今欲开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恐非安隐。臣又闻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今若开陵，必须凿齿。然以神明之道，体尚幽玄；今乃动众加功，诚恐多所惊黷。又若别开门道，以入玄宫，即往者葬时，神位先定，今更改作，为害益深。又以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太后权总万机，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

但合葬非古，著在礼经，缘情为用，无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安，岂可复循斯制！伏见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然以两汉积年，向余四百；魏、晋之后，祚皆不长。虽受命应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机享德，亦在天时。但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胤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亦难长享。伏望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

臣伏以合葬者，人缘私情；不合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会；若以死者无知，合之复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气，土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回天眷，俯览臣言，行古昔之明规，割私情之爱欲，使社稷长享，天下义安。凡在怀生，孰不庆幸！

疏奏不纳。

景龙中，迁礼部侍郎，出为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尝谓姚元之曰：“相王必登帝位。”及践祚，元之以事闻奏，由是召拜右散骑常侍。

唐隆元年，郑愔谋册谯王重福为帝，乃草伪制，除善思为

礼部尚书，知吏部选事。及谯王下狱，景云元年，大理寺奏：“善思与逆人重福通谋，合从极法。”给事中韩思复奏曰：“议狱缓死，列圣明规；刑疑惟轻，有国恆典。严善思往在先朝，属韦氏擅内，恃宠宫掖，谋危社稷。善思此时，乃能先觉，因诣相府，有所发明，进论圣躬，必登宸极。虽交游重福，谋陷韦氏，敕追善思，书至便发，向怀逆节，宁即奔命？一面疏纲，诚合顺生；三驱取禽，来而有宥。唯刑是恤，理合昭详。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以符慎狱。”时议者多云：“善思合从原宥。”有司仍执前议请诛之。思复又驳奏恳直。睿宗纳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无几，遇赦还。年八十五，开元十七年卒。

初，善思为御史时，中书舍人刘允济为酷吏所陷，当死。善思愍其老，密表奏请，允济乃得免诛。善思后见允济，竟不自言其事。韩思复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谢。时人称其长者。

善思子向，乾元中为凤翔尹，宝应中授太常员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长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广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赵郡司马宙，长向十岁，向卒时，宙并无恙。

金梁凤，不知何许人也。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时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裴冕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后，在武威。梁凤谓冕曰：“玄象有变，半年间有兵起，郎中此时当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离天子左右，大富贵。”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凤曰：“有一日向东京，一日入蜀川，一日来向朔方，此时公得相。”冕惧其言，深谢绝之。其后安禄山反，南犯洛阳，僭称伪位。哥舒翰东守潼关，累月，奏冕为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诘曰：

“事验也。”冕又问三日之兆，梁凤曰：“东京日即自磨灭，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间日何转分明，不可说。”冕志之。既潼关失守，玄宗幸蜀，肃宗北如灵武，冕会之，劝成策立，改元为至德元年。冕果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肃宗召拜都水使者。

梁凤在河陇，谓吕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须得一大惊怖，即得。”諲后至驿，责让驿长，撈之。驿吏武将，性粗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两发，几中諲面，諲逾墙得免。以报梁凤，梁凤曰：“此必入相。”逾年，諲自黄门侍郎知政事。

梁凤在凤翔，李揆、卢允二人同见之，俱素服，自称选人。梁凤谓之曰：“公等并至清望官，那得云无官。”揆、允以实对。梁凤遣二人行，谓揆曰：“公从舍人即入相，一年内事。”谓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克复两京，揆自中书舍人知礼部侍郎事，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乃以允为吏部郎中。其验多此类。尔后佯聋以自晦。冕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有进止，令将梁凤行。后乃病卒。

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则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后人复见之，往来恆州山中。开元二十一年，恆州刺史韦济以状奏闻。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对使绝气如死，良久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状。又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以邀迎之。果乃随峤至东都，肩輿入东宫中。

玄宗初即位，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及闻变化不测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算果，则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召果与之密坐，

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果今安在？”夜光对面终莫能见。玄宗谓力士曰：“吾闻饮堇汁无苦者，真奇士也。”会天寒，使以堇汁饮果。果乃引饮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齿，则尽焦且齧。命左右取铁如意击齿坠，藏于带。乃怀中出神仙药，微红，傅坠齿之断。复寐良久，齿皆出矣，粲然洁白，玄宗方信之。

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谓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曰：“谚云娶妇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晓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诏。迥质等方悟向来之言。

后恳辞归山，因下制曰：“恆州张果先生，游方外者也。迹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浑光尘，应召城阙。莫详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特行朝礼，爰畀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号曰通玄先生。”其年请入恆山，锡以衣服及杂彩等，便放归山。乃入恆山，不知所之。玄宗为造栖霞观于隐所，在蒲吾县，后改为平山县。

道士叶法善，括州括苍县人。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法善少传符篆，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核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余人，因一切罢之。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乃愈。

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历五十年，常往来名山，数召入禁中，尽礼问道。然排挤佛法，议者或讥其向背。以其术高，

终莫之测。

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依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当时尊宠，莫与为比。

法善生于隋大业之丙子，死于开元之庚子，凡一百七岁。八年卒。诏曰：

故道士鸿胪卿、员外置、越国公叶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固以冥默难源，希夷罕测。而情栖蓬闾，迹混朝伍，保黄冠而不杖，加紫绶而非荣，卓尔孤秀，冷然独往。胜气绝俗，贞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应。斯乃体应中仙，名升上德。朕当听政之暇，屡询至道；公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宣弘益。叹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留，曾莫愁遗，殄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怆于怀，宜申礼命，式旌泉壤。可赠越州都督。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高宗在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

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览经史，隋末出家为僧。后遇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僧弘忍，以坐禅为业，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便往事弘忍，专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

昔后魏末，有僧达摩者，本天竺王子，以护国出家，入南海，得禅宗妙法，云自释迦相传，有衣钵为记，世相付授。达摩赍衣钵航海而来，至梁，诣武帝。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不说。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回，见之，门徒发其墓，但有衣履而已。达摩传慧可，慧可尝断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传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

弘忍姓周氏，黄梅人。初，弘忍与道信并住东山寺，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神秀既师事弘忍，弘忍深器异之，谓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

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于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中宗即位，尤加敬异。中书舍人张说尝问道，执弟子之礼，退谓人曰：“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

初，神秀同学僧慧能者，新州人也。与神秀行业相埒。弘忍卒后，慧能住韶州广果寺。韶州山中，旧多虎豹，一朝尽去，远近惊叹，咸归伏焉。神秀尝奏则天，请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辞。神秀又自作书重邀之，慧能谓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师以吾南中有缘，亦不可违也。”

竟不度岭而死。天下乃散传其道，谓神秀为北宗，慧能为南宗。

神秀以神龙二年卒，士庶皆来送葬。有诏赐谥曰“大通禅师”。又于相王旧宅置报恩寺，岐王范、张说及征士卢鸿一皆为其碑文。

神秀卒后，弟子普寂、义福，并为时人所重。

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遍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年，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则天召神秀至东都，神秀因荐普寂，乃度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中宗闻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

开元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时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普寂严重少言，来者难见其和悦之容，远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终于都城兴唐寺，年八十九。时都城士庶曾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赐号为“大照禅师”。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衰麻列于门徒之次，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

义福姓姜氏，潞州铜鞮人。初止蓝田化感寺，处方丈之室，凡二十余年，未尝出宇之外。后隶京城慈恩寺。开元十一年，从驾往东都，途经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赍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赐号“大智禅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为制碑文。

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尝聚徒开堂传法。至弟子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张氏，先名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郾国公公谨之孙也。父擅，武功令。

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先达，素多坟籍。一行诣崇，借扬雄《太玄经》，将归读之。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指稍深，

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以示崇。崇大惊，因与一行谈其奥赜，甚嗟伏之。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学行，就请与结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寻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沙门普寂。睿宗即位，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梵律。

开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洽赉敕书就荆州强起之。一行至京，置于光太殿，数就之，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上纳其言，遽追敕不行，但依常礼。其谏诤皆此类也。

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及《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一卷。时《麟德历经》推步渐疏，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又令率府长史梁令瓚等与工人创造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赐谥曰“大慧禅师”。

初，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上为一行制碑文，亲书于石，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明年，幸温汤，过其塔前，又驻骑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赐绢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柏焉。

初，一行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

人导达也？”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当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

时又有黄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视山原，即为之图，张说深信重之。

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诏翰林。建中初，神策军修奉天城，道茂请高其垣墙，大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硃泚之乱，帝苍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

赞曰：术数之精，事必前知。粲如垂象，变告无疑。怪诞之夫，诬罔蓍龟。致彼庸妄，幸时艰危。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隐逸

王绩 田游岩 史德义 王友贞 卢鸿一 王希夷 卫大经
李元恺 王守慎 徐仁纪 孙处玄 白履忠 王远知 潘师正
刘道合 司马承祯 吴筠 孔述睿 子敏行 阳城 崔颢

前代贲丘园，招隐逸，所以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故蒙叟矫《让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传，箕、颖之迹，粲然可观。而汉二龚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盗泉，本非绝俗，甚可嘉也。皇甫谧、陶渊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又其善也。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山移》见诮，海鸟兴讥，无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无功嗜酒放荡，才不足而智有余，伤其时而晦其用，深识之士也。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而游岩、德义之徒，所高者独行；卢鸿一、承祯之比，所重者逃名。至于出处语默之大方，未足与议也。今存其旧说，以备杂篇。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少与李播、吕才为莫逆之交。隋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绩河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尝游

北山，因为《北山赋》以见志，词多不载。

绩尝躬耕于东皋，故时人号东皋子。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贞观十八年卒。临终自克死日，遗命薄葬，兼预自为墓志。有文集五卷。又撰《隋书》，未就而卒。

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补太学生，后罢归，游于太白山。每遇林泉会意，辄留连不能去。其母及妻子并有方外之志，与游岩同游山水二十余年。后入箕山，就许由庙东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调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游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异汉获四皓乎？”薛元超曰：“汉高祖欲废嫡立庶，黄、绮方来，岂如陛下崇重隐沦，亲问岩穴！”帝甚欢，因将游岩就行宫，并家口给传乘赴都，授崇文馆学士，令与太子少傅刘仁轨谈论。帝后将营奉天宫于嵩山，游岩旧宅，先居宫侧。特令不毁，仍亲书题额悬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文明中，进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马，垂拱初，坐与裴炎交结，特放还山。

史德义，苏州昆山人也。咸亨初，隐居武丘山，以琴书自适。或骑牛带瓢，出入郊郭廛市，号为逸人。高宗闻其名，征赴洛阳。寻称疾东归。公卿已下，皆赋诗饯别，德义亦以诗留赠，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劳使、文昌左丞周兴表荐之，则天征赴都，诏曰：“苏州隐士史德义，志尚虚玄，业履贞确，谦冲彰于里驤，孝友表于闺庭。固辞征辟，长往严陵之濑；多谢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闻强识，说《礼》敦《诗》缮性丘园，甘心畎亩。朕承天革命，建极开阶，寤寐星云，物色林壑。

顺祯期而捐薛带，应休运而解荷裳；粤自海隅，来游魏阙，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节无违。风操可嘉，启沃攸侔，特宜优奖，委以谏曹。可朝散大夫。”后周兴伏诛，德义坐为所荐免官。以朝散大夫放归丘壑，自此声誉稍减于隐居之前。

王友贞，怀州河内人也。父知敬，则天时麟台少监，以工书知名。友贞弱冠时，母病笃，医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母病寻差。则天闻之，令就其家验问，特加旌表。友贞素好学，读《九经》皆百遍，训诲子弟，如严君焉。口不言人过，尤好释典；屏绝 亵味，出言未曾负诺，时论以为真君子也。

长安年，历任长水令。后罢归田里。中宗在春宫，召为司议郎，不就。神龙初，又拜太子中舍，仍令所司以礼征赴。及至，固以疾辞。诏曰：

敦夷齐之行，可以激贪；尚颜闵之道，用能劝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贞，德义泉藪，人伦茂异，孝始于事亲，信表于行己。富有文史，廉于财货，久历官政，累闻课绩。有古人之风，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尘外，栖情物表，深归解脱之门，誓守薰修之诚。顷加征命，作护储闱，固在辞荣，累陈情恳。坚持净义，不登于车服；惟悦禅纲，味靡求于珍饌。朕方崇奖廉退，惩抑浇浮，虽思廊庙之贤，岂违山林之愿，宜加优秩，仍遂雅怀。可太子中舍人员外置，给全禄以毕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县存问，四时送禄至其住所。

玄宗在东宫，又表请礼征之，以年老，竟辞疾不赴。年九十，开元四年卒。时下制曰：“贵德尊贤，饰终念远，此圣人所以治天下、厚风俗也。王友贞禀气元精，游心大朴。孝惟不匮，独贯于神明；道则难名，高谢于人代。言念锡类，方期镇俗，遽尔凋殁，良深愍悼。生无大位，虽隔外臣之仪，殁有

余荣，宜赠上卿之服。可赠银青光禄大夫，仍委本县令长特加吊祭。”

卢鸿一，字浩然，本范阳人，徙家洛阳。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隐于嵩山。开元初，遣币礼再征不至。五年，下诏曰：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尝恨玄风久替，淳化未升，每用翘想遗贤，冀闻上皇之训。以卿黄中通理，钩深诣微，穷太一之道，践中庸之德，确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征书，伫谐善绩，而每辄托辞，拒违不至。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数年，虽得素履幽人之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岂朝廷之故与生殊趣耶？将纵欲山林不能反乎？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今城阙密迩，不足为难，便敕赉束帛之贶，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

鸿一赴征。六年，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问其故，奏曰：“臣闻老君言，礼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鸿一敢以忠信奉见。”上别召升内殿，赐之酒食。诏曰：“卢鸿一应辟而至，访之至道，有会淳风，举逸人，用劝天下。特宜授谏议大夫。”鸿一固辞，又制曰：

昔在帝尧，全许由之节；纁面惟大禹，听伯成之高。则知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遁》之时义大矣哉！嵩山隐士卢鸿一，抗迹幽远，凝情篆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云卧林壑，多历年载。传不云乎：“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是乃飞书岩穴，备礼征聘，方伫献替，式弘政理。而矫然不群，确乎难拔，静已以镇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辞荣宠，将厚风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会稽严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终以病归。宜以谏议大夫放还山。岁给米百硕、绢五十匹，充其药物，仍令府县送隐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状闻。

将还山，又赐隐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礼甚厚。

王希夷，徐州滕县人也。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收佣以供葬。葬毕，隐于嵩山，师道士黄颢，向四十年，尽能传其闭气导养之术。颢卒，更居兖州徂来山中，与道士刘玄博为栖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

景龙中，年七十余，气力益壮。刺史卢齐卿就谒致礼，因访以字人之术，希夷曰：“孔子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及玄宗东巡，敕州县以礼征，召至驾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宦官扶入宫中，与语甚悦。

开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学弃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朕为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赍然来思，克应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尚齿。可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听致仕还山。州县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赐衣一副、绢一百匹。”寻寿终。

自则天、中宗已后，有蒲州人卫大经、邢州人李元恺，皆洁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慎、常州人徐仁纪、润州人孙处玄，皆退身辞职，为时所称。

卫大经者，笃学善《易》，口无二言。则天降诏征之，辞疾不赴。与魏州人夏侯乾童有旧，闻乾童母卒，徒步往吊之。乡人止之曰：“当夏溽暑，岂可步涉千里，致书可也。”大经曰：“尺书无能尽意。”遂行。至魏州，会乾童出行，大经造门设席，行吊礼，不讯其家人而还。开元初，毕构为刺史，谓解令孔慎言曰：“卫生德厚，宜有旌异。古人式干木之间，礼贤故也。”慎言造门就谒，时大经已年老，辞疾不见。尝预筮死日，凿墓自为志文，果如筮而终。

李元恺者，博学善天文律历，然性恭慎，口未尝言人之过。

乡人宋璟，年少时师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遗元愷束帛，将荐举之，皆拒而不答。景龙中，元行冲为洺州刺史，邀元愷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元愷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但恐不能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涂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乃以己之所蚕素丝五两以酬行冲，曰：“义不受无妄之财。”先是，定州人崔元鉴明《三礼》乡人张易之宠幸用事，荐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乡请半禄。元愷诮之曰：“无功受禄，灾也。”元愷年八十余，寿终。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为监察御史。时罗织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张知默推诏狱，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辞，因请为僧。则天初甚怪之；守慎陈情，词理甚高，则天欣然从之，赐号法成。识鉴高雅，为时贤所重。以寿终。

徐仁纪者，圣历中征拜左拾遗。三上书论得失，不纳。谓人曰：“三谏不听，可去矣！”遂移病归乡里。神龙初，宣慰使举仁纪之行可以激俗，又征拜左补阙。三上书，又不省，乃诣执政求出。俄授灵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书疏而已，余无所蓄。

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神龙初，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乃去官还乡里。以病卒。

白履忠，陈留浚仪人也。博涉文史。尝隐居于古大梁城，时人号为梁丘子。景云中，征拜校书郎。寻弃官而归。

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愔表荐履忠隐居读书，贞苦守操，有古人之风，堪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瑒又表荐履忠堪为学官，乃征赴京师。及至，履忠辞以老病，不任职事。诏曰：“处士前秘书省校书郎白履忠，学优缙简，道贲丘园，探赜以见其微，隐居能达其志。故以汲引洙、

洒，物色夷门，素风自高，玄冕非贵。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礼命之优，式副宠贤之美。可朝散大夫。”

履忠寻表请还乡，手诏曰：“孝悌立身，静退放俗，年过从耄，不杂风尘。盛德予闻，通班是锡，岂惟旌贲山藪，实欲奖劝人伦。且游上京，徐还故里。”乃停留数月而归。履忠乡人左庶子吴兢谓履忠曰：“吾子家室屡空，竟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著括排门夫，履忠特以少读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今虽不得，且是吾家终身高卧，免徭役，岂易得也！”寻寿终。著《三玄精辩论》一卷，注《老子》及《黄庭内景经》，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远知，琅邪人也。祖景贤，梁江州刺史。父曇选，陈扬州刺史。远知母，梁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尝昼寝，梦灵凤集其身，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啼声，沙门宝志谓曇选曰：“生子当为神仙之宗伯也。”

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陈主闻其名，召入重阳殿，令讲论，甚见嗟赏。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乃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顷又复其旧。炀帝幸涿郡，遣员外郎崔凤举就邀之，远知见于临朔宫，炀帝亲执弟子之礼，敕都城起玉清玄坛以处之。及幸扬州，远知谏不宜远去京国，炀帝不从。

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至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受观，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玺书曰：“先生操履夷简，

德业冲粹，屏弃尘杂，栖志虚玄，吐故纳新，食芝饵术，念众妙于三清之表，返华发于百龄之外，道迈前烈，声高自古。非夫得秘诀于金坛，受幽文于玉笈者，其孰能与此乎！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近览来奏，请归旧山，已有别敕，不违高志，并许置观，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届江外，所营栋宇，何当就功？伫闻委曲，副兹引领。近已令太史薛颐等往诣，令宣朕意。”

其年，远知谓弟子潘师正曰：“吾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见署少室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寝。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调露二年，追赠远知太中大夫，谥曰升真先生。则天临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天授二年，改谥曰升玄先生。

潘师正，赵州赞皇人也。少丧母，庐于墓侧，以至孝闻。大业中，度为道士，师事王远知，尽以道门隐诀及符篆授之。师正清净寡欲，居于嵩山之逍遥谷，积二十余年，但服松叶饮水而已。高宗幸东都，因召见与语，问师正：“山中有何所须？”师正对曰：“所须松树清泉，山中不乏。”高宗与天后甚尊敬之，留连信宿而还。寻敕所司于师正所居造崇唐观，岭上别起精思观以处之。初置奉天宫，帝令所司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又于苑北面置寻真门，皆为师正立名焉。时太常奏新造乐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为名。前后赠诗，凡数十首。

师正以永淳元年卒，时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赐谥曰体玄先生。

道士刘道合者，陈州宛丘人。初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一观以居之。召入宫中，深尊礼之。及将封太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

朗，帝大悦。又令道合驰传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后赏赐，皆散施贫乏，未尝有所蓄积。

高宗又令道合合还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营奉天宫，迁道合之殓室，弟子开棺将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开拆，有似蝉蜕，尽失其齿骨，众谓尸解。高宗闻之，不悦，曰：“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无异焉！”

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孙。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籙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承祯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赞美之。及将还，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

景云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祯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宫中，问以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帝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睿宗叹息曰：“广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祯固辞还山，仍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而遣之，朝中词人赠诗者百余人。

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承祯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

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祜推按道经，创意为之。

承祜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祜王屋所居为阳台观，上自题额，遣使送之。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縚至其所居，修金篆斋，复加以锡赉。

是岁，卒于王屋山，时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称：“死之日，有双鹤饶坛，及白云从坛中涌出，上连于天，而师容色如生。“玄宗深叹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测，入寥自化。虽独立有象，而至极则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马子微，心依道胜，理会玄远，遍游名山，密契仙洞。存观其妙，逍遥得意之场；亡复其根，宴息无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灵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旷；言念高烈，有愴于怀。宜赠徽章，用光丹篆。可银青光禄大夫，号真一先生。”仍为亲制碑文。

吴筠，鲁中之儒士也。少通经，善属文，举进士不第。性高洁，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传正一之法，苦心钻研，乃尽通其术。开元中，南游金陵，访道茅山。久之，东游天台。

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使征之。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帝问以道法，对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每与缙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玄宗深重之。

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用事，纲纪日紊。筠知天下将乱，

坚求还嵩山。累表不许，乃诏于岳观别立道院。禄山将乱，求还茅山，许之。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竟终于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纲》三篇、《神仙可学论》等，为达识之士所称。

筠在翰林时，特承恩顾，由是为群僧之所嫉。骠骑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不悦，乃求还山。故所著文赋，深诋释氏，亦为通人所讥。然词理宏通，文采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孔述睿，赵州人也。曾祖昌宇，膳部郎中。祖舜，监察御史。父齐参，宝鼎令。述睿少与兄克符、弟克让，皆事亲以孝闻。既孤，俱隐于嵩山。述睿好学不倦，大历中，转运使刘晏累表荐述睿有颜、闵之行，游、夏之学。代宗以太常寺协律郎征之。转国子博士，历迁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述睿每加恩命，暂至朝廷谢恩，旬日即辞疾，却归旧隐。

德宗践祚，以谏议大夫银章硃绶，命河南尹赵惠伯赍诏书、玄纁束帛，就嵩山以礼征聘。述睿既至，召对于别殿，特赐第宅，给以厩马，兼为皇太子侍读。旬日后累表固辞，依前乞还旧山。诏报之曰：“卿怀伊挚匡时之道，有广成嘉遁之风。养素丘园，屡辞命秩。朕以峒山问道，渭水求师，亦何必务执劳谦，固求退让！无违朕旨，且启乃心。”述睿既恳辞不获，方就职。久之，改秘书少监，兼右庶子，再加史馆修撰。述睿精于地理，在馆乃重修《地理志》，时称详究。

而又性谦和退让，与物无竞，每亲朋集会，尝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时令狐峒亦充修撰，与述睿同职，多以琐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让之，竟不与争，时人称为长者。

贞元四年，命赍诏并御馔、衣服数百袭，往平凉盟会处祭

陷歿将士骸骨，以述睿性精恇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请罢官。诏不许，报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风俗，不言之教，所赖攸深，未依来请，想宜悉也。”

述睿再三上表，方获允许，乃以太子宾客赐紫金鱼袋致仕，放还乡里。仍赐帛五十匹，衣一袭。故事，致仕还乡者皆不给公乘，德宗优宠儒者，特命给而遣之。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赠工部尚书。子敏行。

敏行，字至之，举进士，元和五年礼部侍郎崔枢下擢第。吕元膺廉问岳鄂，辟为宾佐。丁母忧而罢。后元膺为东都留守，移镇河中。敏行皆从之。十四年，入为右拾遗，迁左补阙。长庆中，为起居郎，改左司员外郎，历司勋郎中，充集贤殿学士，迁吏部郎中，俄拜谏议大夫。上疏论兴元监军杨叔元阴激募卒为乱，杀节度使李绹。人不敢发其事，敏行上表极谏之，故叔元得罪，时论称美。

敏行名臣之子，少而修洁，为人所称；及游宦，与当时豪俊为友。虽名华为一时冠，而贞规雅操，与父远矣。大和九年正月卒，年四十九，赠尚书工部侍郎。

阳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为宦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既而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闾里相讼者，不诣官府，诣城请决。陕虢观察使李泌闻其名，亲诣其里访之，与语甚悦。泌为宰相，荐为著作郎。德宗令长安县尉杨宁赍束帛诣夏县所居而召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辞让。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后诏，赐帛五十匹。寻迁谏议大夫。

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风采，曰：“阳城山人能自刻苦，不乐名利，今为谏官，必能以死奉职。”人咸畏惮之。及至，诸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

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虚名讥之。有造城所居，将问其所以者。城望风知其意，引之与坐，辄强以酒。客辞，城辄引自饮；客不能已，乃与城酬酢。客或时先醉，卧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约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盐凡用几钱，先具之，其余悉以送酒媪，无留也。”未尝有所蓄积。虽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阙者，客称某物佳可爱，城辄喜，举而授之。有陈某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时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以因缘用事。于是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寻以奸佞相次进用，诬譖时宰，毁诋大臣，陆贽等咸遭枉黜，无敢救者。城乃伏阁上疏，与拾遗王仲舒共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议，将加城罪。时顺宗在东宫，为城独开解之，城赖之获免。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连呼“太平，太平”。

万福武人，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时朝夕欲相延龄，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竟坐延龄事改国子司业。

城既至国学，乃召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宁有久不省其亲者乎？”明日，告城归养者二十余人。

有薛约者，尝学于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连州，客寄无根蒂。台吏以踪迹求得之于城家。城坐台吏于门，与约饮酒诀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闻之，以城党罪人，出为道州刺史。太学生王鲁卿、季偿等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经数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罚者罚之，宜赏者赏之，不以簿书介意。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城下车，禁以良为贱，又悯其编氓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前刺史有赃罪。观察使方推鞠之，吏有幸于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为功，城立杖杀之。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诘让。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义不欲按，乃载妻子行，中道而自逸。

顺宗即位，诏征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岁四月，赐其家钱二百贯文，仍令所在州县给递，以丧归葬焉。

崔覲，梁州城固人。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老而无子，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令各为生业。覲夫妻遂隐于城固南山，家事不问。约奴婢递过其舍，至则供给酒食而已。夫妇林泉相对，以啸咏自娱。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高其行，辟为节度参谋，累邀方至府第。为吏无方略，苦不达人事，余庆以长者优容之。太和八年，左补阙王直方上疏论事，得召见，文宗便殿访以时事。直方亦兴元人，与覲城固山为邻，是日因荐覲有高行，诏以起居郎征之。覲辞疾不起。卒于山。

赞曰：高士忘怀，不隐不显。依隐钓名，真风渐鲜。结庐泉石，投绂市朝。心无出处，是曰逍遥。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列女

李德武妻裴氏 杨庆妻王氏 独孤师仁乳母王氏 附
 杨三安妻李氏 魏衡妻王氏 樊会仁母敬氏 絳州孝女卫氏
 濮州孝女贾氏 郑义宗妻卢氏 刘寂妻夏侯氏 楚王灵龟妃上官氏
 杨绍宗妻王氏 于敏直妻张氏 冀州女子王氏 樊彦琛妻魏氏
 邹保英妻奚氏 古玄应妻高氏附 宋庭瑜妻魏氏
 崔绘妻卢氏 奉天县窦氏二女 卢甫妻李氏 王泛妻裴氏附
 邹待征妻薄氏 李湍妻 董昌龄母杨氏 韦雍妻 兰陵县君萧氏
 衡方厚妻 武昌县君程氏 女道士李玄真 孝女王和子
 郑神佐女附

女子禀阴柔之质，有从人之义。前代志贞妇烈女，盖善其能以礼自防。至若失身贼庭，不污非义；临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发；粉身不顾，视死如归，虽在壮夫，恐难守节，窈窕之操，不其贤乎！其次梁鸿之妻，无辞偕隐，共姜之誓，不践二庭，妇道母仪，克彰图史，又其长也。末代风靡，贞行寂寥，聊播椒兰，以贻闺壶，彤管之职，幸无忽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户部尚书、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顺有容德，事父母以孝闻。适德武，经一年而德武坐从父金才事徙岭表。矩时为黄门侍郎，奏请德武离婚，炀帝许之。德武将与裴别，谓曰：“燕婉始尔，便事分离，方远投瘴疠，恐无还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于此即事长诀矣！”裴泣而

对曰：“妇人事夫，无再醮之礼。夫者，天也，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无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

裴与德武别后，容貌毁悴，常读佛经，不御膏泽。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岁时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裴又尝读《烈女传》，见称述不改嫁者，乃谓所亲曰：“不践二庭，妇人常理，何为以此载于记传乎？”后十余年间，与德武音信断绝。矩欲夺其志。时有柳直求婚，许之。期有定日，乃以剪刀断其发，悲泣绝粒。矩不可夺，乃止。德武已于岭表娶尔硃氏为妻，及遇赦得还，至襄州，闻裴守节，乃出其后妻，重与裴合。生三男四女。贞观中，德武终于鹿城令，裴岁余亦卒。

杨庆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庆即隋河间王弘之子。大业末，封郟王，为荥阳太守。后陷于世充。世充以兄女妻之，授管州刺史。及太宗攻围洛阳，庆谋背世充，欲与其妻俱来归国。妻谓庆曰：“郑国以妾奉箕帚于公者，所以结公心耳。今既二三其行，负恩背义，自为身谋，妾将奈何？若至长安，则公家之婢耳！愿送至东都，公之惠也。”庆不听。伺庆出后，谓侍者曰：“唐兵若胜，我家则戚。郑国无危，吾夫又死，进退维谷。何以生焉？”乃饮药而卒。庆既入朝，官至宣州刺史。

时又有独孤武都，谋叛王世充归国，事觉诛死。武都子师仁，年始三岁，世充以其年幼不杀，使禁掌之。乳母王氏，号兰英，请髡钳，求入保养，世充许之。兰英抚育提携，备尽筋力。时丧乱年饥，人多饿死，兰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归与师仁；兰英唯啖土饮水而已。后诈采拾，乃窃师仁归于京师。高祖嘉其义，下诏曰：“师仁乳母王氏，慈惠有闻，抚鞠无倦，提携遗幼，背逆归朝。宜有褒隆，以锡其号。可封永寿郡君。”

杨三安妻李氏，雍州泾阳人也。事舅姑以孝闻。及舅姑亡

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贫窶。李昼则力田，夜纺缦，数年间葬舅姑及夫之叔侄兄弟者七丧，深为远近所嗟尚。太宗闻而异之，赐帛二百段，遣州县所在存恤之。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果旧将房企地侵掠梁郡，因获王氏，逼而妻之。后企地渐强盛，衡谋以城应贼。企地领众将趋梁州，未至数十里，饮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斩之，携其首入城，贼众乃散。高祖大悦，封为崇义夫人，舍衡同贼之罪。

樊会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东人也。年十五，适樊氏，生会仁而夫丧，事舅姑姊姒以谨顺闻。及服终，母兄以其盛年，将夺其志。微加讽谕，便悲恨呜咽，如此者数四。母兄乃潜许人为婚，矫称母患以召之。凡所营具，皆寄之邻里。像子既至，省母无疾，邻家复具肴善，像子知为所欺，佯为不悟者。其嫂复请像子沐浴。像子私谓会仁曰：“吾不幸孀居，誓与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夺吾志，将加逼迫，于汝何如！”会仁失声啼泣。像子抚之曰：“汝勿啼。吾向伪不觉者，令汝舅不我为意。闻汝啼，知吾觉悟，必加防备，则吾难为计矣！”会仁便佯睡，像子于是伺隙携之遁归。中路，兄使追及之，将逼与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辞情甚切，其兄感叹而止。后会仁年十八病卒，时像子母已终。既葬，像子谓其所亲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义无久活。”于是号恸不食，数日而死。

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及长，常思复仇。无忌从伯常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砖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传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

仍令州县以礼嫁之。

孝女贾氏，濮州鄆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贾氏抚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报复，乃俟玄基杀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于县，司断以极刑。贾氏诣阙自陈己为，请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贾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于洛阳。

郑义宗妻卢氏，幽州范阳人，卢彦衡之女也。略涉书史，事舅姑甚得妇道。尝夜有强盗数十人，持杖鼓噪，逾垣而入，家人悉奔窜，唯有姑独在室。卢冒白刃往至姑侧，为贼捶击之，几至于死。贼去后，家人问曰：“群凶扰横，人尽奔逃，何独不惧？”答曰：“人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仁义也。昔宋伯姬守义赴火，流称至今。吾虽不敏，安敢忘义！且邻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弃！若万一危祸，岂宜独生！”其姑每叹云：“古人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吾今乃知卢新妇之心矣！”贞观中卒。

刘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长云，为盐城县丞，因疾丧明。碎金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经十五年，兼事后母，以至孝闻。及父卒，毁瘠殆不胜丧，被发徒跣，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每日一食，如此者积年。贞观中，有制表其门闾，赐以粟帛。

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怀仁，右金吾将军。上官年十八，归于灵龟，继楚哀王后。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谨弥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啖讫，未曾先尝。经数载，灵龟薨。及将葬，其前妃阎氏，嫁不逾年而卒，又无近族，众议欲不举之。上官氏曰：“必神而灵，宁可使孤魂无托！”于是备礼同葬，闻者莫不嘉叹。服终，诸兄姊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妃可思之。”妃掩泣对曰：

“丈夫以义烈标名，妇人以守节为行。未能即先犬马，以殉沟壑，宁可复饰妆服，有他志乎！”遽将刀截鼻割耳以自誓，诸兄姊知其志不可夺，叹息而止。寻卒。

杨绍宗妻王氏，华州华阴人也。初，年二岁，所生母亡，为继母鞠养。至年十五，父又征辽而歿。继母寻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继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迁葬讫，庐于墓侧，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坟。永徽中，诏曰：“故杨绍宗妻王氏，因心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谢。以往在隋朝，父歿辽左，招魂迁葬，负土成坟，又葬其祖父母等，遏此老年，亲加板筑。痛结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标其门闾，用旌敏德。”赐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于敏直妻张氏，营州都督、皖城公俭之女也。数岁时父母权有疾，即观察颜色，不离左右，昼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长，恭顺弥甚。适延寿公于钦明子敏直。初闻俭有疾，便即号踊自伤，期于必死。俭卒后，凶问至，号哭一恸而绝。高宗下诏，赐物百段，仍令史官录之。

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无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适同县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时年尚少，人多聘之。为姊年老孤寡，不能舍去，乃誓不嫁，以养其姊。每昼营田业，夜便纺绩，衣食所须，无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余年。及姊丧，葬送以礼。乡人莫不称其节行，竟令妻女求与相识。后数岁，竟终于家。

樊彦琛妻魏氏，楚州淮阴人。彦琛病笃，将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托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余载。岂意衅妨所招，遽见此祸。同入黄泉，是其愿也。”彦琛答曰：“死生常道，无所多恨。君宜勉励，养诸孤，使其成立。若相从而死，适足贻累，非吾所取也。”彦琛卒后，属李敬业之乱，乃为贼

所获。贼党知其素解丝竹，逼令弹箏。魏氏叹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尽，苟复偷生。今尔见逼管弦，岂非祸从手发耶？”乃引刀斩指，弃之于地。贼党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贼等忿怒，以刃加颈，语云：“若不从我，即当殒命。”乃厉声骂曰：“尔等狗盗，乃欲污辱好人，今得速死，会我本志。”贼乃斩之，闻者莫不伤惜。

邹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许人也。万岁通天年，契丹贼李尽忠来寇平州。保英时任刺史，领兵讨击。既而城孤援寡，势将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贼退，所司以闻，优制封为诚节夫人。

时有古玄应妻高氏，亦能固守飞狐县城，卒免为突厥所陷。下诏曰：“顷属默啜攻城，咸忧陷没。丈夫固守，犹不能坚，妇人怀忠，不惮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升，何以奖劝！古玄应妻可封为徇忠县君。”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彦泉之后也。世为山东士族。父克己，有词学，则天时为天官侍郎。魏氏善属文。先天中，庭瑜自司农少卿左迁涪州别驾。魏氏随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赋》以叙志，词甚典美。开元中，庭瑜累迁庆州都督。初，中书令张说年少时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为外职，乃作书与说，叙亡父畴昔之事，并为庭瑜申理，乃录《南征赋》寄说。说叹曰：“曹大家《东征》之流也。”庭瑜寻转广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殒，时人莫不伤之。

崔绘妻卢氏，幽州范阳人也，为山东著姓。祖幼孙，常州刺史。父献，有美名，则天时历鸾台侍郎、文昌左丞。天授中为酷吏来俊臣所陷，左迁西乡令而卒。

绘早终，卢既年少，诸兄常欲嫁之。卢辄称病固辞。卢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龙初为工部侍郎，又求续亲。时思冲当朝美

职，诸兄不之拒。将婚之夕，方以告卢；卢又固辞不可，仍令人防其门。卢谓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窠中，奔归崔氏，发面尽为粪秽所污。宗族见者皆为之垂泪。因出家为尼，诸尼钦其操行，皆尊事之。开元中，以老病而卒。

奉天县窦氏二女伯娘、仲娘，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于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之于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于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长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尹曹陆海著赋以美之。

原武尉卢甫妻李氏，陇西成纪人也。父澜，永泰元年春任蕲县令。界内先有草贼二千余人。澜挺身入贼，结以诚信，贼并降附，百姓复业者二百余家。时曹升任徐州刺史，知贼降，领兵掩袭。贼得脱后，入县杀澜。澜将被杀，从父弟渤，诣贼救澜，请代兄死。澜又请留弟，弟兄争死。澜女卢甫妻，又泣请代父死。并为贼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节义闻。

又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仪王傅巨卿之女也。素有容范，为贼所俘，贼逼之。裴曰：“吾衣冠之子，当死即死，终不苟全一命，受污于贼。”贼胁之以兵，逼之以骂，裴坚力抗之。贼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季卿亦以状迹闻。

诏曰：“郑州原武县尉卢甫亡妻李氏、汴州尉氏县尉王泛亡妻裴氏等，懿范传家，柔明植性；顷因寇难，克彰义烈。或请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夫亡，标难夺之节。宜膺赠律，俾光休美。李氏可赠孝昌县君，裴氏可赠河东县君，仍编入史

册。”澜、渤亦赠官秩。

邹待征妻簿氏。待征，大历中为常州江阴县尉，其妻为海贼所掠。簿氏守节，出待征官诰于怀中，托付村人，使谓待征曰：“义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贼退潮落，待征于江岸得妻尸焉。江左文士，多著节妇文以纪之。

李湍妻。湍，吴元济之军人也。元和中，淮南未平，湍心怀向顺，乃急渡殷河，东降乌重胤。其妻遂为贼束缚在树，齧而食之，至死，叫其夫曰：“善事乌仆射。”观者义之。至是，重胤以其事请列史册。十三年，宪宗下诏从之。

董昌龄母杨氏。昌龄常为泗州长史，世居于蔡。少孤，受训于母。累事吴少诚、少阳，至元济时，为吴房令。杨氏潜诫曰：“逆顺之理，成败可知，汝宜图之。”昌龄志未果，元济又署为郾城令。杨氏复诫曰：“逆党欺天，天所不福。汝当速降，无以前败为虑，无以老母为念。汝为忠臣，吾虽歿无恨矣！”

及王师逼郾城，昌龄乃以城降，且说贼将邓怀金归款于李光颜。宪宗闻之喜，急召昌龄至阙，直授郾城令、兼监察御史，仍赐绯鱼。昌龄泣谢曰：“此皆老母之训。”宪宗嗟叹良久。元济囚杨氏，欲杀之，而止者数矣。蔡平，杨氏幸无恙。元和十五年，陈许节度使李迺疏杨氏之强明节义以闻，乃封北平郡太君。

韦雍妻萧氏。雍，故太子宾客。张弘靖镇幽州日，奏授观察判官，摄监察御史。时属朝廷制置未备，幽州俗本凶悍，尤不乐文儒为主帅，宾佐习于常态，忿其变通，议论不密，卒然起乱。雍时家亦从劫，萧氏闻难号呼，专执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从。及雍临刃，萧氏涕而告曰：“妾不幸年少，义不苟活；今日之事，愿先就死！”执刃者断其臂而杀雍，萧氏词气不挠，虽凶悍圜视，无不嗟叹。其夕，萧氏亦卒。太和六年，节度使杨志诚表明其事，因降敕追封兰陵县君。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录事参军，为招讨使董昌龄诬枉杀之。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龄雅不疑虑，听其归葬。程氏故得以徒行诣阙，截耳于右银台门，告夫被杀之冤。御史台鞫之，得实，谏官亦有章疏，故昌龄再受谴逐。

程氏，开成元年降敕曰：“乃者更为不道，虐杀尔夫，诣阙申冤，徒行万里，崎岖逼畏，滨于危亡。血诚即昭，幽愤果雪，虽古之烈妇，何以加焉！如闻孤孀无依，昼哭待尽，俾荣禄养，仍赐疏封。可封武昌县君，仍赐一子九品正员官。”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贞之玄孙。曾祖珍子，越王张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岭南。玄真祖、父，皆亡歿于岭外。虽曾经恩赦，而未昭雪。玄真进状曰：“去开成三年十二月内得岭南节度使卢钧出俸钱接措，哀妾三代旅櫟暴露，各在一方，特与发遣，归就大茔合祔。今护四丧，已到长乐旅店权下，未委故越王坟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许归大茔。妾年已六十三，孤露家贫，更无依倚。”诏曰：“越王事迹，国史著明，枉陷非辜，寻已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数代漂零，不还京国。玄真弱女，孝节卓然，启护四丧，绵历万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犹或嗟称，朝廷固须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与访越王坟墓报知。如不是陪陵，任祔茔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备礼。葬毕，玄真如愿住京城，便配咸宜观安置。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为防秋卒，戍泾州。元和中，吐蕃寇边，父兄战死，无子，母先亡。和子时年十七，闻父兄歿于边上，被发徒跣纒裳，独往泾州。行丐取父兄之丧，归徐营葬。手植松柏，剪发坏形，庐于墓所。节度使王智兴以状闻，诏旌表之。

又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

驰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歿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节度使萧椒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厉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

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